

官场现形记

清 李宝嘉



(一)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官场现形记

—

(清)李宝嘉 著

目 录

第 一 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1
第 二 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13
第 三 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29
第 四 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44
第 五 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57
第 六 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72
第 七 回	宴洋官中丞嫔礼节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	87
第 八 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头无路	102
第 九 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117
第 十 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132
第 十 一 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轧斗心思	148
第 十 二 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165
第 十 三 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180
第 十 四 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198
第 十 五 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216

第 一 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四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无他族。这庄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户人家。祖上世代务农。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攻书，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①。乡里人眼浅，看见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庄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姓方的瞧着眼热，有几家该钱的，也就不惜工本，公开一个学堂，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

这举人姓王名仁，因为上了年纪，也就绝意进取，到得乡间，尽心教授。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有的也会对个对儿；有的也会诌几句诗；内中有个天分高强的，竟把笔做了“开讲”^②。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到了九月重阳，大家商议着，明年还请这个先生。王仁见馆地蝉联，心中自是欢喜。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他父亲叫方必开。他家门前，原有两棵合抱大树，分列左右，因此乡下人都叫他为“大树头方家”。这

① 黉门秀士：黉门，学宫；秀士，即秀才。

② “开讲”：指八股文中的第三段，为初学写八股文的人所为。

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便说自明年为始，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不在话下。

且说是年正值“大比之年”，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说。到了重阳过后，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梦之中，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大家被他惊醒。开门看处，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向西而去。仔细一打听，都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得了这个信息，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只见有一群人，头上戴着红缨帽子，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搁在肚里。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一头看，一头念道：“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应本科陕西乡试，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报喜人卜连元。”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那里咂嘴弄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亲家”。方必开吓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别人，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

原来这方必开，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托人做媒，许给赵温的兄弟，所以这赵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他定睛一看，见是太亲翁，也不及登堂入室，便在大门外头，当街爬下，绷冬绷冬的磕了三个头。赵老头儿还礼不迭，赶忙扶他起来。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说道：“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咱从前常说，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是再不错的。十年前，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王老先生饭后无事，走到书房，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王老先生一时高兴，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刚刚那天下雨，王老先生出

的上联就是‘下雨’两个字。我想着：你们这位少年老爷便冲口而出，说是什么‘出太阳’。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说道：“‘下雨’两个字，‘出太阳’三个字，虽然差了点，总算口气还好，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你老想想看，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赵老头儿道：“可不是呢。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约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将来望你们令郎，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方必开听了这话，心中自是欢喜，又说了半天的话，方才告别回家。

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家里人摆上饭来，叫他吃也不吃；却是自己一个人，背着手，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什么“捷报贵府少老爷”，什么“报喜人卜连元”。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晓得其中奥妙。听了听，就说：“这是报条上的话，他不住的念这个，却是何故？”低头一想：“明白了，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东家见了眼馋，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忙叫老三：“快把你爸爸搀到屋里来坐，别叫他在风地里吹。”

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听了这话，忙把父亲扶了进来，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先生忙忙还礼不迭，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一面嘴里说：“东翁，有话好讲，这从那里说起！”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就拿手指着老三，问道：“东翁，你是为了他么？”方必开

点点头儿。王仁道：“这个容易。”随手拉过一条板凳，让东家坐下。又去拉了老三的手，说道：“老三，你知道你爸爸今儿这个样子，是为的谁呀？”老三回：“我不知道。”王仁道：“为的是你。”老三说：“为我什么？”王仁道：“你没有听见说，不是你赵家大哥哥，他今儿中了举人么？”老三道：“他中他的，与我甚么相干？”王仁道：“不是这样讲。虽说人家中举，与你无干，到底你爸爸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老三道：“他辣他的，又与我甚么相干？”王仁道：“这就是你错了！”老三道：“我错甚么？”王仁道：“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既然叫你读了书，自然望你巴结上进，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挣个举人回来。”老三道：“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王仁道：“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拉翰林^①，好处多着哩！”老三道：“到底有什么好处？”王仁道：“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喝道。阿唷唷，这些好处，不念书，不中举，那里来呢？”老三孩子虽小，听到“做了官就有钱赚”一名话，口虽不言，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闷了半天不作声。又停了一会儿，忽然问道：“师傅，你也是举人，为甚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

那时候，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心上一时欢喜，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他就哇的一声，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刚刚吐得一半，忽然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驳的先生顿口无

① 拉翰林：考取的进士除一甲三名，照例授职翰林院外，其他还参加朝考，由皇帝圈点成绩优秀者为翰林院庶吉士。

言,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不往外吐了,直钩钩两只眼睛,瞅着先生,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只见那王仁楞了好半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面色很不好看,忽然把眼睛一瞪,吹了吹胡子,一手提起戒尺,指着老三骂道:“混帐东西!我今儿一番好意,拿好话教导与你,你到教训起我来了!问问你爸爸:请了我来,是叫我管你的呢,还是叫你管我的?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这还了得!这个馆不能处了!一定要辞馆,一定要辞馆!”

这方必开是从来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今儿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冲撞了他,惹出来的祸。但是满肚子里的痰,越发涌了上来,要吐吐不出,要说说不出,急的两手乱抓,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是个好些儿的,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王仁听了这话,更是火上加油,拿着板子赶过来打,老三又哭又跳,闹的越发大了。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赶了进来,拍了老三两下;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赔了许多话;把哥子搀了出来才完的事。按下不表。

且说赵老头儿,自从孙子中举,得意非凡,当下,就有报房^①里人,三五成群,住在他家,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姻、世、族谊,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人,叫他填写报条,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到城里雇的厨子,说要整猪整羊上供,还要炮手、乐工、礼生。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一应乡、姻、世、族谊,都要请到。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从此以后,又多几个同年

① 报房:向新考取的举人、进士报喜的人为报人;由报人组合的叫报房。

人家走动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又忙着做好一块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孝廉第”三个字。想来想去，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只有坟邻王乡绅，春秋二季下乡扫墓，曾经见过几面。因此渊源，就送去了一分厚礼，央告他写了三个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好不荣耀。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

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见识有限，那里能够照顾这许多，全亏他亲家，把他西宾王孝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才能这般有条不紊。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红金帖，上写着：“谨择十月初三日，因小孙秋闱^① 侥幸，敬治薄酒，恭候台光。”下写：“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外面红封套签条居中写着“王大人”三个字，下面注着“城里石碑楼进士第”八个小字。大家知道，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一封四六信，无非是仰慕他，记挂他，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好请他多住几天。帖子送去，王乡绅答应说来。赵老头儿不胜之喜。

有事便长，无话便短。看看日子，一天近似一天，赵家一门大小，日夜忙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人仰马翻。到了初三黑早，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唤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打火烧水洗脸，换衣裳，吃早饭。诸事停当，已有辰牌时分，赶着先到

① 秋闱：秋天进行考试。闱，指进行举人、进士考试的地方，考试日期在秋天。

祠堂里上祭。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屁股后头才是他爷爷，他爸爸，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走进了祠堂门，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只有一个老汉，嘴上挂着两撇胡子，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坐在那里不动。赵温一见，认得他是族长，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大公公”。那老汉点点头儿，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单让他一个坐下，同他讲道：“大相公，恭喜你，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甚么阴功，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听见老一辈子的讲，要中一个举，是很不容易呢；进去考的时候，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站在龙门^①老等，帮着你抗考篮，不然，那一百多斤的东西，怎么拿得动呢？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等到放榜的那一天，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坐在上面；底下围着多少判官，在那里写榜。阴间里中的是谁，阳间里的榜上也就中谁，那是一点不会错的。到这时候，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又要到阴间里看榜，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哩。大相公，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真真是不容易呢。”

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问是甚么事情，只见赵温的爷爷满头是汗，正在那里跺着脚骂厨子，说：“他们到如今还不来！这些王八崽子，不吃好草料的！停会子告诉王乡绅，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嘴里骂着，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借他当扇子扇，摇来摇去，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正说着，只见厨子挑了碗盏家伙进来。大家拿他抱怨。厨

^① 龙门：指乡试考场的二门，也有指第三门，其意是跨过这门就可一举成名，取“鲤鱼跳龙门”的意思。

子回说：“我的爷！从早晨到如今，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为的那一项！半个老钱没有瞧见，倒说先把咱往衙门里送。城里的大官大府，翰林、尚书，咱伺候过多少，没瞧过他这囚攥^①的暴发户，在咱面上混充老爷！开口王乡绅，闭口王乡绅，像他这样的老爷，只怕替王乡绅拴鞋还不要他哩！”一面骂，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掼，说：“咱老子不做啦，等他送罢！”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不做菜，祠堂祭不成，大家坍台，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左说好话，右说好话，好容易把厨子骗住了，一样一样的做现成了，端了去摆供。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长陪祭，大众跟着磕头。虽有赞礼先生旁边吆喝着，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不懂得这样的规矩，也有先作揖，后磕头的，也有磕起头来，再作一个揖的。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一时祭罢祠堂，回到自己屋里，便是一起一起来客往，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送的分子，倒也络续不断；顶多的一百铜钱，其余二十、三十也有，再少却亦没有了。

看看日头向西，人报王乡绅下来了。赵老头儿祖孙三代，早已等得心焦，吃喜酒的人，都要等着王乡绅来到方才开席，大家饿了肚皮，亦正等的不耐烦。忽然听说来了，赛如天上掉下来的一般，大家迎了出来。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还没有走到门前，赵温的爸爸抢上一步，把牲口拢住，带至门前。王乡绅下车，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在上首第一位坐下。

^① 囚攥：骂人语。

这里请的陪客，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家，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他东家方必开因为赵老头儿说过，今日有心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老三的才情，所以也戴了红帽子、白顶子，穿着天青外褂，装做斯斯文文的样子，陪在下面；但是脚底下却没有着靴，只穿得一双绿梁的青布鞋罢了。

王乡绅坐定，尚未开谈，先喊了一声“来”！只见一个戴红缨帽子的二爷，答应了一声“者”！王乡绅就说：“我们带来的点小意思，交代了没有？”二爷未及回话，赵老头儿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红封套儿，朝着王乡绅说：“又要你老破费了，这是断断不敢当的！”王乡绅那里肯依。赵老头儿无奈，只得收下，叫孙子过来叩谢王公公。当下吃过一开茶，就叫开席。

王乡绅一席居中；两傍虽有几席，都是穿草鞋，穿短打的一班人，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都在天井里等着吃。这里送酒安席，一应规矩，赵老头儿全然不懂，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当下，王乡绅居中面南，王孝廉面西，方必开面东，他祖孙两个坐在底下作陪。一时酒罢三巡，菜上五道。王乡绅叔侄两个讲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中出来的“闾墨^①”，一定是清真雅正，出色当行。又讲到今科本县所中的几位新孝廉，一个个都是揣摩功深，未曾出榜之前，早决他们是一定要发达的，果然不出所料；足见文章有价，名下无虚。

两人讲到得意之际，不知不觉的多饮了几杯。原来这王乡绅也是两榜进士出身，做过一任监察御史，后因年老告病回

① 闾墨：新中举人、进士的在考试时写的文章。

家,就在本县书院掌教。现在满桌的人,除王孝廉之外,便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赵温虽说新中举,无奈他是少年新进,王乡绅还不将他放在眼里。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到了此时,都变成“锯了嘴的葫芦”,只有执壶斟酒,举箸让菜,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所以也只好默默无言。

王乡绅饮至半酣,文思泉涌,议论风生,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老侄,你估量着这‘制艺’^①一道,还有多少年的气运?”王孝廉一听这话,心中不解,一句也答不上来,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圆,也不往嘴里送,只是睁着两只眼睛,望着王乡绅。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说道:“这事说起来话长。国朝诸大家,是不用说了,单就我们陕西而论:一位路润生先生,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前头入阁拜相的阎老先生,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那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制艺,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②一面说,一手指着赵家祖孙,嘴里又说道:“就以区区而论,记得那一年,我才十七岁,才学着开笔做文章,从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这位史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一部《仁在堂文稿》他却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我还记得,我一开手,他叫我读的就是‘制艺引全’,是引入入门的法子。一天只教我读半篇。因我记性不好,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裁了下来,用浆子糊在桌上,叫我低着头念,偏偏念死念不熟。为这上头,也不知捱了多少打,罚了多少跪,到如今才挣得这两榜进士。唉!虽然吃了多少苦,也还不算冤枉。”

① 制艺:指八股文。

② 经济:经邦济世、治理国家。

王孝廉接口道：“这才合了俗语说的一句话，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别的不讲，单是方才这几句话，不是你老人家一番阅历，也不能说得如此亲切有味。”

王乡绅一听此言，不禁眉飞色舞，拿手向王孝廉身上一拍，说道：“对了，老侄，你能够说出这句话来，你的文章也着实有工夫了。现在我虽不求仕进，你也无意功名，你在乡下授徒，我在城中掌教，一样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替我圣朝培养人才。这里头消长盈虚，关系甚重。老侄你自己不要看轻，这个重担，却在我叔侄两人身上，将来维持世运，历劫不磨。赵世兄他目前虽说是新中举，总是我们斯文一脉，将来昌明圣教，继往开来，舍我其谁？当仁不让。小子勉乎哉，小子勉乎哉！”说到这里，不觉闭着眼睛，颠头播脑起来。

赵温听了此言，不禁肃然起敬。他爷爷同方必开，起先尚懂得一二，知道他们讲的无非文章，后来王乡绅满嘴掉文，又做出许多痴像，笑又不敢笑，说又没得说。正在疑惑之际，不提防外头一片声嚷，吵闹起来。仔细一问，原来是王乡绅的二爷，因为他主人送了二分银子的贺礼，赵温的爸爸开销他三个铜钱的脚钱，他在那里嫌少，争着要添。赵温的爸爸说：“你主人止送了二分银子，换起来不到三十个钱，现在我给你三个铜钱，已经是格外的了。”二爷说：“脚钱不添，大远的奔来了，饭总要吃一碗。”赵温的爸爸不给他吃，他一定吵着要吃，自己又跑到厨房抢面吃，厨子不答应，因此争吵起来，一直闹到堂屋里，王乡绅站起来骂：“王八蛋！没有王法的东西！”

当下，还亏了王孝廉出来，做好做歹，自己掏腰摸出两个铜钱给他买烧饼吃，方才无话。坐定之后，王乡绅还在那里生

气，嘴里说：“回去一定拿片子送到衙门里，打这王八羔子几百板子，戒戒他二次才好！”究竟赵老头儿是个心慈面软的人，听了这话，连忙替他求情，说：“受了官刑的人，就是死了做了鬼，是一辈子不会超生的，这不毁了他吗。你老那里不阴功积德，回来教训他几句，戒戒他下回罢了。”王乡绅听了不作声。

方必开忽然想起赵老头儿的话，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的才情，就起身离座去找老三，叫唤了半天，前前后后，那里有老三的影子。后来找到厨房里，才见老三伸着油晃晃的两只手，在那里啃骨头。一见他老子来到，就拿油手往簇新的衣服上乱擦乱抹。他老子又恨儿子不长进，又是可惜衣服，急的眼睛里冒火。当下忍着气，不说别的，先拿过一条沾布，替儿子擦手，说要同他前面去见王乡绅。老三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任凭他老子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他总是不肯去。他老子一时恨不过，狠狠的打了他一下耳刮子，他哇的一声哭了。大家忙过来劝住，他老子见是如此，也只好罢手。

这里王乡绅又吃过几样菜，起身告辞。赵老头儿又托王孝廉替他说：“孙子年纪小，不曾出过门；王府上可有使唤不着的管家，请赏荐一位，好跟着孙子明年上京会试。”王乡绅也应允了。方才大家送出大门，上车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话说赵家中举开贺，一连忙了几天，便有本学老师叫门斗^①传话下来，叫赵温即日赴省，填写亲供^②。当下爷儿三代，买了酒肉，请门斗饱餐一顿，又给了几百铜钱。门斗去后，赵温便踌躇这亲供如何填法，幸亏请教了老前辈王孝廉，一五一十的都教给他。赵温不胜之喜。他爷爷又向亲家方必开商量，要请王孝廉同到省城去走一遭，随时可以请教。

方必开一来迫于太亲翁之命，二来是他女儿大伯子中举的大事，还有什么不愿意的？随即满口应允。赵老头儿自是感激不尽。取过历本一看，十月十五是个长行百事皆宜的黄道吉日，遂定在这天起身。因为自己牲口不够，又问方亲家借了两匹驴。几天头里，便是几门亲戚前来送礼饯行，赵温一概领受。

闲话少叙。转眼之间，已到十四。他爷爷，他爸爸，忙了一天，到得晚上，这一夜更不曾睡觉，替他弄这样，弄那样，忙了个六神不安。十五大早，赵温起来，洗过脸，吃饱了肚皮。外面的牲口早已伺候好了。少停一刻，方必开同了王孝廉也踱过

① 门斗：学里的公役。

② 亲供：指秀才中举后到学台官署填写年龄、籍贯等手续。

来。赵温便向他爷爷、爸爸磕头辞行。赵老头儿又朝着王孝廉作了一个揖，托他照料孙子，王孝廉赶忙还礼不迭。等到行完了礼，一同送出大门，骑上牲口，顺着大路，便向城中进发。

原来几天头里，王乡绅有信下来，说赵世兄如若上省填亲供，可便道来城，在舍下盘桓几日。所以赵温同了王孝廉，走了半天，一直进城，投奔石牌楼而来。王孝廉是熟门熟路，管门的一向认得，立时请进，并不阻挡；赵温却是头一遭。幸亏他素来细心，下驴之后，便留心观看。只见：

门前粉白照墙一座，当中写着“鸿禧”两个大字，东西两根旗杆。大门左右，水磨八字砖墙。两扇黑漆大门，铜环擦得雪亮。门外挂着一块“劝募秦晋赈捐分局”的招牌。两面两扇虎头牌，写着“局务重地”“闲人免进”八个大字。还有两根半红半黑的棍子^①，挂在牌上。大门之内，便是六扇蓝漆屏门，上面悬着一块红底子金字的匾，写着“进士第”三个字。两边贴着多少新科举人的报条，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算来却都是同年。两边墙上，还挂着几顶红黑帽子，两条皮鞭子。

门上的人因为他是王孝廉同来的人，也就让他进去。转过屏门，便是穿堂，上面也有三间大厅，却无桌椅台凳。两面靠墙，横七竖八摆着几副衔牌；甚么“丙子科举人”、“庚辰科进士”、“赐进士出身”、“钦点主政”、“江西道监察御史”。赵温心里明白，这些都是王乡绅自家的官衔。另外还摆着两顶半新不旧的轿子。又转过一重屏门，方是一个大院子，上面五间大厅。

^① 半红半黑的棍子：原为衙役使用的水火棍，一半红一半黑，挂在门外以示为威严。

其时已是十月，正中挂着大红洋布的板门帘。前回跟着王乡绅下乡，王孝廉给他两个铜钱买烧饼吃的那个二爷，正在廊檐底下，提着一把溺壶走来；一见他来，连忙站住，亏他不忘前情，迎上来朝着王孝廉打了一个千，问他几时来的，王孝廉回说“才到”。

那二爷瞧瞧赵温，也像认得，却是不理他，一面说话，一面让屋里坐。赵温也跟了进去。原来居中是三间统厅，两头两个房间，上头也悬着一块匾，是“崇耻堂”三个字，下面落的是汪鸣銮的款。赵温念过“墨卷^①”，晓得这汪鸣銮就是那做“能自疆斋文稿”的柳门先生，他本是一代文宗，不觉肃然起敬。当中悬着一副御笔，写的“龙虎”两字，却是石刻朱拓的，两边一副对联，是阎丹初阎老先生的款；天然几上一个古鼎、一个瓶、一面镜子，居中一张方桌，两旁八张椅子、四个茶几。上面梁上，还有几个像神像龕子的东西，红漆描金，甚是好看。赵温不认得是什么东西，悄悄请教老前辈。王孝廉对他说：“这是盛‘诰命轴子’^②的。”

赵温还不懂得什么叫“诰命”，正想追问，里头王乡绅拖着一双鞋，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已经出来了。王孝廉连忙上前请了一个安，王乡绅把他一扶。跟手赵温已经爬在地下了，王乡绅忙过来呵下腰去扶他。嘴里虽说还礼，两条腿却没有动，等到赵温起来，他才还了一个揖。分宾坐下。赵温坐的是东面一排第二张椅子，王孝廉坐的是西面第二张椅子，王乡绅就在

① 墨卷：即考生墨写的卷子。

② 诰命轴子：诰命，皇帝对五品以上的官员的封典；把诰命裱成的锦轴。

西面第三张上坐了相陪。王乡绅先开口问赵温的爷爷、爸爸的好。谁知他到了此时,不但他爷爷临走嘱咐他到城之后,见了王乡绅替他问好的话,一句说不上来,连听了王乡绅的话,也不知如何回答。面孔涨得通红,嘴里吱吱了半天,才回了个“好”字。王乡绅见他如此,也就不同他再说别的了,只和王孝廉攀谈几句。

言谈之间,王乡绅提起:“有个舍亲,姓钱号叫伯芳,是内人第二胞兄,在江南做过一任典史。那年新抚台到任,不上三个月,不知怎样就把他‘挂误^①’了。却不料他官虽然只做得一任,任上的钱倒着实弄得几文回来。你们一进城,看见那一片新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做官不论大小,总要像他这样,这官才算白做。现在他已经托了人,替他谋干了一个‘开复^②’,一过年,也想到京里走走,看有什么路子,弄封把‘八行^③’,还是出来做他的典史。”王孝廉道:“既然有路子,为什么不过班^④,到底是正印。”王乡绅道:“何尝不是如此。我也劝过他几次。无奈我们这位内兄,他却另有一个见解。他说: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的剥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不及他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老侄,你想他这话,是一点不错的呢。这人做官倒着实有点才干,的的确确是位理

① 挂误:官员因受牵累而去职。

② 开复:复职。

③ 八行:信,因信笺印为八行,故称。

④ 过班:过通关系而升官。

财好手。”王孝廉道：“俗话说的好，‘千里为官只为财’。”

王乡绅道：“正是这话。现在我想明年赵世兄上京会试，倒可叫他跟着我们内兄一路前去，诸事托他招呼招呼，他却是很在行的。”王孝廉道：“这是最好的，还有什么说得。”当下王孝廉见王乡绅眼睛不睬赵温，瞧他坐在那里没得意思，就把这话告诉他一遍。赵温除了说“好”之外，亦没有别的话可以回答。王孝廉又替他问：“钱老伯府上，应该过去请安？”王乡绅道：“今天他下乡收租去了。我替你们说好，明年再见罢。”当下留他两人晚饭，就在大厅西首一间，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起身，往省城而去。于是，晓行夜宿，在路非止一日，已经到了省城，找着下处，安顿行李。

且说赵温虽然中举，世路上一切应酬，究未谙练。前年小考，以及今年考取遗才^①，学台大人，虽说见过两面，一直是一个坐着点名，一个提篮接卷，却是没有交谈过，这番中了举人，前来叩见，少不得总要攀谈两句。他平时见了稍些阔点的人，已经坐立不安，语无伦次，何况学台大人，钦差体制，何等威严，未曾见面，已经吓昏的了。亏得王孝廉遇事招呼，随时指教，凡他所想不到的，都替他想到。头一天晚上，教他怎样磕头，怎样回话，赛如春秋二季，“明伦堂^②”上演礼^③一般，好容易把他教会。又亏得赵温质地聪明，自己又操演了一夜，顶到天明，居然把一应礼节，牢记在心。少停，王孝廉睡醒，赵温忙

① 遗才：科举考试的名词，指秀才未列于科考前三者，可以再参加“录科”和“遗录”考试，凡录取者可应分试。

② “明伦堂”：学宫中的礼堂。

③ 演礼：指祭孔典礼。

即催他起来洗脸。自己换了袍套。手里捏着手本。王孝廉又叫他封了四吊钱的钱票,送给学台大人做“贽见^①”,另外带了些钱做一应使费。到了辕门,找到巡捕老爷,赵温朝他作了一个揖,拿手本交给他,求他到大人跟前代回,另外又送了这巡捕一吊钱的“门包”。巡捕嫌少,讲来讲去,又加了二百钱,方才去回。等了一会子,巡捕出来说:“大人今天不见客。”问他亲供填了没有。赵温听说大人不见,如同一块石头落地,把心放下,赶忙到承差屋里,将亲供恭恭敬敬的填好,交代明白。一应使费,俱是王孝廉隔夜替他打点停当,赵温到此不过化上几个喜钱,没有别的噜嗦。当下事毕回寓,整顿行装,两人一直回乡。王孝廉又教给他写殿试策白折子^②,预备来年会试不题。

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已过新年,赵温一家门便忙着料理上京会试的事情。一日饭后,人报王乡绅处有人下书。赵温拆开看时,前半篇无非新年吉祥话头,又说“舍亲处,已经说定结伴同行,两得裨益。旧仆贺根,相随多年,人甚可靠,干北道情形,亦颇熟悉,望即录用”云云。赵温知道,便是托王乡坤所荐的那位管家了。只见贺根头上戴一顶红帽子,身穿一件蓝羽缎棉袍,外加青缎马褂,脚下还登着一双粉底乌靴,见了赵温,请了一个安,嘴里说了声“谢少爷赏饭吃”,又说“家主人请少爷的安”。赵温因他如此打扮,乡下从未见过,不觉心中呆了半天,不知拿什么话回答他方好。幸亏贺根知窍,看见少爷说不出话,便求少爷带着到上头,见见老太爷请请安。赵

① 贽见:见官员的礼物。

② 殿试策白折子:殿试策,指考策题一种。白折子,是当时考卷的一种。

温只得同他进去，先见他爷爷。带见过之后，他爷爷说：“这个人是你王公公荐来的，僧来看佛面，不可轻慢于他。”就留他在书房里住。等到吃饭的时候，他爷爷一定又要从锅里另外盛出一碗饭、两样菜给贺根吃。一应大小事务，都不要他动手，后来还是王孝廉过来看见，就说：“现在这贺二爷既然是府上的管家，不必同他客气，事情都要叫他经经手，等他弄熟之后，好跟世兄起身。”赵家听得如此，才渐渐的差他做事。

到了十八这一天，便是择定长行的吉日。一切送行辞行的繁文，不用细述。这日仍请王孝廉伴送到城。此番因与钱典史同行，所以一直径奔他家，安顿了行李，同到王府请安。见面之后，留吃夜饭；台面上只有他郎舅、叔侄三个人说的话，赵温依然插不下嘴。饭罢，临行之时，王乡绅朝他拱拱手，说了声“耳听好音”。又朝他大舅子作了个揖，说：“恕我明天不来送行。到京住在那里，早早给我知道。”又同王孝廉说了声“我们再会罢”。方才进去。三人一同回到钱家，住了一夜。次日，钱、赵二人，一同起身。王孝廉直等送过二人之后，方才下乡。

话分两头。单说钱典史一向是省俭惯的，晓得贺根是他妹丈所荐，他便不带管家，一路呼唤贺根做事。过了两天，不免忘其所以，渐渐的摆出舅老爷款来。背地里不知被贺根咒骂了几顿。幸亏赵温初次为人，毫无理会。况兼这钱典史是势利场中历练过来的，今见起温是个新贵，前程未可限量；虽然有些事情欺他是乡下人，暗里赚他钱用，然而面子上总是做得十二分要好。又打听得知赵温的座师吴翰林新近开了坊，升了右春坊、

右赞善^①。京官的作用不比寻常，他一心便想巴结到这条路上。

有天落了店，吃完了饭，叫贺根替他把铺盖打开，点上烟灯。其时赵温正拿着一本新科闹墨，在外间灯下揣摩。钱典史便说：“堂屋里风大，不如到烟铺上躺着念的好。”赵温果然听话，便捧了文章进来，在烟铺空的一边躺下，嘴里还是念个不了，钱典史却不便阻他，自己呼了几口烟，又吃些水果、于点心之类，又拿起茶壶，就着壶嘴抽上两口，把壶放下，顺手拎过一支紫铜水烟袋，坐在床沿上吃水烟，一个吃个不了。后来，钱典史被他噪聒的实在不耐烦，便借着贺根来出气。先说他偷懒不肯做事，后来又说他今天在路买馒头，四个钱一个，他硬要五个半钱一个，十二个馒头，便赚了十八了钱，真真是混帐东西！头里贺根听见舅老爷说他偷懒，已经满肚皮不愿意，后来又说他赚钱，又骂他混帐，他却忍不住了，顿时嘴里叽哩咕噜起来，甚么“赚了钱买棺材，装你老爷”，还说甚么“混帐东西，是咱大舅子”。钱典史不听则已，听了之时，立刻无明火三丈高，放下水烟袋，提起根烟枪就赶过来打。贺根也不是好缠的，看见他要打，便把脑袋向钱典史怀内一顶，说：“你打你打！不打是咱大舅子！”钱典史见他如此，倒也动手不得，嘴里吆喝：“好个撒野东西！回来写信给你老爷，他荐的好人，连我都不放在眼里！”贺根正待回话，幸亏得店家听见里头闹得不像样，进来好劝歹劝，才把贺根拉开。这里钱典史还在那里气得发抖。

当他二人闹时，赵温想上来劝，但不知怎样劝的好。后来

① 右春坊、右赞善：官名，在明清，实际上是各翰林院编修等之升转。

见店家把贺根拉开，他又呆了半天，才说了一声：“天也不早了，钱老伯也好困觉了。”钱典史听了这话，便正言厉颜的对他说：“世兄！用到这样管家，你做主人的总要有主人的威势才好。像你这样好说话，一个管家治不下，让他动不动得罪客人，将来怎样做官管黎民呢？”

赵温明晓得这场没趣是钱典史自己找的，无奈他秉性柔弱，一句也对答不上，只好索性让他说，自己呆呆的听着。钱典史又道：“想我从前在江南做官的时候，衙门虽小，上下也有三五个管家，还有书办、差役，都是我一个人去治伏他们，一个不当心，就被他们赚了去，像你一个底下人都治不服，那还了得！”赵温道：“为着他是王公公荐的人，爷爷嘱咐过，要同他客气点，所以有些事情都让他些。”钱典史哈哈冷笑道：“你将来要把他让成功谋反叛逆，才不让他呢！这种东西，叫我一天至少骂他一百顿，还要同他客气！真真奇谈！”赵温道：“既然老伯如此说，我明天管他就是了。”钱典史道：“我并不是要叫你管他，我是告诉你做官的法子。”

赵温心下疑惑道：“这与做官有甚么相干？”又不便驳他，只好拉长着耳朵听他讲。钱典史又说道：“‘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这两句话你们读书人是应该知道的。一个管家治不服，怎么好算得齐家？不能齐家，就不能治国。试问皇上家要你这官做甚么用呢？你也可以不必上京会试赶功名了。就如我，从前虽然做过一任典史，倒着实替皇家出点力，不要说衙门里的人都受我节制，就是那些四乡八镇的地保、乡约、

图正①、董事，那一个敢欺我！”

赵温虽然是乡下人，也晓得典史比知县小；听他说得高兴，有意打趣他，便问道：“请教老伯：典史的官，比知县大是小？”钱典史欺他是外行，便道：“一般大。他管得到的地方，我都管得到。论起来，这一县之主还要算是我。有起事情来，我同他客气，让他坐在当中，所以都称他‘正堂’。我坐的是下首主位，所以都称我‘右堂’。其实是一样的，不分甚么大小。”赵温道：“典史总要比知府小些。”

钱典史道：“他在府城里，我在县城里，我管不着他，他亦管不着我。赵世兄，你不要看轻了这典史，比别的官都难做。等到做顺了手，那时候给你状元，你还不要呢。我这句话，并不是瞧不起状元。常常听见人说，翰林院里的人都是清贵之品，将来放了外任，不是主考，就是学政，自然有那些手底下的官儿前来孝敬，自己用不着为难。然而隔着一层，到底不大顺手。何如我们做典史的，既不比做州、县的，每逢出门，定要开锣喝道，叫人家认得他是官。我们便衣就可上街，甚么烟馆里，窑子里，赌场上，各处都可去得。认得咱的，这一县之内，都是咱的子民，谁敢不来奉承；不认得的，无事便罢，等到有起事情来，咱亦还他一个铁面无私。不上两年，还有谁不认得咱的？一年之内，我一个生日，我们贱内一个生日，这两个生日是刻板要做的。下来老太爷生日，老太太生日，少爷做亲，姑娘出嫁，一年上总有好几回。”赵温道：“我听见王大哥讲过，老伯还没养

① 乡约、图正：乡约，奉命在乡中管事的人。图正：农村中管本图鱼鳞册的人；鱼鳞册即为赋役而设的土地册。

世兄，怎么倒做起亲来呢？”钱典史道：“你原来未入仕途，也难怪你不知道。大凡像我们做典史的，全靠着做生日，办喜事，弄两个钱。一桩事情收一回分子，一年有上五六桩事情，就受五六回的分子。一回受上几百吊，通扯起来就有好两千。真真大处不可小算。不要说我连着儿子、闺女都没有，就是先父、先母，我做官的时候，都已去世多年。不过托名头说在原籍，不在任上，打人家个把式罢了。这些钱都是面子上的，受了也不罪过，还有那不在面子上的，只要事在人为，却是一言难尽。我此番出山，也不想别的处，只要早些选了出来，到了任，随你甚么苦缺，只要有本事，总可以生发的。”说到这里，忽听窗外有人言道：“天不早了，客人也该睡了，明天好赶路。”原来是车夫半夜里起来解手，正打窗下走过，听见里面高谈阔论，所以才说这两句。钱典史听了笑道：“真的我说到高兴头上，把明儿赶路也就忘记了。”当下便催着赵温睡下，自己又吃了几袋水烟，方始安寝。次日依旧赶路不提。

却说他主仆三人，一路晓行夜宿，在河南地面上，又遇着一场大雪，直至二月二十后，方才到京。钱典史另有他那一帮人，天天出外应酬，忙个不了。这里赵温会着几个同年，把一应投文复试的事，都托了一位同年替他带办，免得另外求人，倒也省事不少。不过大帮复试已过，直好等到二十八这一天，同着些后来的在殿廷上复的试，居然取在三等里面，奉旨准他一体会试。赵温便高兴的了不得，写信禀告他爷爷、父亲知道。

这里自从到京，头一桩忙着便是拜老师。赵温请教了同年，把贴子写好，又封了二两银子的贽见，四吊钱的门包。他老师吴赞善，住在顺治门外，赵、钱二位却住在米市胡同，相去还

不算远。这天赵温起了一个大早，连累了钱典史也爬起来，忙和着替他弄这样，弄那样，穿袍子，打腰折，都是钱典史亲自动手。又招呼贺根：“贴子拿好，车叫来没有。”一霎时，簇新的轿车停在门前。赵温出外上车，钱典史还送到门口。这里掌鞭的就把鞭子一洒，那牲口就拉着走了。一霎时到了吴赞善门前，赵温下车，举眼观看，只见大门之外，一双裹脚条，四块包脚布，高高贴起，上面写着甚么“詹事府示：不准喧哗，如违送究”等话头。原来为时尚早，吴家未曾开得大门。门上一副对联，写着“皇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十个大字。赵温心下揣摩，这一定是老师自己写的。就在门外徘徊了一回，方听得呀的一声，大门开处，走出一位老管家来。赵温手捧名贴，含笑向前，道了来意。那老管家知道是主人去年考中的门生，连忙让在门房里坐，取了手本、贄见，往里就跑。停了一会子，不见出来。赵温心下好生疑惑。

原来这些当穷京官的人，好容易熬到三年放了一趟差，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再拖新帐。那吴赞善自从二月初头到于今，那些新举人来京会试的，他已见过不少。见了张三，探听李四，见了李四，探听张三。如若是同府同县，自然是一问便知；就是同府隔县，问了不知便罢，只要有点音头，他见了面，总要搜寻这些人的根底。此亦大概皆然，并不是吴赞善一人如此。

目下单说吴赞善，他早把赵温的家私，问在肚里，便知道他是朝邑县一个大大的土财主，又是暴发户，早已打算，他若来时，这一分贄见，至少亦有二三百两。等到家人拿进手本，这时候他正是一梦初醒，卧床未起；听见“赵温”两字，便叫“请到

书房里坐，泡盖碗茶”。老家人答应着。幸亏太太仔细，便问：“贐见拿进来没有？”话说间，老家人已把手本连二两头银子，一同交给丫环拿进来了。太太接到手里，掂了一掂，嘴里说了声“只好有二两”。吴赞善不听则已，听了之时，一骨碌忙从床上跳下，大衣也不及穿，抢过来打开一看，果然只有二两银子。心内好像失落掉一件东西似的，面色登时改变起来。歇了一会儿，忽然笑道：“要不是他们的门包也拿了进来？那姓赵的很有钱，断不至于只送这一点点。”老家人道：“家人们另外是四吊钱。姓赵的说的明明白白，只有二两银子的贐见。”吴赞善听到这里，便气得不可开交了，嘴里一片声嚷：“退还给他，我不等他这二两银子买米下锅！回头他……叫他不要来见我！”说着赌气仍旧爬上床去睡了。老家人无奈，只得出来回复赵温，替主人说“道乏”，今天不见客。说完了这句，就把手本向桌上一撩，却把那二两头揣了去了。

赵温扑了一个空，尤精打采，快快的出门坐车回去。钱典史接着，忙问：“回来的为什么这般快？可会见了没有？”赵温说：“今儿老师不见客。”钱典史说：“就该明儿再去。”到了明日，又起一个早跑了去。那老家人回也不替他回一声，让他一个人在门房里坐了老大一会儿，才向他说道：“我看你老还是回去罢，明日不用来了。”赵温听了这话，心上不懂。正待问他，老家人便说：“我就要跟着出门，你老也不用坐了。”赵温无奈，只得依旧坐车回寓。钱典史知道他又不曾见着，晓得这里头有点不对，便把从前要靠赵温走他老师这条门路的心，也就淡了下来。

过了几天，恰是初八头场。赵温进去，狠命用心，做了三篇

文章，又恭恭敬敬的写到卷子上。听见人说，三场试卷没有一个添注涂改，将来调起墨卷来，要比别人沾光，他所以就在这上头用工夫。谁知到了初十那一天，落太阳的时候，他还有一首诗不曾写，忽然来了许多穿靴子，戴顶子的，嚷着“抢卷子”。还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大喇叭，照着他呜呜的吹，把他闹急了，赶忙提起笔来写。偏生要好不得好，一首八韵诗，当中脱落掉四句，只好添注了二十字，把他恼的了不得。匆匆忙忙，收拾了考篮，交了卷子出去。自己始终不放心，直到第二天“蓝榜^①”贴了出来，没有他的名字，方才把心放下。接连二场、三场，他一连吃了九天辛苦。出场之后，足足困了两日两夜，方才困醒。以后就是门生请主考，同年团拜。因为副主考请假回家修墓，尚没有来京，所以只请了吴赞善一个人。

赵温穿着衣帽，也混在里头。钱典史跟着溜了进去瞧热闹。只见吴赞善坐在上面看戏，赵温坐的地方离他还远着哩。一直等到散戏，没有看见吴赞善理他。大家散了之后，钱典史不好明言，背地里说：“有现成的老师尚不会巴结，叫我们这些赶门子，拜老师的怎样呢？从此以后，就把赵温不放在眼里。转念一想，读书人是包不定的，还怕他联捷上去，姑且再等他两天。”

赵温自从出场之后，自己就把头篇抄了两分出来：一分寄到家里，一分带在身上，随时好请教人。人家都恭维他文章怎么做的好，一定联捷的，他自己也拿稳一定是高中的了。就有

① 蓝榜：用蓝笔写的榜。乡会试时写作不合规定者，取消参加考试资格，并公布出榜。

人来说，四月初九放榜，初八写榜。从几天头里，他就没有好生睡觉。到了初八黑早，还没有天亮，他就唤醒了贺根，叫他琉璃厂去等信。贺根说：“我的爷！这会子人家都在家里睡觉，赶去做吗？”赵温一定要他去，贺根推头天还早，一定要歇一会子再去。主仆两个就拌起嘴来。还是钱典史听不过，爬起来帮着赵温吆喝了两句，他才叽哩咕噜的一路骂了出去。这一天，赵温就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茶饭无心，坐立不定。到得下午，便有人来说，谁又中了，谁又中了。偏生贺根从天不亮出去，一直到晚不曾回来。赵温急的跳脚，等到晚上，街上人说榜都填完了，只等着“填五魁^①”了。贺根知道没了指望，方才回寓。

赵温见了他眼睛里出火，骂他“没良心的东西”。贺根恨极，便说：“还有五魁没有出来，等我再去打听去。”一面说，一面跑了出来，找到一个卖烧饼的，同他商议，假充报子，说他少爷中了会魁，好讹他的钱分用。卖烧饼的依他话，便跑了来敲门报喜。贺根是早在大门前头等好的了，一见报子来到，也跟了进来。赵温自然欢喜，问要赏他多少银子。贺根道：“这是头报，应该多赏他几两。”赵温道：“赏他二两。”报喜人嚷着嫌少，一定要一个大元宝。后来还是贺根做好做歹，给了十两一锭。那报喜人去了，贺根跟着出去，定要分他八两，卖烧饼的只肯五两。两个人在那里吵嘴，被钱典史出去出小恭，一齐听了去，就说：“贺根，你少爷已经不中进士，不该再骗他钱用。”贺根道：“你老别多嘴。我骗他的钱，与你什么相干，谁要说破这件

① 填五魁：五魁，即五经魁，乡试的前五名，在发榜时是最后从第五名倒填至第一名。

事，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叫他等着罢！”钱典史听了这话，把舌头一伸，缩不进去，那里还敢多嘴。只可怜赵温白送了十两银子，空欢喜了一夜。到第二天，不见人来替他道喜，又买本题名录来一看，自己没有名字，才知昨夜受人之骗，气的一天没有吃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三 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①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话说赵温自从正月出门到今，不差已将三月。只因离家日久，千般心绪，万种情怀，正在无可排遣，恰好春风报罢，即拟整顿行装，起身回去。不料他爷爷望他成名心切，寄来一封书信，又汇到二千多两银子，书上写着：“倘若联捷，固为可喜；如其报罢，即赶紧捐一中书，在京供职。”信上并写明是王乡绅的主意，“所以东拼西凑，好容易弄成这个数目。望你好好在京做官。你在外面做官，家里便免得人来欺负。千万不可荒唐，把银子白白用掉”各等语。

赵温接到此信，不好便回，只得托了钱典史替他打听，那里捐的便易，预备上兑。那钱典史本来是瞧不起赵温的了，现在忽然看见他有了银子捐官，便从新亲热起来，想替他经经手，可以于中取利的意思。后见赵温果然托他，他喜的了不得，今天请听戏，明天请吃饭。又拉了一个打京片子的人来，天天同吃同喝，说是他的盟弟，认得部里的书办，有什么事托他，那里万妥万当的。赵温信以为真，过了一天，又穿着衣帽去拜他，

① 黄堂：指知府、太守。古时称太守的厅堂为黄堂。

自己还做东请他，后来就托他上兑^①。二千多银子不够，又亏了他代担了五百两。赵温一面出了凭据，约了日期，一面写信家去，叫家里再寄银子出来好还他。这里一面找同乡，出印结^②，到衙门，忙了一个多月才忙完。看官记清：从此以后，赵孝廉为了赵中书，还是贺根跟他在京供职。

话分两头。且说钱典史在京里混了几个月，幸亏遇见一个相好的书办，替他想法子，把从前参案^③的字眼改轻，然后拿银子捐复原官，加了花样^④，仍在部里候选。又做了手脚，不上两个月，便选了江西上饶县典史。听说缺分还好，他心中自然欢喜。后来一打听，倒是从前在江南揭参他的那个知府，现在正做了江西藩司^⑤。冤家路窄，偏偏又碰在他手里，他心中好不自在起来。跑来同他盟弟，就是上回赚他钱的那个人商量。他盟弟道：“这容易得很，我隔壁住的徐都老爷，就是这位藩台大人的同乡。去年这位藩台上京陛见的时候，徐都老爷还请他吃过饭，是小弟作的陪。他两人的交情很厚，在席面上咕咕哝哝，谈个不了，还咬了半天耳朵，不晓得里头是些甚么事情。后来这位藩台大人出京的时候，还叫长班^⑥送了他四两银子别敬^⑦。”钱典史道：“像他这样交情，应该多送几两才是，怎么只

① 上兑：上，进献；兑，兑款。上兑就是进献银钱。

② 印结：类似担保书。

③ 参案：指弹劾的案子。

④ 花样：指为了增加捐官的银子收入，设立多种名目、花样。

⑤ 藩司：官名、掌管一省财赋、人事大权。

⑥ 长班：随从的仆役。

⑦ 别敬：送人银钱，为字眼好听，不同人有不同的叫法。

送四两？”

他盟弟把脸一红道：“这个却不晓得，或者另外多送，我们也瞧不见，再不然，大概同乡都是四两。他们做大员的，怎好厚一个，薄一个，叫别位同乡看着吃味儿。”钱典史道：“这个我们不去管他。但是我的事情怎么样呢？”他盟弟道：“你别忙。停一会子我到隔壁，化上百把银子，找这徐都老爷写封信，替你疏通疏通，这不结了吗。”钱典史道：“一封信要这许多银子？”他盟弟道：“你别急。你老哥的事情，就是我兄弟的事情。你没有这一点子，我兄弟还效劳得起。”当时钱典史再三拜托而去。

原来他盟弟姓胡名理，绰号叫做狐狸精。人既精明，认的人又多，无论那里都会溜了去。今番受了盟兄之托，当晚果然摸到隔壁，找到徐都老爷，说明来意，并说前途^①有五十金为寿，好歹求你赏一封信。徐都老爷道：“论起来呢，同乡是同乡，不过没有什么大交情，怎么好写信；就是写了去，只怕也不灵。”胡理道：“那里管得许多，你看银子面上，随便拓几句给他就完了。”徐都老爷一想，家里正愁没钱买米，跟班的又要付工钱，太太还闹着赎当头，正在那里发急，没有法子想，可巧有了此事。心下一想，不如且拿他来应急。遂即含笑应允，约他明早来拿信。又问：“银子可现成？”胡理说：“怎么不现成！”随即起身别去。徐都老爷还亲自送到大门口，说了一声“费心”，又叮咛了几句，方才进去。

到了第二天一早，徐都老爷就起身把信写好。一等等到晌午，还不见胡理送银子来，心下发急说：“不要不成功！为什么

^① 前途：旧时与人接洽事情时，对方的代称。

这时候还不来呢？”跟班的请他吃饭也不吃。原来昨日晚上，他已经把这话告诉了太太和跟班的了。大家知道他就有钱付，太太也不闹着赎当，跟班的也不催着付工钱了。谁知第二天左等不到，右等不到，真正把他急的要死。好不容易等到两点钟，嘭嘭敲门。徐都老爷自己去开门，一看是胡理，把他喜的心花都开了，连忙请了进来，吩咐泡茶，拿水烟袋，又叫把烟灯点上。胡理未曾开口，徐都老爷已经把信取出，送到他面前。胡理将信从信壳里取出，看了一遍。胡理一面套信壳，一面嘴里说道：“真正想不到，就会变了卦。”徐都老爷听了这话，一个闷雷，当是不成功，脸上颜色顿时改变，忙问：“怎么了？可是不成功？”胡理徐徐的答道：“有我在里头，怕他逃到那里去。不过拿不出，也就没有法子。”徐都老爷道：“可是一个没有？”胡理道：“有是有的，不过只有一半。对不住你老，叫我怪不好意思的，拿不出手来。”徐都老爷道：“到底他肯出多少？”胡理也不答言，靴掖子^①里拿出一张银票，上写“凭票付京平银二十五两正”，下面还有图书，却是一张“四恒^②”的票子。徐都老爷望着眼睛里出火，伸手一把夺了去。胡理道：“就这二十五两还是我垫出来的哩。你老先收着使，以后再补罢。”徐都老爷无奈，只好拿信给他。胡理也不吃烟，不吃茶，取了信一直去找钱典史。告诉他，替他垫了一百两银子，起先徐家里还不肯写，后来看我面上却不过，他才写的。

钱典史自是感激不尽，忙着连夜收拾行李，打算后天长

① 靴掖子：皮或缎子做的夹子，放在靴筒里。

② 四恒：清末四大银号，都以“恒”字为名。

行，一直到省。结算下来，只有他盟弟胡理处，尚有首尾未清。他盟弟外面虽然大方，心里极其吝啬，想钱典史同他算清，面子上又不好露出。因见钱典史有一个翡翠的带头子，值得几文，从前钱典史也说过要卖掉他。胡理到此就心生一计，说有主顾要买，骗到手，估算起来还可多赚几文，满心欢喜。次日便推头有病，写了一封书信，叫做饭的拿来替他送行。信上还说：“带头子前途已经看过，不肯多出价钱，等到卖去之后，即将款项汇来。”事到其间，钱典史也无可如何，只得自己算完了房饭帐，与赵温作别，坐了双套骡车而去。

有话便长，无话便短。他到了天津，便向水路进发，海有海轮，江有江轮，不消一月，便到了江西省城，找到下处。齐巧那位藩司又是护院^①，他一时也不敢投信，候准牌期^②，跟着同班一大帮走进二堂，在廊檐底下朝着大人磕了三个头，起来又请了一个安。那大人只摊摊手，呵呵腰儿，也没有问话就进去了。钱典史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把汗，恐怕问起前情，难以回话；幸亏大人不记小人过，过了此关，才把一块石头放下。

但是他选的那个缺，现在有人署事，到任未及三月。这署事的人也弄了甚么大帽子的信，好容易署了这个缺。上司看了写信人面上，总要叫他署满一年，不便半路上撤他回来。好在姓钱的是实缺，就是闲空一年半载也不打紧；上司存了这个意见，所以竟不挂牌叫他赴任。却不想这位钱太爷只巴巴的一心想到任，叫他空闲在省城，他却受不的了。一天到晚，不是钻门

① 护院：藩台暂时代理抚院职务为护院。

② 牌期：督、抚台官署接待属员的日期。

子,就是找朋友,东也打听,西也打听,高的仰攀不上,只要府、厅班子里,有能在上司面前说得动话的,他便极力巴结,天天穿着衣帽到公馆里去请安。后来就有人告诉他:现在支应局^①兼营务处的候补府黄大人,是护院的天字第一号的红人。凡百事情托了他,到护院面前,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新近赈捐案内,又蒙山西抚院保举了“免补^②”,部文虽未回来,即日就要过班,便是一位道台^③了。向来司、道一体,便与藩、臬两司同起同坐。所以他现在虽然还是知府,除掉护院之外,藩、臬却都不在他眼里,有些事情竟要硬驳回去。藩、臬为他是护院的红人,而且即日就要过班,所以凡事也都让他三分。

闲话休题。且说钱典史听见这条门路,便一心一意的想去钻。究竟他办事精细,未曾禀见黄大人,先托人介绍,认得了黄大人的门口同他门口,一个叫戴升的先要好起来,拜把子,送东西,如兄若弟,叫的应天响,慢慢的才把“省里闲不起,想求大人提拔提拔”的意思说了出来。戴升道:“老弟,你为什么不早说?这一点点事情,做哥哥的还可以帮你一把力。”钱典史听了,喜的嘴都合不拢来,忙说:“既然如此,我明天一早就来禀见。”戴升道:“你别忙。早来无用,早晨找他的人多,那里有工夫见你,要来,明儿晚上来。”

钱典史忙说:“领都。倘能蒙老哥吹嘘,大人栽培,赏派个把差使,免得妻儿老小捱饿,便是老哥莫大之恩。”说完之后,

① 支应局:官署名,主管军饷。

② 免补:候补官员免除经过本职的补缺阶段,跳了一级。

③ 道台:省以下、府以上的官员,也叫观察。

便即起身告辞。戴升说：“自家兄弟，说那里的话。明晚再会罢，我也不送你了。”钱典史去后，齐巧上头有事来叫戴升进去，问了两句话。只因黄知府今日为了支应局一个收支委员亏空了几百两银子，被他查了出来，马上撤掉差使，听候详参。心想，这些候补小班子时头，一个个都是穷光蛋，靠得住的实在没有。便与戴升谈及此事。也是钱典史运气来了，戴升便保举他，说：“现在有个新选上饶县典史钱某人，”如何精明，如何谄练，“而且曾任实缺，现在又从部里选了出来，因为有人署事，暂缓赴任。如若委了这种有缺的人，他一定尽心报效，再不会出岔子的。”黄知府道：“我没有瞧见过这个人。”戴升道：“他可常常来禀见。小的为着老爷事忙，那里有工夫见他，所以从没有上来回。”黄知府道：“既然如此，叫他明天夜里来见我。”戴升答应了几个“是”，又站了一会子，才退了出去。

到了第二天，钱典史那里等到天黑，太阳还大高的，他穿了花衣补服^①跑了去。只见公馆外头平放着两乘轿子，他便趑趄趑趄，走到戴升屋里，请安坐下。戴升把昨儿夜间替他吹嘘的话告诉了他，还说“支应局出了一个收支差使，上头一定要委别人，已经有了主了，是我硬替你老弟抗下来的。停刻见了面就有喜信的。”钱典史又是感激，又是欢喜，忙问：“大人几时回来的？”戴升道：“早晨七点钟上院，九点下来；接着会审了一桩甚么案子，赶十二点钟到局里吃过饭，又看公事，才回来抽不上三袋烟，又是甚么局里的委员来禀见，现在正在那里会客咧。你且在这屋里吃饭，等他老人家送过客，过了瘾，再上去不

① 花衣补服：花衣，即莽袍，官服；补服，穿在莽袍外面的外套。

迟。”钱典史无奈，只得暂且坐着等候。停了一会子，只听得里头喊“送客”，见两个委员前头走，黄知府后面跟着送。走到二门口，那两个委员就站住了脚，黄知府照他们呵呵腰，就自己先进去了。两个委员各自上轿回去不题。

这里黄知府踱进二门，便问管家：“轿子店里催过没有？”有个管家便回：“已经打发了三次人去催去了。”黄知府道：“今儿在院上，护院还提起，说部文这两天里头一定可到。轿子做不来，坐了甚么上院呢？真正这些王八蛋！我不说，你们再不去催的。”众管家碰了钉子，一声也不敢言语，一个个鸦雀无声，垂手侍立。黄知府说完了话，也踱了进去。等到上灯之后，钱典史在戴升屋里吃过了夜饭，然后戴升拿着手本进去替他回过，又出来领他到大厅西面一间小花厅里坐下。此时钱典史恭而且敬，一个人坐在那里，静悄悄的，足足等了半个钟头才听见靴子响。还没进花厅门，又咳嗽了一声。随见小跟班的，将花厅门帘打起，便是大人走了进来：家常便服；一个肿胀面孔，吃烟吃的满脸发青，一嘴的浓黑胡子，两只眼睛直往上瞧。钱典史连忙跪倒，同拜材头的一样，叩了三个头，起来请了一个安，跟手又请安，从袖筒管里取出履历呈上。黄大人接在手中，一面让坐。钱典史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斜着脸儿听大人问话。黄知府把他的履历翻了一翻，随手搁下，便问：“几时到的？”钱典史忙回：“上个月到的。”黄知府道：“上饶的缺很不坏？”钱典史道：“大人的栽培！但是一时还不得到任。”说到这里，黄知府叫了一声“来”。只见小跟班的拿着水烟袋进来装烟。黄知府只管吃烟，并不答话。钱典史熬不过，便站起来又请了一个，说：“卑职母老家贫，虽说选了出来，藩宪一时不挂

牌，总求大人提拔提拔！”黄知府道：“求我的人实在多，总要再添几百个差使，才能够都应酬得到。”钱典史听了不敢言语。只见黄知府拿茶碗一端，管家们喊了一声“送客”，他只好辞了出来。黄知府送到二门，也就进去了。

钱典史出来，仍旧走到戴升屋里，哭丧着面孔，在那里换衣服，一声也不言语。还是戴升着出他的苗头，就说：“老弟！官场里的事情，你也总算经过来的了，那里有一见面就委你差使的？少不得多走两趟。不是说，有愚兄在里头，咱们兄弟自己的事，还有什么不替你上紧的。这算得什么，也值得放在心上，就马上不自在起来。快别这样！”钱典史道：“做兄弟的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一件，刚才我求他，他老人家的口气不大好，再来恐怕他不见。”戴升道：“你放心，有我呢！你看他一天忙到夜，找他的人又多。我说句话你别气，像你老弟这样的班子，不是有人在里头招呼，如要见他一面，只怕等上三年见不着的尽多哩。”钱典史道：“我晓得。不是你老哥在里头，兄弟那里够得上见他。有你老哥拍胸脯，兄弟还有甚么不放心的。你快别多心，以后全仗大力！”一面又替戴升请了一个安，然后辞了出来，自回寓处。后来又去过几次，也有时见着，有时见不着。

忽然一天，钱典史正走进门房，戴升适从上头回事下来，笑嘻嘻的朝着钱典史道：“老弟，有件事情，你要怎样谢我？说了再告诉你。”钱典史一听话内有因，心上一想，便道：“老哥，你别拿人开心，谁不知道戴二太爷一向是一清如水，谁见你受过人家的谢礼！这话也不像你说出来的。”旁边有戴升的一个伙计听了这话，笑道：“真正钱太爷好口才！”戴升道：“真是真，

假是假，不要说顽话。我们过这边来讲正经要紧。”钱典史便跟了戴升到套间里，两个人咕咕哝哝了半天，也不知说些甚么，只听得临了一句是钱典史口音，说：“凡事先有了你老哥才有我兄弟，你我还分彼此吗。”说完出来，欢天喜地而去。究竟所说的那个收支差使派他没有。后文再题。

且说黄知府有一天上院回来，正在家里吃夜饭，忽然院上有人送来一角文书，拆开一看，正是保准过班的行知。照例开销来人。便是戴升领头，约齐一班家人，戴着红帽子，上去给老爷叩喜。叩头起来，戴升便回：“绿呢轿子可巧今天饭后送来，家人刚才看过历本，明天上好的日子，老爷好坐着上院。”黄知府点点头儿，又问：“价钱讲过没有？”戴升道：“拿旧蓝呢轿子折给他，找他有限的钱。”黄知府道：“旧轿子抬去了没有？”戴升道：“明天老爷坐了新轿子，就叫他们把旧的抬了去。”黄知府没有别的言语，戴升便退了下来。接着首府、首县，以及支应局、营务处的各位委员老爷，统通得了信，一齐拿着手本前来叩喜。内中只有首府来的时候，黄知府同他极其客气。无奈做此官，行此礼，凭你是谁，总跳不过这个理去。始终那首府按照见上司的规矩见的他。一宵无话。

次日一早，黄知府便坐了绿呢大轿上院，叩谢行知。仍旧坐了知府官厅。惹得那些候补知府们都站起来请安，一口一声的叫“大人”。黄大人正在那里推让的时候，只见有人拿了藩、臬两宪的名帖前来请他到司、道官厅去坐。那些知府又站了班，送他出去。到司、道官厅，各位大人都对他作揖道喜。他依旧一个个的请安，还他旧属的体制。各位大人说：“以后我们是同寅，要免去这个礼的了。”各位大人又一齐让位，黄大人便扭

扭捏捏的在下手一张椅子上坐下。列位看官记清：黄大人现在已经变为道台，做书的人也要改称，不好再称他为黄知府了。

当日黄道台上院下来，便拿了旧属帖子，先从藩台拜起，接着是臬台、粮巡道、盐法道，以及各局总办，并在省的候补道，统通都要拜到。一路上，前头一把红伞；四个营务处的亲兵，一匹顶马，骑马的戴的是五品奖札，还拖着一枝蓝翎^①；两个营务处的差官，戴着白石头顶子，穿着“抓地虎^②”，替他抬轿杠；另外一个号房，夹着护书，跑的满头是汗。后头两匹跟马，骑马的二爷，还穿着外套。黄道台坐在绿呢大轿里，鼻子上架着一副又大又圆，测黑的墨晶眼镜，嘴里含着一枝旱烟袋。四个轿夫扛着他，东赶到西，西赶到东。那个把轿杠的差官还替他时时刻刻的装烟。从午前一直到三点半钟才回到公馆。他老的烟瘾上来了，尽着打呵欠，不等衣服脱完，一头躺下，一口气呼呼的抽了二十四袋。跟他的人，不容说肚皮是饿穿的了。接着还有多少候补大人、老爷们前来道喜，都是戴升替他一个个道乏挡驾。

又过了两天，戴升想巴结主人，趁空便进来回道：“现在老爷已经过了班，可巧大后天又是太太的生日，家人们大众齐了分子叫了一本戏，备了两罇酒，替老爷、太太热闹两天。这点面子老爷总要赏小的，总算家人们一点孝心。”黄道台道：“何苦又要你们化钱？”戴升道：“钱算得什么！老爷肯赏脸，家人们倾

① “红伞”、“奖札”、“蓝翎”：均是表示官员身份的穿戴，仪仗。“红伞”，官员出行时仪仗中的伞盖。“奖札”，奖励的凭证，这里即指五品顶戴的“蓝翎”（帽上的装饰羽毛）。

② 抓地虎：靴名。

家都是愿意的。”黄道台道：“只怕这一闹，不要叫局里那些人知道，他们又有什么公分闹不清爽，还有营务处上的。”戴升道：“老爷的大喜，应该热闹两天才是。”黄道台也无他说，戴升便退了下来，自去办事。不料这个风声传了出去，果然营务处手下的一班营官一天公分；支应局的一班委员一天公分：都是一本戏、两杯酒，一齐拿了手本，前来送礼。黄道台道：“果不出我所料，被戴升这一闹，闹出事情来了。”戴升道：“要他们知道才好。”于是定了头一天暖寿，是本公馆众家人的戏酒，第二天正日，是营务处各营官的；第三天方轮到支应局的众委员。

到了暖寿的第一天晚上，黄道台便同戴升商量道：“做这一个生日，唱戏吃酒，都是糜费，一点不得实惠。”戴升正要回话，忽见门上传进一封电报信来，上面写明“南京来电送支应局黄大人升。”黄道台知道是要紧事情，连忙拆开一看，上头只有号码。黄道台是不认得外国字的，忙请了帐房师爷来，找到一本“华洋历本”，翻出电码，一个一个的查。前头八个字是“南昌支应局黄道台”。黄道台急于要看底下，偏偏错了一个码子，查死查不对。黄道台急了，说：“不去管他，空着这一个字，查底下的罢。”那师爷又翻出三个字，是“军装案”。黄道台一见这三个字，他的心就毕卜毕卜跳起来了。瞪着两只眼睛看他往底下翻。那师爷又翻出六个字，是“帅^① 查确，拟揭参^②”。黄道台此时犹如打了一个闷雷似的，咕呼一声，往椅子上就坐下了。那师爷又翻了一翻，说：“还有哩。”黄道台忙问：“还有甚么？”

① 帅：指总督。

② 揭参：指弹劾。

师爷一面翻，一面说：“朱守、王令均拟革，兄拟降同知^①，速设法。”下头注着一个“荃”字。黄道台便晓得这电报是两江督幕里他一个亲戚姓王号仲荃的得了风声，知会他的。便说：“这事从那里说起！”师爷说：“照这电报上，令亲既来关照，折子还没有出去。观察早点设法，总还可以挽回。”黄道台道：“你们别吵！我此刻方寸已乱，等我定一定神再谈。”

歇了一会子，正要说话，忽见院上文巡捕胡老爷，不等通报，一直闯了进来，请安坐下。众人见他来的古怪，都退了出去。胡老爷四顾无人，方才说道：“护院叫卑职到此，特特为为通知大人一个信。”黄道台正在昏迷之际，也不知回答甚么方好，只是拿眼瞧着他。胡老爷又说道：“护院接到南京制台^②的电报，说是那年军装一案，大人也挂误在里头，真是想不到的事情！护院叫劝劝大人，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过上两个月，冷一冷场，总要替大人想法子的。”此时黄道台早已急得五内如焚，一句话也回答不出。后来听见胡巡捕说出护院的一番美意，真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那一种感激涕零的样子，画也画不出，便说：“求老兄先在护院前替兄弟叩谢宪恩。兄弟现在是被议人员，日里不便出门，等到明儿晚上，再亲自上院叩谢。”说完之后，胡老要赶着回去销差，立刻辞了出来。黄道台此番竟是非常客气，一直送出大门方回。

当下一个人，也不进上房，仍走到小客厅里，背着手，低着头，踱来踱去。有时也在炕上躺躺，椅子上坐坐，总躺不到、坐

① 守、令、同知：官名，守、太守，即知府，令、县令，同知，知府的辅佐员。

② 制台：即总督。

不到三分钟的时候，又爬起来，在地下打圈子了。约摸有四更多天，太太派了老妈子三四次来请老爷安歇，大家看见老爷这个样子，都不敢回。后来太太怕他急出病来，只好自己出来解劝了半天，黄道台方才没精打彩的跟了进去。

到了第二天，本是太太暖寿的正日，因为遭了这件事，上下都没了兴头。太太便叫戴升上去，同他商量，想把戏班子回掉不做。戴升一见老爷坏了事，谁肯化这冤钱，便落得顺水推船说：“家人也晓得老爷心上不舒服，既然太太如此说，家人们过天再替太太补祝罢。”说完出去，叫了掌班的来，回头他说：“不要唱了。”掌班的说：“我的太爷！为的是大人差使，好容易才抓到这个班子，多少唱两天再叫他们回去。”戴升道：“不要就是不要！你不走，难道还在这里等着捱做不成？”掌班的被他骂了两句，头里也听见这里大人的风声不好，知道这事不成功，只好垂头丧气了出来，叫人把箱抬走。一面戴升又去知会了局里、营里，大家亦已得信，今见如此，乐得省下几文。不在话下。

到了下午，大人从床上起身，洗脸吃饭，一言不发；等到过完瘾，那时已有上灯时分。戴升进来回：“外面都已伺候好了。请老爷的示，还是吃过夜饭上院，还是此刻去？”黄大人说：“吃过夜饭再去。”原来这位黄大人的太太最是知书识礼的，一听丈夫降了官，便同戴升说：“现在老爷出门，是坐不来绿呢大轿^①的了。我们那顶旧蓝呢的又被轿子店里抬了去，你看向那位相好老爷家借一顶来？”戴升道：“现在的事情，没头没脑，不

① 绿呢大轿：一种官阶标志，当时三品以上官员才坐绿呢大轿。

过一个电报，还作不得准。据家人的意思，老爷今天还是照旧，等到奉到明文再换不迟。况且同人家去借，面子上也不好说。”太太说：“据我看，这桩事情不会假的，再坐着绿大呢的轿子上院，被人家指指摘摘的不好，不如换掉了妥当。横竖早晚要换的，家里有的是老太爷不在的时候，人家送的蓝大呢帐子，拿出两架来把他蒙上，很容易的事。”一面说，一面就叫姨太太同了小姐立刻去開箱子，找出三个蓝呢帐子，交给戴升拿了出去。戴升回到门房里说道：“说起来，我们老爷真真可怜！好容易创了一顶绿大呢的轿子，没有坐满五回，现在又坐不成了。太太叫把蓝呢蒙上，说得好容易，谁是轿子店里的出身？我是弄不来。好在老爷是糊里糊涂的，今儿晚上让他再多坐一次。吩咐亲兵，明天一早叫轿子店里的人来一两个，带了家伙，就在我们公馆里把他蒙好就是了。”究竟黄大人是否仍坐绿呢大轿上院，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 回

白简^① 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却说黄道台吃过了晚饭，又过了瘾，一壁换衣服，一壁咳嗽叹气。扎扮停当，出来上轿，仍旧是红伞顶马，灯笼火把而去。到得院上，一个人踱进了司、道官厅。胡巡捕听说他来，因为一向要好的，赶忙进去请了安，说：“护院正会客哩，等等再上去回。大人吃过饭了没有？”黄道台说：“偏过了。老哥，你这称呼要改的了，兄弟是降调人员，不同老哥一样吗？”说着，就要拉胡巡捕坐下谈天。胡巡捕也半推半就的坐了。说不到两三句话，便说：“卑职要上去瞧瞧看，客人去了，好进去回。”黄道台又说了一声“费心”。胡巡捕去不多时，就来相请。黄道台把马蹄袖放了下来，又拿手整一整帽子，跟了进去。护院已经迎出来了。

一到屋里，黄道台请了一个安，跟手跪下磕了一个头，又请了一个安，说：“叩谢大人为职道事情操心。”归坐之后，接着就说：“职道没有福气伺候大人。将来还求大人栽培，职道为牛为马也情愿的。”护院道：“真也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制台的电报说虽如此说，折子还没有出去。昨日胡巡捕回来，讲老哥有

① 白简：弹劾的奏折。

位令亲在幕府里，为甚么不托他想法子去挽回挽回？”黄道台道：“虽是职道的亲戚在里头，怕的是制军面前不大好说话。总求大人替职道想个法子，疏通疏通。职道也不敢望别的好处，但求保全声名，即就感戴大人的恩典已经不浅。”说着，又离座请了一个安。护院道：“我今天就打个电报去。但是令亲那里，你也应该复他一电，把底子搜一搜清，到底是怎么一件事。”黄道台道：“不用问得。”一面说，一面把嘴凑在护院耳朵跟前，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遍，方才高声言道：“少不得总求大人的栽培。”护院听了他话，皱了一回眉头说：“老哥当初这件事，实在你自己大意了些，没有安排得好，所以出了这个岔子。”黄道台答应了一声“是”。护院又着实宽慰他几句，叫他在公馆里等信：“我这里立刻打电报去，少不得要替你想法子的。”然后端茶送客。黄道台辞了出来，胡巡捕赶上说：“护院已经答应替大人想法子，看起来这事一定不要紧，等到一有喜信，卑职就立刻过来。”黄道台连说：“费心！……”又谦逊了一回，然后上轿而去。

一霎回到公馆，他老人家的气色便不像前头的呆滞了。下轿之后，也不回上房，直到大厅坐下，叫请师爷来，告诉他缘故，叫他拟电报，按照护院的话，就托王仲荃替他查明据实电复。师爷说：“这个电报字太多，若是送到电报局里去，单单加一的译费就得好几角，不如我们费点事，翻好了送去。”黄道台点头称“是”。师爷便取过那本“华洋历本”来，查着“电报新编”一门，一个一个的码子写了出来，打发二爷送去。黄道台方才回到上房，脱去衣服，同太太谈论护院的恩典。太太也着实感激，说：“等到我们有了好处，怎么补报补报他方好。”当下安

寝无话。

且说戴升看见老爷打电报，等到老爷进去，他便进来问过师爷，方才知道底细。师爷说：“这事护院很肯帮忙，看来还有得挽回。”戴升鼻子里哼的冷笑一声，说：“等着罢！我是早把铺盖卷好等着的了，想想做官的人也真是作孽，你瞧他前天升了官一个样子，今儿参掉官又是一个样子。不比我们当家人的，辞了东家，还有西家，一样吃他妈的饭，做官的可只有一个皇帝，逃不到那里去的。你说护院肯帮忙，护院就要回任的，未见得制台就听他的话。以后的事情瞧罢咧！能够不要我们卷铺盖，那是最好没有。”一头说着，一头笑着出去。师爷也不同他多舌，各自归房不题。

且说黄道台在公馆里一等等了三天，不见院上有人来送信，把他急的真如热锅上蚂蚁一般，走出走进，坐立不安。真正说也不信：官场的势利，竟比龙虎山上张真人的符还灵。从前黄道台才过班的时候，那一天不是车马盈门，还有多少人要见不得见；到了如今，竟其鬼也没有一个，便是受过他的是拔，新委支应局收支委员的钱典史，也是绝迹不到，并且连戴升门房里，亦有四五天没有他的影子了。黄道台此事却不在意。但是胡巡捕素来最要好、最关切的人，他今不来，可见事情不妙。到了第四天饭后，他老人家已经死心塌地，绝了念头。一等等到天黑，忽见戴升高高兴兴拿了一封信进来，说：“院上传见，这封信是文巡捕胡老爷送来的。大约南京的事情有了好消息，所以院上传见。”黄道台连忙取过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敬禀者：窃卑职顷奉抚宪面谕，刻接制宪电称，所事尚未出奏，已委郭道查办，定可转圜。嘱请宪驾

即速到院。肃此谨稟。恭叩大人福安。伏乞垂鉴。卑职尔调谨稟。

黄道台尚未看完，便说：“这件事情，仲荃太胡闹了。现在影子都没有，怎么就打那么一个电报呢？真正荒唐！”一手拿着信，一头嚷着，赶到上房告诉太太去了。大家听着，自然欢喜。

他便立刻换衣服，坐轿子上院。到了官厅里，胡巡捕先来请安。此番黄道台的架子比不得那天晚上，便站着同他讲话，不让他坐。胡巡捕也不敢坐。黄道台道：“天下那里有这样荒唐人！想我们舍亲凭空来这们一个电报！现在委了郭观察查办，那事就好说了。”说着，胡巡捕进去回过出来请见。黄道台此番进去，却换了礼节，仍旧照着他们司、道的规矩，见面只打一恭，不像那天晚上，叠二连三的请安了。护院告诉他：“那天吾兄去后，兄弟就打了一个电报给江宁藩台，因为他也是兄弟的相好，托他替吾兄想个法子。刚才接到他的回电，老兄请看。”一面说，一面把电报拿了出来给黄道台看。只见上面写的是：“江电谨悉。黄道事折已缮就。遵谕代达，帅怒稍霁，饬郭道确查核办。本司某虞电。”黄道台看完，便重新谢过护院，说了些感激的话，辞了出来。

回到公馆，也不晓得甚么人给的信，所有局里的、营务上的那些委员，一个个都在公馆里等着请安。黄道台会了几个，其余一概道乏，大家回去。只有钱典史一直落了门房，同戴升商量，托他替回，就说：“这两日知道大人心上不舒服，不敢惊动，所以太太生日，送的戏也没有唱。现在是没有事的了。况且我又是受过栽培的人，比别人不同，应该领个头，邀集两下里的同事、同寅，前来补祝。老哥，你看就是明天如何？烦你就

替我先上去回一声。”戴升道：“兄弟别客气罢！前两天我们这里真冷清，望你来谈谈，你也不来。这一会子又来闹这个了。”

钱典史把脸一红道：“我不是不来，怕的是碰在他老人家不高兴头上，怪不好意思的。现在这样，也是我们的一点孝心，是不好少的。”戴升道：“我知道了。你别着忙，少不得说定日子就给你信的。”原来钱典史自从那一天同戴升私语之后，第二天便奉到支应局的札子，派他做了收支委员。一切谢委到差，都是照例公事，不必细赘。凡是做书，叙一桩事情，有明点，有暗点，有补点。此番钱典史得差，乃是暗点兼补点法，看官不可不知。

闲话休题。且说是日钱典史去后，戴升一想这话不错，立刻就到上房，不说钱典史的主意，竟其算他自己的意思，说道：“前天太太生日，家人们本来要替太太祝寿的，偏偏来了这们一个电报，闹了这几天。家人连饭也几天没有吃，夜间也睡不着觉，心里想，好容易跟得一个主人，总要望主人轰轰烈烈的，升官发财方好。况且老爷官声，统江西第一，算来决计不会出岔子的。前几天家人同伙当中，还有几个一天到晚垂头丧气，想着要求某老爷、某老爷外头荐事情，公馆里的事情都不肯做。这些没有良心的东西，真把家人家恨的了不得！”黄道台道：“这些没良心的王八蛋，还好用吗？是那一个？立刻赶掉他！”戴升道：“名字也不用说了。常言大人不记小人过，这些没有良心的东西，将来总没有好日子，等着瞧罢。”当下太太也帮着劝解一番，黄道台方始无言，然后讲到看日子补祝寿，局里头是钱太爷领头，还要照上回说的一样办。黄道台应允了。就看定日子，后天为始。戴升出来，就去通知了钱典史。仍旧是

众家人头一天暖寿，局里第二天，营务处第三天，捱排下去。

打条子给县里，请他知会学里老师去封戏班子的箱。不上半天，仍旧上回那个掌班的押着戏箱来到公馆。先见门政大爷戴大爷，请过安。那掌班的说：“我的大太爷！上回唱过不结了吗！害的咱东也找人，西也找人，为的是大人差事，赚钱事小，总要占个面子。那里知道半天里一个雷，说不唱了。我大太爷！那真啃死小人了！足足赔了一百二十四吊，就是剩了条裤子没有进当！幸亏好，今儿还是咱的差使，赏咱们个面子，咱恨不得竭力报效。大太爷你想，咱班子里一个老生，一个花脸，一个小生，一个衫子，都是刮刮叫，超等第一名的角色：老生叫赛菊仙，花脸叫赛秀山，小生叫赛素云，衫子叫赛云。”戴升道：“怎么全是‘赛’？只怕赛不过罢！”掌班的发急道：“这原是江西有名的‘四赛’，谁不知道。等到开了台，大太爷听过，就知道咱不是说的瞎话。”戴升道：“唱的好，没有话说；唱的不好，送到县里，赏你三百板子一面枷。”掌班的道：“唱的不好，也有你大太爷包涵，唱的好了，更不用说，只你大太爷一句话，多不敢想，把大人库里的元宝赏咱两个，补补上回的数，那就是大太爷栽培小人了。”戴升道：“他有银子在他手里，我想赏你，他不肯，亦是没在法想。”掌班的道：“大太爷你别瞒我，谁不知道支应局的戴大太爷，大人跟前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只要你老吩咐就是了，不要说一个元宝，就是上千上万的，也尽着你拿。”戴升道：“那倒好了。我有这些银子，也不在这里当门口了。”正说着话，可巧上头来叫戴升，就此把话打断。

有话便长，无话便短。转瞬间，便到了暖寿的那一天。班子里规矩，两点钟就要开锣，黄道台因为此事，上院请了三天

假，在公馆里吃过午饭，就同看太太出来坐在大厅上听戏。还有姨太太、小姐，一个个都打扮着像花蝴蝶似的，一同陪着瞧戏。

黄道台还有一个少爷，今年只得十三岁，是姨太太养的。因为太太没有儿子，却拿他爱如珍宝，把这位少爷脾气惯的比谁还要利害。他说要天上日头，就得有人拿梯子才好；不然，他那牛性一发，十个老爷也强他不过。这天唱戏，他一早就钻在戏房里，戴着胡子，尽着在那里使枪耍棒。班子里人为的是少爷，也不敢多讲。后来倒是一个唱小丑的看不过，说了一句：“我的少爷，我们在这里唱戏，你老倒在这里做清客串了。”少爷听了不懂。跟少爷的二爷听了这话，就朝着那个唱小丑的眉毛一竖，说他糟蹋少爷，一定要上去回。唱小丑的不服，两个人就对打起来。掌班的看不过，过来把那个唱小丑的吆喝下来，又过来替二爷赔不是，劝他同少爷厅上去瞧戏，戏房里人多口杂，得罪了少爷可不是玩的。那二爷方才同了少爷出来。少爷始终，偷了人家一挂胡子，藏在袖子里。掌班的查着了，也不敢问。

少停天黑，台上停锣预备上寿。老爷、太太一齐进去，扎扮出来。老爷穿的是朝珠补褂，太太穿的是红裙披风。双双站立厅前，同受众人行礼。起先是自己家里的人，接着方是戴升领着合府秀人。那戴升头戴红缨大帽，身穿元青外套。其余的也有着马褂的，也有只穿一件长袍的，一齐朝上磕头，老爷站在上面，也还了一个辑。太太也福了一福。众家人叩头起来，便是众位师爷行礼。太太回避，单是黄道台出来让了一回。大家散去。接着合省官员，从知府以下的，都来上手本。黄道台吩

咐一概挡驾。独有钱典史,也不管厅上有人没人,身穿彩画蟒袍,头戴五品奖札,走到居中,跪下磕了三个头,起来请过安,又要找太太当面叩见、叩祝。太太见他进来的时候,早已走开了。黄道台又同他客气一回,让他在这里看戏。他说:“卑职不比别人,应得在这里伺候的。”诸事停当,方才坐席开锣,重跳加官,捱排点戏,直闹到十二点半钟方始停当。

却说这一天送礼的人倒也不少,无非这酒、烛、糕桃、幛屏之类居多,全是戴升一个人专管此事。某人送的某物,开发力钱多少,一一登帐记清。戴升还问人家要门包,也有两吊的,也有一吊的,真正是细大不捐,积少成多,合算起来也着实不少。还有些候补老爷们,知道黄道台同护院要好,说得动话,便借此为由,也有送一百两的,也有送五十两的,也有送衣料、金器的。那门包更不用说了。凡送现银子及衣料、金器的,因为太太吩咐过,一概立时交进;其余晚上停锣之后交帐,太太要亲自点过,方才安寝。

转瞬之间,已过三天,黄道台上院销假。又过了几天,几来拜寿的同寅地方,一处处都要去谢步。暗中又托人到郭道台那里打点,送了一万银子。郭道台就替他洗刷清楚,说了些“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话头,禀复了制台。那制台也因得了护院的信,替他求情,面子难却,遂把这事放下不题。且说黄道台仍旧当他的差使。因为护院相信他,甚么牙厘局^①的老总、保甲局^②的老总、洋务局的老总,统通都委了他,真正是锦上添花,通省

① 牙厘局:掌管厘金税收。

② 保甲局:掌管保甲治安。

再找不出第二个。无奈实缺巡抚已经请训南下，不日就要到任。别人还好，独有那位藩台大人，是盐法道署的，他这人生平顶爱的是钱。自从署任以来，怕人说他的闲话，还不敢公然出卖差缺。今因听得新抚台不久就要接任，他指日也要回任，这藩台是不能久的。他便利令智昏，叫他的幕友、官亲，四下里替他招揽买卖：其中以一千元起码，只能委个中等差使，顶好的缺，总得头二万银子。谁有银子谁做，却是公平交易，丝毫没有偏枯。有的没有现钱，就是出张到任后的期票，这位大人也收。但是碰着一个现惠的，这出期票的也要退后了。

闲话休题。且说这位藩台大人，自从改定章程，划一不二，却是“臣门如市”，生涯十分茂盛。内中便有一个知县看中一个缺，一心想要，便走了藩台兄弟的门路，情愿报效八千银子。藩台应允，立时三面成交。正要挂出牌去，忽然院上传见，赶忙打轿上院。护院接见之下，原来不为别事，为的是胡巡捕当了半年的差，很献殷勤，现在护院不久就要交卸，意思想给他一个美缺，无非是调剂他的意思。不料护院指名所要的那个缺，就是这位藩台大人八千两头出卖的那个缺。护院话已出口，藩台心下好不踌躇。心想：“缺是多得很。若是别一个还好，偏偏这个昨天才许了人家，而且是现银交易。初意以为详院挂牌，其权仍旧在我，不料护院也看中是这个缺，叫我怎么回头人家呢。”转念一想：“横竖他不久就要回任的，司、道平行，他也与我一样。他要照应人，何不等他回任之后，他爱拿那个缺给谁，也不管我事，何必这时候来抢我的衣食饭碗呢。然而又不便直言回复。不如另外给他个缺，敷衍过去。”主意打定，便回护院道：“大人所说的这个缺，一来离省较远，二来缺分听说也徒有

虚名，毫无实在。胡令当差勤奋，又是大人的吩咐，等司里回去，再对付一个好点的缺调剂他。今天晚上就来禀复。至于大人所说的这个缺，现在有应署人员，司里回去也就挂牌出去。”护院道：“通省的缺，依我看，这个也上等的了，难道还不算好？”藩台道：“缺纵然好，也要看民情如何。那地方民情不好，事情不大好办。等司里对付一个民情好点的地方，也不负大人栽培他这一番盛意。”

原来这藩台卖缺，护院已有风闻，大约这个缺已经成交的了。心上原想定要同他争一争；既而一想，我又不久就要回任的，何苦做此冤家。他既说得如此要好，且看他拿甚么好地方来给我。遂即点头应允，说了声“某翁费心”，藩台方始辞别回去。一霎时回到本衙，吃过了饭，正在签押房里过瘾。只见他兄弟三大人走进房间，叫了一声“哥”。藩台问他：“甚么事？”三大人说：“昨天九江府出缺。今天一早，票号里一个朋友接到他那里的首县一个电报，托号里替他垫送二千银子，求委这首县代理一两个月。这个缺也有限，不过是面子上好看些的意思。”藩台道：“九江府也没有听见长病，怎么就会死？”三大人道：“现在只晓得是出缺，论不定是病死，是丁忧^①，电报上没有写明。”藩台道：“首县代理知府，原是常有的事。但是一个知府只值两吊银子，未免太便宜了。老三，生意不好做的这们滥！”三大人说：“我的哥呀！现在不是时候了！新抚台一接印，护院回了任，我们也跟着回任，还不趁捞得一个是一个？”藩台道：“一个知府总不止这个数。要是知府止卖二千，那些州、县岂不更

^① 丁忧：官员父母死后，须守丧三年，才能复职。

差了一级呢？”三大人道：“缺分有高低，要看货讨价，这代理不过两三个月的事情。”藩台道：“代理就不要挂牌吗？”三大人道：“牌是自然要挂的。”藩台道：“要挂这张牌，至少叫他拿五千现银子。代理虽不过两三个月，现在离着收漕^①的时候也不远了，这一接印，一分到任规、一分漕规，再做一个寿，论不定新任过了年出京，再收一分年礼，至少要弄万把银子。现在叫他拿出一半，并不为过。况且这万把银子都是面子上的钱。若是手长些，弄上一底一面，谁能管他呢。”

三大人见他哥这们一说，心上自己转念头，说：“哥的话并不错。”便对他哥道：“既然如此，等我去找票号里那个朋友，叫他今天就打个电报去回他，说五千银子一个不能少。是不是，叫他当天电复。有个缺在这里，还怕鱼儿不上钩。况且省里的候补知府多得很哩。”藩台道：“是呀。你就立刻去找那个朋友，好歹叫他给一个回信。他不要，还有别人呢。”原来这位署藩台姓的是何，他有个绰号，叫做荷包。这位三大人也有一个绰号，叫做三荷包。还有人说，他这个荷包是个无底的，有多少，装多少，是不会漏掉的。

且说这三荷包辞了他哥出来，也不及坐轿，便叫小跟班的打了灯笼，一直走到司前一片汇票号里，找到档手的倪二先生，就是拿电报来同他商量的那个朋友。这倪二先生，有名的烂好人，大家都叫他泥菩萨。他这人专门替人家拉皮条，溜钩子。有藩台在盐道任上，三荷包帐房，一直同他来往。及至署了藩台，卖买更好，进出的多，他来的更比前殷勤。通藩司衙

① 收漕：征收钱粮。漕，就是水运，由水运的粮食为漕运。

门，上上下下，以及把门的三小子，没一个不认得泥菩萨；就是衙门里的狗，见了他面善，要咬也就不咬了。三荷包进了他的店，一叠连声的喊“泥菩萨”。泥菩萨听见，便知是早上那件事情的回音来了，赶忙出来接了进去。见面之后，泥菩萨便问：“那事怎么样了？”三荷包道：“你这人，人人都叫你‘菩萨’，我看你比强盗还利害。我们自家人，你好意思给我当上？”

倪二先生发急道：“这从那儿说起！我是甚么东西，敢给三大人当上？”三荷包道：“说句顽话，也值急得这们样？”倪二先生道：“我的三大人！你可知道，我是泥做的，禁不起吓，一吓就要吓化了的。”说着，两个人又哈哈的笑了。笑过之后，三荷包便一五一十的，把他哥的话告诉了倪二先生。倪二先生道：“我说句不知轻重的话，不怕你三大人招怪，现在新抚台指日到任，今兄大人不日就要回任的，现在乐得捞一个是一个。前途出到二千，据我看，也是个分上了。如今叫他多，也多不到那里，反怕事情要弄僵。我劝三大人，还是回去劝劝令兄大人，便宜他这一遭。有我做中人，将来少不得要找补的。”三荷包道：“我休尝不是这样说。无奈我们大先生一定要扳个价，叫我怎么样呢。”倪二先生道：“事已到此，不添不成功。这里头有二八扣，现在我情愿白效劳，就把这四百两也报效了令兄大人。这总说得过了。”三荷包道：“他的有了，你的不要了，我呢……就是你，也没有白效劳的。”倪二先生道：“二千之外，我早替三大人想好了，还用吩咐吗。”

三荷包把身子凑前一步，低声问道：“多少呢？”倪二先生道：“加二。”三荷包道：“泥菩萨，你是知道我的用度大的，这一点怎么够呢！我们大先生那里，二千答应下来答应不下来，

尽着我去抗，横竖叫他代理这缺就是了。但是我两个，总得叫他好看些。”倪二先生道：“我另外提开算，单尽你三大人罢。多要了开不出口，如果些微润色点，我旁边人就替他硬做主，还可以使得。我的意思，二成之外，再加一百，一共五百两。倘若别人，我们须得三一三十一的分派，现在是你三大人，我们兄弟分上，你尽着使罢。”三荷包道：“这个不算数，看你的分上，以后要多照顾些才是。”倪二先生道：“这个自然。承你三大人看得起我，做了这两年的朋友，难道我的心，三大人你还不晓得吗？”三荷包道：“你赶今晚就复他一个电报，叫他预备接印。大先生跟前有我哩。”倪二先生欢天喜地的答应了，又奉承了几句话，三荷包方才回去。此事他哥能否应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却说三荷包回到衙内，见了他哥，问起“那事怎么样了”。三荷包道：“不要说起，这事闹坏了！大哥，你另外委别人罢，这件事看上去不会成功。”藩台一听这话，一盆冷水从头顶心浇了下来，呆了半晌，问：“到底是谁闹坏的？由我讨价，就由他还价；他还过价，我不依他，他再走也还像句话。那里能够他说二千就是二千，全盘都依了他？不如这个藩台让给他做，也不必来找我了。你们兄弟好几房人，都靠着我老大哥一个替你们一房房的成亲，还要一个个的捐官。老三，不是我做大哥的说句不中听的话，这点事情也是为的大家，你做兄弟的就是替我出点力也不为过，怎么叫你去说说就不成功呢？况且姓倪的那里，我们司里多少银子在他那里出出进进，不要他大利钱，他也有得赚了。为着这一点点他就拿把，我看来也不是甚么有良心的东西！”

原来三荷包进来的时候，本想做个反跌文章，先说个不成功，好等他哥来还价，他用的是“引船就岸”的计策。先看了他哥的样子，后来又说什么由他还价，三荷包听了满心欢喜，心想这可由我杀价，这叫做“里外两赚”。及至听到后半，被他哥埋怨了这一大篇，不觉老羞成怒。

本来三荷包在他哥面前一向是极循谨的，如今受他这一番排揎，以为被他看出隐情，听他容身天地，不禁一时火起，就对着他哥发话道：“大哥，你别这们说。你要这们一说，咱们兄弟的帐，索性大家算一算。”何藩台道：“你说什么？”三荷包道：“算帐！”何藩台道：“算什么帐？”三荷包道：“算分家帐！”

何藩台听了，哼哼冷笑两声道：“老三，还有你二哥、四弟，连你弟兄三个，那一个不是在我手里长大的？还要同我算帐？”三荷包道：“我知道的。爸爸不在的时候，共总剩下也有十来万银子。先是你捐知县，捐了一万多，弄到一个实缺；不上三年，老太太去世，丁艰下来，又从家里搬出二万多，弥补亏空；你自己名下的，早已用过头了。从此以后，坐吃山空，你的人口又多，等到服满，又该人家一万多两。凭空里知县不做了，忽然想要高升，捐甚么知府，连引见走门子，又是二万多。到省之后，当了三年的厘局总办，在人家总可以剩两个，谁知你还是叫苦连天，论不定是真穷还是装穷。候补知府做了一阵子，又厌烦了，又要过甚么班。八千两银子买一个密保，送部引见。又是三万两，买到这个盐道。那一注不是我们三个的钱。就是替我们成亲，替我们捐官，我们用的只好算是用的利钱，何曾动到正本。现在我们用的是自家的钱，用不着你来卖好！甚么娶亲，甚么捐官，你要不管尽管不管，只要还我们的钱！我们有钱，还怕娶不得亲，捐不得官！”

何藩台听了这话，气得脸似冬瓜一般的青了，一只手络着胡子，坐在那里发愣，一声也不言语。三荷包见他哥无话可说，索性高谈阔论起来。一头说，一头走，背着手，仰着头，在地下踱来踱去。只听他讲道：“现在莫说家务，就是我做兄弟的替你

经手的事情，你算一算：玉山的王梦梅，是个一万二，萍乡的周小辫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上饶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陆子龄五千，庐陵黄霭甫六千四，新畲赵苓州四千五，新建王尔梅三千五，南昌蒋大化三千，铅山孔庆辂、武陵卢子庭，都是二千，还有些一千、八百的，一时也记不清，至少亦有二三十注。我笔笔都有帐的。这些钱，不是我兄弟替你帮忙，请教那里来呢？说说好听，同我二八、三七，拿进来的钱可是不少，几时看见你半个沙壳子漏在我手里？如今倒同我算起帐来了。我们索性算算清。算不明白，就到南昌县里，叫蒋大化替我们分派分派。蒋大化再办不了，还有首府、首道。再不然，还有抚台，就是京控^①亦不要紧。我到那里，你就跟我到那里。要晓得兄弟也不是好欺侮的！”

三荷包越说越得意，把个藩台白瞪着眼，只是吹胡子，在那里气得索索的抖，楞了好半天，才喘吁吁的说道：“我也不要做这官了！大家落拓大家穷，我辛辛苦苦，为的那一项！爽性自己兄弟也不拿我当作人，我这人生在世上还有甚么趣味！不如剃了头发当和尚去，还落个清静！”三荷包说道：“你辛辛苦苦，到底为的那一项？横竖总不是为的别人。你说兄弟不拿你当人，你就该应摆出做哥子的款来！你不做官，你要做和尚，横竖随你自家的便，与旁人毫不相干。”

何藩台听了这话，越想越气。本来躺在床上抽大烟，站起身来，把烟枪一丢，豁琅一声，打碎一只茶碗，泼了一床的茶，褥子潮了一大块。三荷包见他来的凶猛，只当是他哥动手要打

^① 京控：即到京府去告状。

他。说时迟，那进快，他便把马褂一脱，卷了卷袖子，一个老虎势，望他哥怀里扑将来。何藩台初意丢掉烟枪之后，原想奔出去找师爷，替他打禀帖给抚台告病。今见兄弟撒起泼来，一面竭力抵挡，一面嘴里说：“你打死我罢！”起先他兄弟俩斗嘴的时候，一众家人都在外间，静悄悄的不敢则声。等到后头闹大了，就有几个年纪大些的二爷进来相劝老爷放手。一个从身后抱住三老爷，想把他拖开，谁知用了多大的力也拖不开。还有几个小跟班，不敢进来劝，立刻奔到后堂告诉太太说：“老爷同了三老爷打架，拉着辫子不放。”太太听了，这一吓非同小可！也不及穿裙子，也不要老妈子搀，独自一个奔到花厅。众跟班看见，连忙打帘子让太太进去。只见他哥儿俩还是揪在一块，不曾分开。太太急得没法，拚着自己身体，奔向前去，使尽生平气力，想拉开他两个。那里拉得动！一个说：“你打死我罢！”一个说：“要死死在一块儿！”太太急得淌眼泪说：“到底怎么样？”嘴里如此说，心上到底帮着自己的丈夫，竭力的把他丈夫往旁边拉。何藩台一看太太这个样子，心早已软了，连忙一松手，往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

那三荷包却不提防他哥此刻松手，仍旧使着全副气力往前直顶；等到他哥坐下，他却扑了一个空，齐头拿头顶在他嫂子肚皮上。他嫂子是女人，又有了三个月的身孕，本是没有气力的，被他叔子一头撞来，刚正撞在肚皮上。只听得太太啊唷一声，跟手咕咚一声，就跌在地下。三荷包也爬下了，刚刚磕在太太身上。何藩台看了，又气又急：气的是兄弟不讲理，急的是太太有了三个月的身孕，自己已经一把胡子的人了，这个填房太太是去年娶的，如今才有了喜，倘或因此小产，那可不是玩

的。当时也就顾不得别的了，只好亲自过来，一手把兄弟拉起，却用两只手去拉他太太。谁知拉死拉不起。只见太太坐在地下，一手摸着肚皮，一手托着腮，低着头，闭着眼，皱着眉头，那头上的汗珠子比黄豆还大。何藩台问他怎样，只是摇头说不出话。何藩台发急道：“真正不知道我是那一辈子造下的孽，碰着你们这些孽障！”三荷包见此光景，搭讪着就溜之乎也。

起先太太出来的时候，另外有个小底下人奔到外面声张起来说：“老爷同三老爷打架，你们众位师爷不去劝劝！”顷刻间，各位师爷都得了信，还有官亲大舅太爷、二舅老爷、姑老爷、外孙少爷、本家叔大爷、二老爷、侄少爷，约齐好了，到签押房里去劝和。走进外间，跟班回说：“太太在里头。”于是大家缩住了脚，不便进去；几个本家也是客气的，一齐站在外间听信。后首听见三老爷把太太撞倒，太太啊唷一声，大家就知道这事越闹越大，连劝打的人也打在里头了。跟手看见三老爷掀帘子出来，大家接着齐问他甚么事，三老爷因见几个长辈在跟前，也不好说自己的是，也不好说他哥的不是，但听得说了一声道：“咱们兄弟的事，说来话长，我的气已受够了，还说他做甚！”说罢了这一句，便一溜烟外面去了。这里众人依旧摸不着头脑。后来帐房师爷同着本家二老爷，向值签押房的跟班细细的问了一遍，方知就里。

二老爷还要接着问别的，只听得里面太太又在那里啊唷啊唷的喊个不住，想是刚才闪了力了，论不定还是三老爷把他撞坏的。大家都知这太太有了三个月的喜，怕的是小产。外间几个人正在那里议论，又听得何藩台一叠连声的叫人去喊收生婆，又在那里骂上房里的老妈子：“都死绝了，怎么一个都不

出来？”众跟班听得主人动气，连忙分头去叫。不多一刻，姨太太、小姐带了众老妈，已经走到屏门背后。于是众位师爷只好回避出去。姨太太、小姐带领三四个老妈进来，又被何藩台骂了一顿，大家不敢做声。好容易五六个人拿个太太连抬带扛，把他弄了进去。何藩台也跟进上房，眼看着把太太扶到床上躺下。问他怎样，也说不出怎样。

何藩台便叫人到官医局里请张聋子张老爷前来看脉。张聋子立刻穿着衣帽，来到藩司衙门，先落官厅，手本传进；等到号房出来，说了一声“请”，方才跟着进去。走到宅门号房站住，便是执帖二爷领他进去。张聋子同这二爷，先陪着笑脸，寒暄了几句，不知不觉领到上房。何藩台从房里迎到外间，连说：“劳驾得很！……”张聋子见面先行官礼，请了一个安，便说：“宪太太欠安，卑职应得早来伺候。”何藩台当即让他坐下，把病源细细说了一遍。不多一刻，老妈出来相请。何藩台随让他同进房间。只见上面放着帐子。张聋子知道太太睡在床上，不便行礼，只说一句“请太太的安”。帐子里面也不则声，倒是何藩台同他客气了一句。他便侧着身子，在床面前一张凳子上坐下，叫老妈把太太的右手请了出来，放在三本书上，他却闭着眼，低着头，用三个指头按准寸、关、尺三步脉位，足足把了一刻钟的时候，一只把完，又把那一只左手换了出来，照样把了半天。然后叫老妈子去看太太的舌苔。何藩台恐怕老妈靠不住，点了个火，揭开帐子，让张聋子亲自来看。张聋子立刻站了起来，只些微的一看，就叫把帐子放下，嘴里说：“冒了风不是顽的！”说完这句话，仍由何藩台陪着到外间开方子。张聋子说：“太太的病本来是郁怒伤肝，又闪了一点力，略略动了胎

气。看来还不要紧。”于是开了一张方子，无非是白术、子芩、川连、黑山栀之类。写好之后，递给了何藩台，嘴里说：“卑职不懂得甚么，总求大人指教。”何藩台接过，看了一遍，连说：“高明得很！……”又见方子后面另外注着一行小字，道是“委办官医局提调、江西试用通判张聪谨拟”十七个字。何藩台看过一笑，就交给跟班的拿折子赶紧去撮药。这里张聋子也就起身告辞。少停撮药的回来照方煎服。不到半个钟头，居然太太的肚皮也不痛了。何藩台方才放心。

只因这事是他兄弟闹的，太太虽然病不妨事，但他兄弟始终不肯服软，这事情总得有个下场。到了第二天，何藩台便上院请了两天假，推说是感冒，其实是坐在家里生气。三荷包也不睬他，把他气的越发火上加油，只好虚张声势，到签押房里，请师爷打禀帖给护院，替他告病；说：“我这官一定不要做了！我辛辛苦苦做了这几年官，连个奴才还不如，我又何苦来呢！”那师爷不肯动笔，他还作揖打恭的求他快写。师爷急了，只好同伺候签押房的二爷咬了个耳朵，叫他把合衙门的师爷，什么舅太爷、叔太爷，通通请来相劝。不消一刻，一齐来了。当下七嘴八舌，言来语去。起先何藩台咬定牙齿不答应。亏得一个舅太爷，一个叔太爷，两个老人家心上有主意，齐说：“这事情是老三不是，总得叫他来下个礼，赔个罪，才好消这口气。”何藩台道：“不要叫他，那不折死了我吗！”舅太爷道：“我舅舅的话他敢不听！”便拉了叔太爷，一同出去找三荷包。

三荷包是一向在衙门里管帐房的，虽说是他舅舅，他叔叔，平时不免总有仰仗他的地方，所以见面之后，少不得还要拍马屁。当下舅太爷虽然当着何藩台说：“我舅舅的话他敢不

听？”其实两个人到了帐房里来，一见三荷包，依旧是眉花眼笑，下气柔声。舅太爷拖长了嗓子，叫了一声“老贤甥”，底下好像有多少话似的，一句也说不出口。三荷包却已看出来意，便说：“不是说要告病吗？他拿这个压制我，我却不怕。等他告准了，我再同他算帐。”舅太爷道：“不是这们说。你们总是亲兄弟。现在不说别的，总算是你让他的。你帮着他这几多年，辛辛苦苦管了这个帐，替他外头张罗，他并不是不知道好歹，不过为的是不久就要交卸，心上有点不高兴，彼此就顶撞起来。”三荷包道：“我顶撞他什么？如果是我先顶撞了他，该剐该杀，听凭他办。”舅太爷道：“我何曾派老贤甥的不是！不过他是个老大哥，你总看手足分上，拚着我这老脸，替你两人打个圆场，完了这桩事。”叔太爷也帮着如此说。他叔叔却不称他为“老贤侄”，比舅太爷还要恭敬，竟其口口声声的叫“三爷”。

三荷包听了，心想这事总要有个收篷，倘若这事弄僵了，他的二千不必说，还有我的五百头，岂不白便宜了别人。想好主意，便对他舅舅、叔叔说道：“我做事不要瞒人。他若是有我兄弟在心上，这桩口舌是非原是为九江府起的。”便如此这般的，把卖缺一事，自头至尾，说了一遍。两人齐说：“那是我们知道的。”三荷包道：“要他答应了人家二千，我就同他讲和。倘若还要摆他的臭架子，叫他把我名下应该分的家当，立刻算还了给我，我立刻滚蛋；叫他从今以后，也不要认我兄弟。”舅太爷道：“说那里话来！一切事情都在娘舅身上。你说二千就是二千。我舅舅叫他只准要二千，他敢不听！”说着，便同叔太爷一边一个，拉着三荷包到签押房来。

跟班的看见三老爷来了，连忙打帘子。当下舅太爷、叔太

爷，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把个三荷包夹在中间。三荷包走进房门，只见一屋子的人都站起来招呼他，独有他哥还是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不动。三荷包看了，不免又添上些气。亏得舅太爷老脸，说又说得出，做又做得出，一手拉着三荷包的手，跑到何藩台面前说：“自家兄弟有什么说不了的事情，叫人家瞧着替你俩担心？我从昨天到如今，为着你俩没有好好的吃一顿饭，老三，你过来，你做兄弟的，说不得先走上去叫一声大哥。弟兄和和气气，这事不就完了吗。”三荷包此时虽是满肚皮的不愿意，也是没法，只得板着脸，硬着头，狠獠獠的叫了声“大哥”。何藩台还没答腔，舅老爷已经张开两撇黄胡子的嘴，哈哈大笑道：“好了，好了！你兄弟照常一样，我的饭也吃的下了。”说到这里，何藩台正想当着众人发落他兄弟两句，好亮光自己的脸，忽见执帖门上来回：“新任玉山县王梦梅王大老爷稟辞、稟见。”这个人可巧是三荷包经手，拿过他一万二千块的一个大主顾，今天因要赴任，特来稟辞。何藩台见了手本，回心转念，想到这是自家兄弟的好处，不知不觉，那面上的气色就和平了许多。一面换了衣服出去，一面回头对三荷包道：“我要会客，你在这里陪陪诸位罢。”大家齐说：“好了，我们也要散了。”说着，舅太爷、叔太爷，同着众位师爷一哄而散。何藩台自己出来会客。

原来这位新挂牌的玉山县王梦梅，本是一个做官好手。上半年在那里办过几个月厘局，不该应要钱的心太狠了，直弄得民怨沸腾，有无数商人来省上控。牙厘局的总办立刻详院，将他一面撤委，一面提集司事、巡丁到省质讯。后来查明是他不合纵容司、巡，任情需索。幸得宪恩高厚，只把司、巡办掉几个，

又把他详院，记大过三次，停委一年，将此事敷衍过去。可巧何藩台署了藩司，约摸将交卸的一个月前头，得到不久就要回任的信息，他便大开山门，四方募化。又有个兄弟做了帮手，竭诚招徕。只要不惜重费，便尔有求必应。王梦梅晓得了这条门路，便转辗托人先请三荷包吃了两杯花酒。齐巧有一天是三荷包的生日，他便借此为名，送了三四百两银子的寿礼，就在姨子家弄了一本戏，叫了几杯酒，聚集了一班狐群狗党，替三荷包庆了一天寿。这天直把三荷包乐得不可开交，就此与王梦梅做了一个知己。可巧前任玉山县因案撤省。这玉山是江西著名的好缺，他便找到三荷包，情愿孝敬洋钱一万块，把他署理这缺。三荷包就进去替他说合。何藩台说他是停委的人，现在要破例委他，这个数还觉着嫌少。说来说去，又添了二千。王梦梅又私自送了三荷包二千的银票。三荷包一手接票子，一面嘴里说：“咱弟兄还要这个吗？”等到这句话说完，票子已到怀里去了。

究竟这王梦梅只办过一趟厘局，而且未曾终局，半路撤回；回省之后，还还帐，应酬应酬，再贴补些与那替他当灾的巡丁、司事，就是钱再多些，到此也就有限了。此番买缺，幸亏得他有个钱庄上的朋友替他借了三千，他又弄到一个带肚子^①的师爷，一个带肚子的二爷，每人三千，说明到任之后，一个管帐房，一个做稿案。三注共得九千，下余的四五千多是自己凑的。这日因为就要上任，前来禀辞，乃官样文章，不必细述。

王梦梅辞过上司，别过同寅，带领家眷，与所有的幕友、家

① 带肚子：官员上任时借垫幕僚的钱。

丁，一直上任而去。在路非止一日。将到玉山的头一天，先有红谕下去，便见本县书差前来迎接。王梦梅的意思，为着目下乃是收漕的时候，一时一刻都不能耽误的。原想到的那一天就要接印，谁知到的晚了，已有上灯时分，把他急的暴跳如雷，恨不得立时就把印抢了过来。亏得钱谷上老夫子前来解劝，说：“今天天色已晚，就是有人来完钱粮漕米，也总要等到明天天亮，黑了天是不收的，不如明天一早接印的好。”王梦梅听了他言，方始无话。却是这一夜不曾合眼。约摸有四更时分便已起身，怕的是误了天亮接印，把漕米钱粮被前任收了去。等到人齐，把他抬到衙门里去，那太阳已经在墙上了。拜印之后，升座公案，便是典史参堂，书差叩贺，照例公事，话休絮烦。

且说他前任的县官本是个进士出身，人是长厚一路，性情却极和平，惟于听断上稍欠明白些。因此上宪甄别属员本内，就轻轻替他出了几句考语，说他是：“听断糊涂，难膺民社。惟系进士出身，文理尚优，请以教谕归部铨选。”本章上去，那军机处拟旨的章京^①向来是一字不易的，照着批了下来。省里先得电报，随后部文到来。偏偏这王梦梅做了手脚，弄到此缺。王梦梅这边接印，那前任当日就把家眷搬出衙门，好让给新任进去。自己算清了交代，便自回省不题。

且说王梦梅到任之后，别的犹可，倒是他那一个帐房，一个稿案，都是带肚子的，凡百事情总想挟制本官。起初不过有点呼应不灵，到得后来，渐渐的这个官竟像他二人做的一样。王梦梅有个侄少爷，这人也在衙门里帮着管帐房，肚里却还明

^① 章京：官名，军机处的办事人员。

白。看看苗头不对，便对他叔子说：“自从我们接了印，也有半个多月，幸亏碰着收漕的时候，总算一到任就有钱进，不如把他俩的钱还了他们，打发他走，免得自己声名有累。”他叔子听了，楞了一楞。歇了一会，才说得一声：“慢着，我自有道理。”侄少爷见话说不进，也就不谈了。

原来这王梦梅的为人最恶不过的。他从接印之后，便事事有心退让，任凭他二人胡作胡为，等到有一天闹出事来，便翻转面孔，把他二人重重的一办，或是递解回籍，永免后患。不但干没了他二人的钱文，并且得了好名声，岂不一举两得。你说他这人的心思毒还不毒？所以他侄少爷说话，毫不在意。

回到签押房，偏偏那个带肚子的二爷，名字唤蒋福的，上来回公事。有一桩案件，王梦梅已批驳的了，蒋福得了原告的银钱，重新走来，定要王梦梅出票子捉拿被告。王梦梅不肯。两个人就斗了一会嘴，蒋福叽哩咕噜的，撅着嘴骂了出去。王梦梅不与他计较，便拿朱笔写了一纸谕单，贴在二堂之上，晓谕那些幕友、门丁。其中大略意思无非是：

本官一清如水。倘有幕友、官亲，以及门稿、书役，有不安本分、招摇撞骗，私自向人需索者，一经查实，立即按例从重惩办，决不宽贷

各等语。此谕贴出之后，别人还可，独有蒋福是心虚的，看了好生不乐。回到门房，心上盘算了一回，自言自语道：“他出这张谕帖，明明是替我关门。一来绝了我的路，二来借着这个清正的名声，好来摆布我们。哼哼！有饭大家吃，无饭大家饿，我蒋某人也不是好惹的。你想独吞，叫我们一齐饿着，那却没有如此便宜！”想好主意，次日堂事完后，王梦梅刚才进去，一众书

役正要纷纷退下，他拿手儿一招道：“诸位慢着！老爷有话吩咐。”众人听得有话，连忙一齐站定。他便拖着嗓子讲道：“老爷叫我叫你们回来，不为别事，只因我们老爷为官一向清正，从来不要一个钱的；而且最体恤百姓，晓得地方上百姓苦，今年年成又没有十分收成，第一桩想叫那些完钱粮的照着串^①上一个完一个，不准多收一分一厘。这件事昨日已经有话，等到定好章程就要贴出来的。第二桩是你们这些书役，除掉照例应得的工食，老爷都一概拿出来给你们，却不准你们在外头多要一个钱。你们可知道，昨天已贴了谕帖，不准官亲、师爷私自弄钱？查了出来，无论是谁，一定重办。你们大家小心点！”说完这话，他便走开，回到自己屋子里去。

这些书差一千人退了下来，面面相觑，却想不出本官何以有此一番举动，真正摸不出头脑。于是此话哄传出去，合城皆知，都说：“老爷是个清官，不日就有章程出来，豁除钱粮浮收，不准书差需索。”那第二件，人家还不理会，倒是头一件，人家得了这个信息，都想等着占便宜。一等三天，告示不曾出来，这三天内的钱粮却是分文未曾收着。王梦梅甚为诧异，说：“好端端，这三天里头怎么一个钱都不见！”因差心腹人出外察听，才晓得是如此如此，这一气非同小可！恨的他要立时坐堂，把蒋福打三千板子，方出得这一口气。后来幸亏被众位师爷劝住，齐说：“这事闹出来不好听。”王梦梅道：“被他这一闹，我的钱还想收吗？”钱谷师爷道：“不如打发了他。这件事总算没有，他的话不足为凭，难道这些百姓果真的抗着不来完吗？”

① 串：指单据、凭证。

王梦梅见大家说得有理，就叫了管帐房的侄少爷来，叫他去开销蒋福，立时三刻要他卷铺盖滚出去。侄少爷道：“三千头怎么说？”王梦梅道：“等查明白了没有弊病，才能给他。”侄少爷道：“这话恐怕说不下去罢。”王梦梅道：“怎么你们都巴望我多拿出去一个，你们才乐？”侄少爷碰了这个钉子，不敢多说话，只得出来同蒋福说。蒋福道：“我打老爷接印的那一天，我就知道我这饭是吃不长的。要我走容易得很，只要拿我的那三千洋钱还我，立时就走。还有一件：从前老爷有过话，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老爷有得升官发财，我们做家人的出了力、赔了钱，只落得一个半途而废。这里头请你少爷怎么替家人说说，利钱之外，总得贴补点家人才好。还有几桩案子里弄的钱，小事情，十块、二十块，也不必提了。即如孔家因为争过继，胡家同卢家为着退婚，就此两桩事情，少说也得半万银子。老爷这个缺一共是一万四千几百块钱，连着盘费就算他一万五。家人这里头有三千，三五十五，应该怎么个拆法？老爷他是做官的人，大才大量，谅来不会刻苦我们做家人的。求少爷替家人善言一声，家人今天晚上再来候信。”说罢，退了出去。

侄少爷听了这话，好不为难，心下思量：“他倒会软调脾，说出来的话软的同棉花一样，却是字眼里头都含着刺。替他回的好，还是不替他回的好？若是直言摆上，我们这位叔太爷的脾气是不好惹的，刚才我才说得一句，他就排揎我，说我帮着外头人叫他出钱。若是不去回，停刻蒋福又要来讨回信，叫我怎样发付他。说一句良心许，人家三千块钱，那不是一封一封的填在里头给你用的；现在想要干没了人家的，恰是良心上说

不过。况且蒋福这东西也不是甚么吃得光的。真正一个恶过一个，叫我有甚么法子想！也罢，等我上去找着婢子，探探口气看是如何，再作道理。”主意打定，便叫人打听老爷正在签押房里看公事。他便趁空溜到上房，把这事从头至尾告诉了太太一遍。又说：“现在叔叔的意思，一时不想拿这钱还人家。蒋福那东西顶坏不过，恐怕他未必就此干休。所以侄儿来请婢娘的示，看是怎么办的好？”岂知这位太太性情吝啬，只有进，没有出，却与丈夫同一脾气。听了这话，便说：“大少爷，你第一别答应他的钱。叔叔弄到这个缺不轻易，为的是收这两季子钱粮漕米，贴补贴补。被蒋福这东西如此一闹，人家已经好几天不交钱粮了！你叔叔恨的牙痒痒，为的是到任的时候，他垫了三千块钱，有这点功劳，所以不去办他。至于那注钱亦不是吃掉他的，要查明白没有弊病才肯给他。你若答应了他，你叔叔免不得又要怪你了。”侄少爷听了这话，不免心下没了主意，又不好讲别的，只得搭讪着出来，回到帐房，闷闷不乐。忽见帘子掀起，走进一人。你道是谁？原来就是蒋福听回信来了。侄少爷一见是他，不觉心上毕拍一跳。究竟如何发付蒋福，与那蒋福肯干休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 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却说蒋福走进帐房探听消息，侄少爷无法，只得同他说道：“你的钱，老爷说过，一个不少的，但是总得再过几天才能还你。好在你的家眷也同了来，今日说走，今日也未必动得身。等你动身的时候，自然是还你的。”这位侄少爷总算得能言会道，不肯把叔子的话直言回复蒋福，原是免得淘气的意思。然而那一种吞吞吐吐的情形，已被蒋福看透，听罢之后，不禁鼻子管里哼哼冷笑了两声，说：“这算甚么话！要人走，钱不还人家，这个理信倒少有。现在也不必说别的，我们同到府里评评这个理去。”侄少爷连忙劝他说：“你放心罢，你这钱断断不会少你的。”蒋福道：“有本事只管少，我也不怕！”说着，自己去了。

原来这蒋福同广信府的一个稿案门上，又是同乡，又是亲家，两人又极其要好。这个稿案门又是府大人第一个红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蒋福从帐房里下来，便一直上府，找到他亲家，说老王不还他钱，他要先到府里上控，求亲家好歹拉一把。他亲家听了，自然是拍胸脯，一力承当，把他欢喜的了不得。当天稿案门就回了本府，说县里这位王大老爷怎么不好，怎么不好。亏得这位本府，自从王梦梅到任以来，为他会巴结，心里还

同他说得来,就说:“这事情闹了出来,面子上不好看,还是不叫他上控的好。”就同刑名^①老夫子商量。刑名道:“太尊的话是极。晚生即刻就找了他来,开导开导他,叫他不要辜负了太尊的美意。”知府说:“如此很好。”刑名便叫自己的二爷拿了名片到县里,请王大老爷便衣过来,有公事面谈。去不多时,果见王梦梅来了。走进书房,作揖归坐,说了几句闲话。刑名老夫子便提到刚才太尊的意思,说:“太尊说的,彼此要好,不要弄出笑话来,只要梦翁把用他的钱给了他,其余无凭无据的事,也断不能容他放肆。”便把蒋福要告他的话说了一遍。

王梦梅听了这话,脸上一红,心上想,此事他既晓得,须瞒他不得,便把蒋福如何可恶,也说了一遍:“现在已经三天没有人来交钱粮。兄弟心上恨不过,所以虽然有钱,也要叫他难过两天再给他,并没有吃没他的意思。至于蒋福说要上控兄弟的话,同城耳目众多,府宪又是精明不过的,况且又蒙你老夫子拿兄弟当做人,兄弟即使有点不好,难道能够瞒过府宪?不要说对不住府宪,连你老夫子也对不住。”刑名道:“这些话谁有工夫去听他,我不过当作闲话谈谈罢了。只要老哥早给他一天钱,早叫他滚蛋一天,大家耳根清楚,不结了吗。”王梦梅又把脸一红,道:“这蒋福原是一个朋友荐来的,说他如何可靠。来了不到三天,就拿了一笔钱,是三千块,叫兄弟替他放,兄弟就是没钱用,也不至于用他们的钱。”刑名道:“是呀。”王梦梅道:“我想他们不过贪图几个利钱,所以就留下他的,替他放在庄上是有的。”刑名道:“不管他是存是放,你只要提还他就是

① 刑名:官名,主事刑事判牒的幕僚,叫刑名师爷。

了。”

王梦梅又楞了一会，道：“说到如此，兄弟无不遵命。明天兄弟便把三千块划过来，放在老夫子这里。兄弟那里，总要查过他没有弊病，才能放他滚蛋。”王梦梅的话，不过是借此收场的意思。刑名亦看出来，便说：“很好，就是如此办。果然有弊病，我还要告诉太尊，重重的办他一办。”说完，王梦梅辞去。次日上府，果然带到一张三千块钱月底期的庄票。刑名收了下来，便问：“你从前出过凭据给蒋福没有？”王梦梅说：“折子是有一个。”刑名道：“今天我先出张收条给你，明天你拿着来换折子便了。”一桩事情，总算府大人从中转圜，蒋福未曾再敢多要，王梦梅也未曾出丑。到了年底，倒是那刑名仗着此事出了把力。写封信来问王梦梅借五百银子过年，王梦梅应酬了他二百两，才把这事过去。此是后话不题。

有话便长，无话便短。且说三荷包自从和他哥讲和之后，但九江府一注卖买，他自己就弄到几百两，连着前前后后经手的多了，少说有万把银子在荷包里了。那时候正值山西水旱，开办赈捐，三荷包到处拉拢，叫人捐官，他自己好赚扣头。他身上原有一个州同^①，就此加捐一个知州，又捐了一个十成花样，归部铨选。可巧他运气好，掣签^②掣得第一。此时他哥大荷包已经回任，他便把帐房银钱交代清楚，立刻进京投供候选。第二个月，山东莒州知州出缺，轮到他顶选，就此选了出来。

① 州同：知州的辅佐官。

② 掣签：抽签，以此法来决定外省官员的任用。

不过这缺苦点。他便把荷包里的钱掏了出来，托人走门子，化上二千两，拜了一位军机大人做老师。这天是手本夹着银票一块儿进去的。等了好半天，军机大人传见。他进去磕了三个头，那军机大人只还了半个揖，让他坐下，只问得两句：“你几时来的？”三荷包回过，又问：“几时走？”三荷包回：“耽搁三四天就走。”说完了两句话，那军机大人就端茶送客，自己踱了进去。三荷包无奈，只好退了下来，回到寓所。次日军机大人差人送来一封书子，说是带给山东抚院的。三荷包收了下来，又送来人八两银子，来人方去。三荷包灯下无事，把封信偷着拆开一看，只见那信只有一张八行书，数一数，核桃大的字不到二十几个，三荷包官场登久了的，晓得大人先生们八行书不过如此。仍旧套好封好。

过了两天，他便离了京城，一直奔赴山东济南省城禀到、禀见，把军机大人的书信投了进去。次日果蒙抚台传见，说：“莒州缺苦，我已经同藩台说过，偏偏昨日胶州出缺，就先挂牌委你署理。随后有别的好点的缺，我再替你对付。”三荷包打千谢过，回说：“卑职学陋才浅，现在的胶州有了外国人，事情很不好办，总求大人常常教训。”抚台道：“好在我目下就要出省大阅，先到东三府，大约不上一月，就可到得胶州。那时候有甚么事，我们当面斟酌再说。你老兄就赶紧到任。”三荷包答应了几声“是”，退了出去。不到晚上，果然藩司前挂出牌来。三荷包自然欢喜。次日大早，连忙到上宪衙门禀谢，也有见得着的，也有见不着的，跟手第二天又拜了一天客，第三天又赴各衙门禀辞。三荷包一面去上任，这里抚台大人也就起身了。

三荷包到了胶州，忙着拜庙^①、接印、点卯、盘库、阅城、阅监、拜同寅、拜绅士，还与前任算交代，整整忙了二十几天方才忙完。接着上县滚单^②下来，晓得抚台是打莱州府一路来的。三荷包得了这信，因他是初次为官，所有铺垫摆设，样样都是创起来，现在又要办这样的大差使，就是有钱，这几天里如何来得及呢。在省城临动身的时候，甚么洋货店里，南货店里，绸缎店里，人家因为他是现任大老爷，而且又是江西盐道的三大人，谁不相信他。都肯拿东西賒给他，不要他的现钱，因此也賒了几千银子的东西。然而立时立刻要办怎么一个差使，还要办得妥贴，着实为难，霎时间把他急得走头无路，如热锅上蚂蚁一般。当下便同衙门里师爷商量。

内中有个书启老夫子，姓丁名自建，是济阳县里一位名孝廉。从前在省城泺源书院肄业，屡屡考在超等。不但八股精通，而且诗词歌赋，天一不会。一笔王石谷的画，一手赵松雪的字，真正刻板无二。从前这位抚台大人做济东道的时候，这丁自建屡次在他手里考过，算得一个得意门生。现在因为丁忧在家，没有事做，仍旧找到旧日恩师，求他推荐一个馆地。幸喜此时这位恩师已经开府山东，一省之内，惟彼独尊，自然是登高一呼，众山响应。因此就把他荐与三荷包，当得一名书启幕宾。这日因见东家为着办差的事，愁的双眉不展，问了众人，也不得一个主意。他便从旁献计道：“东翁现在这差，晚生倒有一个办法。”三荷包忙问：“是何办法？”丁自建道：“我这敝老师生来一

① 拜庙：求拜神庙，如孔庙、关帝庙等。

② 滚单：滚递通知单。

种脾气，颇有阎文介、李鉴堂之风。从前他做道台的时候，晚生曾在他衙内住过几天。其实他的上房里另外有个小厨房，饮食极其讲究，然而等到请起客来，不过四盆两碗，还要弄些豆腐、青菜在里头。他太太就是晚生的敝师母，晚生也曾拜见过几次，一般是珠翠满头，绫罗遍身，然而这位敝老师，无冬无夏，只得一件灰布袍、一件天青哈喇呢外褂，还要打上几个补丁，一顶帽子，也不知从那里古董摊上拾得来的。若照外面看上去，实在清廉得很。其实有人孝敬他老人家，他的为人又极世故，一定必须要领人家情。不过你不去送他，他却决不朝你开口。但凡有过孝敬的，他一定还要另眼看待。所以他的好处，也在这里。现在办他的差使，能够华丽固然是好，倘或不能，依晚生愚见，不妨面子稍些推板点，骨子里头，老老实实的叫他见你个情。横竖一样化钱，在我们一面乐得省事，在他一面又得了实惠，又得了好名声，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三荷包道：“办这个差使，无论如何推板，体制所关，总得有个分寸才好。”丁自建道：“这个容易。现在已经五月天气，今年又热得早，行辕里铺陈过于华丽了，反瞧着叫人心烦，不如清淡些。最好是铺几个外国房间，只要有衾毯、帐子，其余桌围、椅披，一概不要。再弄几百盆花，屋里、院子里，统通摆满。一天两顿，也不用满、汉席，燕菜席，竟请他吃大菜。他这一路来，燕菜烧烤早已吃腻了，等他清淡两天也好。况且有了这个房间，就是外国人来拜，也便当许多。”三荷包听了他话，甚是觉得有理。忽又踌躇道：“这些外国家伙，一时到那里去办呢？”丁自建道：“这个容易。晚生有个朋友，同德国兵官极其要好，就托他去借，连吃大菜的刀叉杯盘，桌子上的摆式，还有做大

菜的厨子，亦问他借用几天。东西不够，再托他替我们借些，总够用的了。”三荷包道：“问人家借厨子，人家就不吃饭了吗？”丁自建道：“这几天就叫这外国人不必开火仓，统通在我们这里做好，叫打杂的替他送去，他也乐得省钱，岂不两全其美。”

三荷包道：“里面如此，大致已妥。外面怎么？”丁自建道：“里头弄好，那外头愈加好说了。但如今到底是用那里的房子做行辕？有了房子，方好摆布。”三荷包道：“你们看那里好？”众位师爷有的说借东门外孙家的，有的说借南门里王家的。三荷包听了都不中意：不是门口不像样，就是房子太浅促。后来还是杂务门高二爷见多识广，是个老办手，忙说：“这两处都嫌远，不如就把书院腾了出来，路又近，房子宽爽，从大门走进来，一直到上房，笔直一条路，岂不比孙家、王家的好？”三荷包一听这话，连说不错。丁自建也忙说好。

三荷包就此托了师爷帮着帐房总办此事，自己也忙着调度。外面篷匠、彩画匠，一切都是高门上去办。里头丁师爷只管借东西，弄厨子，铺设房间。亏得人多手快，日夜不停，足足忙了五六天，居然一律停当。接着上县的滚单又是雪片的滚将下来，说抚院后天可到。三荷包忙着会同了营里出境去接。

且说那胶州营营官本是一员副将，这人姓王名必魁，是个武榜眼出身，拉得一手好弓，射得一手好箭。但是武营里的习气，所有的兵丁平时是从不习练；而且还要克扣粮饷，化公为私。这些弊病，却是一言难尽。只有三年大阅是他们的一重关煞，那一种急来抱佛脚情形，比起那些秀才们三年岁考还要急。抚院来的三月个头里，这协台得了文书，就是心下一个疙瘩。幸亏日子离着还远，不过传齐了标下大小将官，从中军都

司起,以及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叫他们把手下的额子都招招齐,免得临时忙乱。一千人得了这个吩咐,关系自己考程,也就不敢怠慢,所有地方的青皮光棍,没有行业的人,统通被他招了去。从此这干人进了营,当了兵,吃了口粮,就也不去为非作歹,地方上倒平安了许多。不在话下。

且说离着抚院来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大小将弁带领着兵丁们,天天下校场操演,不时这位协台大人还要自己去看操。正是五天一大操,三天一小操,镇日价族旗耀日,金鼓齐鸣,好不齐整,好不威武。列位要晓得,中国绿营的兵,只要有两件本事就可以当得:第一件是会跑。大人看操的时候,所有摆的阵势,不过是一个跟着一个的跑。在校场里会兜圈子,就会摆得阵。排在一溜的叫长蛇阵;团在一堆的叫螺蛳阵。分作八下的叫八卦阵。第二件是会喊。瞧着大人轿子老远的来了,一齐跪在田里,当头的将官,双手高捧手本,口报“某官某人,叩接大人”。大人跟前的戈什^①喊一声“起去”,所有的兵丁,齐齐答应一声“嘎”!这一声要一齐张嘴,不得参差。喊过之后,拔起脚来就跑,又赶到前面伺候去了。所以这一个跑,一个喊,竟是他们秘传的心法,人人要操练的。至于那些耍枪弄棒,顽藤牌,翻筋斗,正月城隍庙里耍枪、卖膏药的一般人都会得两手,此时都找了来,到了校场上,敲着鼓,打着锣,咚咚咚,铿锵铿锵,耍一套,换一套,真正比耍猴还要好看。他们编的名字叫“打对子。”这些样子,今天看看不过如此,明天看看也不过如此,把个协台大人早看的心烦了,看过几次,就派中军替他代

^① 戈什:督、抚的随从武弁。

劳。空了工夫，这班总爷、副爷自己还要吊膀子，下箭道学着射箭。怕的是抚台大人来到，一枝射不中，要说他技艺生疏，送掉前程，那就作下了。年纪大些的，同那打过仗、受过伤的，都改骑射为放枪。射步箭有箭靶子，射马箭是三角皮球，放洋枪是个灰包，一枪过去，枪子穿过灰包，就有多少灰飞了出来，那是顶好看的。这几天里头，文官忙办差，武官忙操演，直忙得个不择饭而食，不择席而卧。

一天滚单到来，知道抚台大人已到前站。三荷包便会同了王协台出境相迎。接着之后，赶到行辕禀见。抚院单传他进见，敷衍了两句，退了下来。跟手到营务处候补道洪大人的公馆里禀见。又拜跟了来的什么文案老爷、巡捕老爷。这些老爷班次不过同、通、州、县，都是三荷包同寅，用不着手本，只叫号房拿着帖子，一处处去拜。拜过之后，等到晚上，打听大人已经睡觉，巡捕陆老爷已经下来。三荷包在省的时候，早同他拜过把子，好托他在大人跟前做个小耳朵。此时见面之后，着实显殷勤。三荷包诉说自己才是才到任，“诸事不周，全仗大力从中照应”。陆巡捕一力承当，说：“诸事老哥放心，都在小弟身上。就是大人跟前的这些二爷，晓得兄弟要好的朋友，那是断断不会作难的。”三荷包听了此言，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外面办差的二爷同着州里管厨的，另外又去找大人带来的厨子，同他讲盘子。那厨子一口咬定要三百吊一天，只伺候大人两顿饭、两顿点心。后首说来说去，好容易讲成功了，统通在内，一天一百五十吊，住一天，算一天。那厨子又同这里管厨的说：“我们大人是最好打发的。你家老爷也不用多化钱，咱们这些伙计也不用费事，只要四碟两碗，他老人家还要看着心

疼。就是这个菜，也不要什么好的，只要一碟韭菜炒肉丝、一碟炒鸡蛋。现在到了夏天了，一碟子拌王瓜、一盘子杂拌，再顿上一碗蛋糕、一碗豆腐汤，多加上些香油，包你都中意。早点心是两个烧饼、一碗稀饭。下半天的点心只要两个馍馍，是万万不会挑眼的。”

管厨的听了这话，连声多谢。彼此分手，跟着本官回来料理。本官三荷包沿途又找着陆巡捕，叨了多少教。接着抚院进了本镜，打过尖。这天，约莫有未牌时候，宪驾已到东门城外，哄动了合城的人，都去看。等了一会子，只见接差的营兵，一个个都掬着大旗，拿着刀，扛着枪，跑的满头是汗，在头里冲头阵。后面方是钦差阅兵大臣的执事，什么冲锋旗、帅字旗、官衔牌、头锣、腰锣、伞扇、令旗、令箭、刽子手、清道旗、飞虎旗、十八般兵器、马道马伞、金瓜钺斧、朝天凳、顶马、提炉、亲兵、戈什哈、巡捕，一对一对的过完，才见那抚院坐着一顶八人抬的绿大呢轿子，缓缓而来。抚院架着一副墨晶眼镜，一手络着胡子，一手扇着一把潮州扇，前呼后拥，好不威武。不上一刻，三声大炮，到了行辕，两边吹鼓亭上奏起乐来。抚院的轿子，一直由戈什扶着，抬到里头下轿。大小官员，齐在那里站班。抚院朝着大众点了点头儿，簇拥着进去，便是一众官员上手本禀见。抚院便把三荷包同王协台^①两个人传了进去，问问地方上的公事，又问问外国人的情形，又同王协台说：“今天已经四点钟了，明天一早到校场看操。”王协台答应着。

抚院说着话，便拿眼睛四下里瞧了一瞧，连说：“太华丽

^① 协台：指副将。

了！……何大哥，我没有出省的时候，就叫人带信给你们，不可过于糜费，怎么还如此费事？”原来抚宪此刻顿的是会客厅，三荷包原按着中国官场体制预备的，一概是绣花铺垫，所以抚院看着嫌他华丽，其实后面住的外国房间还没有瞧见，所以他不知道。三荷包便回：“这是会客厅，后面替大人预备下几间外国房间，不过夏天住着相宜，那里头没有什么摆设。”

抚院一听是外国房间，马上对三荷包说：“你我里头去坐。”当下便撇了王协台，三荷包伺候着抚院进去。只见院子里摆着好几百盆的花，抚院便赞了一声“好”。等到了房间里，四下一瞧，连说：“清爽得很！……”又对三荷包说：“这些外国家伙，只怕价钱也不会便宜在那里呢。”三荷包不肯说是借来的，只好说：“不值甚么钱。”趁空又回：“卑职晓得大人夏天欢喜清爽，所以预备的是外国大菜。”抚院一听外国大菜，楞了一楞，说道：“外国大菜牛羊肉居多，兄弟家里，已经七辈子不吃牛肉，只要家常饭菜便好。你老哥也不必费事，兄弟吃了不及那个舒服。”三荷包道：“外国菜、中国菜统通预备。就是外国菜，免去牛肉亦可以做得。”抚院道：“既有中国菜，我就吃这个好，把那外国菜留着，过天请外国人吃。”三荷包听了这话，立刻丢一个眼色给办差家人，叫他去招呼管厨的，赶紧预备。又谈了一回公事，三荷包方才退了下来，又到各位随员屋子内请安拜见。那抚院吃过晚饭，州官又上手本禀安，巡捕下来说了声道乏。三荷包回去，这里抚院也就安睡。一切都照着巡捕陆老爷吩咐的话预备，所以抚院心上甚是中意。

话休絮烦。且说这一夜工夫，三荷包足足熬了一夜不敢合眼，怕的是误了差使。第二天黑早，传说大人已经起身，厨房里

把预备的稀饭、烧饼早点心端了进去。那时候行辕上已发二鼓了。接着一众官员齐上手本，巡捕下来说：“一概免见，停会校场再见。”说话间已发三鼓。大人出来上轿，合城的官都在那里直挺挺的站着候送。这位抚院甚是谦恭，一路走出来，还朝着他们呵呵腰儿，他们却还直绷绷的一动不动。直等抚院上轿，在轿子里拿手拱了一拱，他们统通齐打一躬，才把个钦差阅兵大臣送出辕门。这里一众官员齐走小路，又要赶在抚院头里，以便迎接。真正是人不停步，马不停蹄，一口气跑到校场。有另外预备的官厅，大家进来，暂时休歇。不上一刻工夫，忽听得三声大炮，那抚院的执事也就到了营门外了。当下是王协台居首，率领着标下弁兵，什么都司、守备、千、把之类，一齐顶盔贯甲佩刀跪迎。王协台另外有个差官替他报名，其余都、守以下，都是自己捧着手本，跪在地下高声喊叫。喊过之后，抚院前的戈什仍旧喊了一声“起去”，众兵丁齐声答应一声“嘎”！只见前呼后拥，簇拥着抚院大轿，向演武厅如飞而来。

且说这校场原在东门外头，地方甚是空阔。上面一座高台，几间厂房，是演武厅，东面是将台，西面是马道。演武厅后面另外有三间起坐，是预备抚院吃饭歇息的处所。演武厅东西两面另外有几架席棚：东面是预备站班的众位官员腿酸了，好进去坐坐，或者换换衣服；西面是预备营务处随员帮着看射箭的。一样摆设公案。

闲话休题。但说那抚院轿子上得演武厅，大小官员接着。抚院下轿，先到后面歇息。营务处上洪大人陪着进去，回了几句话。吃了一碗茶，吩咐升堂。只听得营门外三声大炮，将台上先掌号，随后又吹打起来。抚院升坐之后，便有带来的随员

同着本城州官，营里的王协台上来参堂，连打三躬。抚院还了三躬。接着一班巡捕老爷上去请了一个安，抚院止拱了一拱手。参堂之后，站立两旁。便是王协台顶盔贯甲，挂刀佩弓，从演武厅旁边拔了一面旗，两手拿着，走到抚院公案前，屈了一条腿，嘴里报了声“请大人发令”。抚院吩咐先看洋操，次看阵图，次演放大炮，末了看藤牌同各种技艺。王协台答应下来，走到演武厅台阶上，把面旗子交到中军都司手里。那中军执旗在手，朝着南面越了两越，将台呜呜的奏起西乐来。老远的便见有多少洋枪队，由教习打着外国口号，一斩齐的走了上来。中军又朝着演武厅双膝跪下，报了一声“大人看洋枪队”，然后起来站在一边。这底下便是洋枪队操演，放了几排枪，仍旧由教习押着下去。接着看操演阵势：什么一字长蛇阵、两仪阵、三才阵、四面埋伏阵，五路进攻阵；当中还有什么长蛇阵变螺蛳阵，螺蛳阵变八卦阵。忽而两军对垒，互相厮杀。正在热闹之际，这个挡里放了几门大炮，放的震天价响，众兵各归队伍。照壁墙下，紧对演武厅，支起一架帐篷，上竖起一面大旗，写着“三军司命”四个大字。接着就演藤牌^①并各种技艺，翻筋斗、爬杆子，样样都做到。然后将台上打着得胜鼓，吹着将军令，把所有的队伍，围着校场，由前至后，兜了一个圈子，说是收队。然后中军仍旧拿旗子走上去交给协台，协台跪禀抚院，报了声“请大人收令”。然后抚院退堂吃饭，一众官员亦下去歇息。

吃过午饭重新升座，一切参堂礼毕，就看各将校的步箭。此乃军政大典，王协台虽是二品大员，到了此时也不能不佩弓

① 藤牌：藤制的盾牌。

伺候。向例抚院谦和点的，必定免射，况且他是武鼎甲出身，是天子开轩亲取的门生，就是放出来做个参将，比协台小了一级，也是一概传免。这位抚院性情虽是谦和，无奈他见了这位王协台一脸烟气，问他营里的事情，多是前言不对后语，因此心上就十二分的不舒服他。等到点名的时候，上头巡捕官唱了一声“王将官”，王必魁在底下答应了一声“到”。一面拿弓在手，一面却拿眼睛瞧着上头，一心只指望上头免射，顾全他的面子。谁晓得上头只是不开口。一等等了一刻多工夫，大家都看楞了，上头还是不响。王协台这一气非同小可！只得拔出箭来，搭上弓弦，也不及摆架子、对准头，飕飕飕五支箭接连射去，却是一支都不中。射完之后，照例上来屈膝报名。那抚台见是如此，知道王协台有心瞧他不起，一时恼羞成怒，等他上来报名的时候，便认真发作起来，说：“三年军政，乃是朝廷大典，现奉上谕不准瞻徇。你瞧不起本院，便是瞧不起朝廷！你为一营表率，弓箭尚如此生疏，则其他可想！本院惟有照例奏参，以肃军政！”说完，便叫先摘去他的顶戴，下去候参。

王协台原本因他是武鼎甲出身，抚院不给他面子，免他步射，一时火性发作，有意五支不中。今见抚院动气，便也懊悔不迭，只是跪在地下，不肯起来。抚院也不睬他，便把其余各将官，依次点名校射。抚院又嫌靶子太近，换了一个亲信的巡捕，同了两个戈什，拿弓重新量准。谁知这些巡捕、戈什都是得了他们钱的，任凭抚院如何认真，量来量去，那弓只是在地下打滚。

闲话休题。靶子立好，于是一个个挨次射去。西面席棚子里，另有营务处洪大人帮同校看，免得耽误时候。众人因见抚

院动气，大家俱各小心，不敢怠慢。一时事完，王协台还是跪着不起。抚院退堂之后，少坐一坐，便令起身回辕。众人照例送迎，不须多述。

且说抚院回到行辕，便传营务处洪大人进见，说：“王协台技艺既已生疏，兵丁亦少训练，立刻将他撤任，另委跟来的一个记名总兵先行署理。回省之后，再行具折奏参。”洪大人答应了下来。只有王协台戴着没有顶子的帽子，两只眼睛哭得红肿的，同着本州三荷包到洪大人跟前，托他求情。又被洪大人埋怨一番，说：“你怎么好同他赌气呢？现在叫我亦没有法想。你暂且交卸，跟着到省替你想法子。”王协台无法，只得退去。后来抚院回省之后，王协台又去求洪大人。洪大人要他六千银子，保他不坏功名。可怜他一个武官，那里拿得出，好容易凑了二千银子送去，洪大人不收。抚院的意思要拿他奏参革职，洪大人假做好人，替他求情，降了一个都司^①。看官须知：大凡革职的人，一保就可以开复原官，降调的人，非一级一级的保升上去不可。这便是洪大人使的坏，这是后话。要知抚院看操之后尚有何项举动，且听下回分解。

① 都司：清朝为绿营军官。

第七回

宴洋官中丞嫻礼节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

却说那抚院阅兵之后，因为山东东半省地方已渐渐为外国人势力圈所有，不时有交涉事件，虽说中外协和，凡事尚能和平办理。抚院来的时候，那外国总督特地派了一枝兵前来迎接，也就算得十二分面子。所以抚院一进行轅，便叫翻译写一封洋文信送去，订期阅兵之后，前来拜见。

到了这一天，抚院吃过早饭，便带了一个洋务随员，是个同知前程，姓梁名世昌，广东人氏；一个翻译，是个知县，姓林名履祥，福建人氏。抚院大轿在前，他二人小轿随后，到了总督公馆，投进帖子。里头传出话来，说了一声“请”。抚院降舆进内。那总督着实敬重，立刻脱帽降阶相迎，见面握手归坐之后，彼此说了些仰慕的话，无非翻译传言，无庸细述。那总督又拿出几种洋酒、洋点心敬客。抚院扰过之后，便即相辞出来。跟手那外国总督命驾前来答拜。抚院接着，也着实殷勤一番。

总督去后，抚院便传州官上去，同他商量，预备明天请外国人吃饭。州官三荷包听了抚院吩咐下来，自己思量，上司的差使倒好办，这请外国人吃饭的事情却没有办过。外国人吃番菜，是不用说的了。从前走过几趟上海，大菜馆里很扰过人家两顿。有了厨子，菜还做得来，但是请外国人是个人情，须

得预先考较，免得临时贻笑外人，少不得又把丁自建丁师爷请来商议。丁自建想了一回子，说：“这事情须得同抚宪同来的翻译商量。他们这些人自小同外国人来往，这个礼信一定知道的。”三荷包一听这话有理，便叫拿帖子去拜抚院同来的翻译林老爷。二人相见之后，寒暄了几句，三荷包便把要叨教的意思说了出来，他便拿腔做势，跳到架子上，说：“这是顶容易的事。”嘴里虽说容易，究竟容易在那里，却不肯告诉与人。三荷包再问问他，他便指东话西，一味支吾。又说：“临时我自来照料。”又说：“连我也不懂得甚么。”三荷包无可奈何，只得辞了出来，又与丁师爷商量。还亏得丁师爷交游道广，仍旧找到他那个借外国家生的朋友，也是在外国官跟前当翻译的一个广东人，同他说了。承他的情，甚么规矩，甚么仪注，那是头一席，那是第二席，那是主位，先上甚么酒，一五一十，统通告诉了他。

丁师爷回来告诉了三荷包。三荷包欢喜不尽。连夜又把那位翻译请了来，留他吃饭，同他商量；又请他写了一张菜单，一共开了十几样菜、五六样酒。三荷包接过看时，只见上面开的是：清牛汤、炙鲑鱼、冰蚕阿、丁湾羊肉、汉巴德、牛排、冻猪脚、橙子冰忌廉、澳洲翠鸟鸡、龟仔芦笋、生菜英腿、加利蛋饭、白浪布丁、滨格、猪古辣冰忌廉、葡萄干、香蕉、咖啡。另外几样酒是：勃兰地、魏司格、红酒、巴德、香槟，外带甜水、咸水。三荷包看了，连说：“费心得很！……”又愁抚宪大人是忌牛的，第一道汤可以改作燕菜鸽蛋汤，这样燕菜是我们这边的顶贵重的菜，而且合了抚宪大人的意思，免得头一样上来主人就不吃，叫外国人瞧着不好。那翻译连说：“改得好，……索性牛排改做

猪排。”三荷包道：“外国人吃牛肉，也不好没有。等到拿上来的时候，多做几分猪排，不吃牛的吃猪，你说好不好？”翻译又连说：“就是这样变通办理。……”三荷包又叫把单子交给书禀师爷，用工楷誊出十几份来。

到了第二天大早，三荷包起来，穿着簇新的蟒袍补褂，走到抚院这边亲自监督，调排桌椅，安放刀叉。总共请了三个外国官、四个外国商人、两个外国官带来的翻译。这里是抚宪一位、营务处洪大人一位、洋务随员梁老爷一位、抚院翻译林老爷一位，连着州官三荷包，共是五个中国官：算一算，一总是十四位。去叫书禀师爷，把某大人，某老爷，一个个拿红纸写了签条。三荷包又请那位翻译帮着点对：那里是首席，该甚么人坐；那里是二席，该甚么人坐。分派既定，就把红签放在这人坐的面前。倘是外国人，随手请翻译写一排洋字在上面，好叫外国人认得。

这时候桌子上的摆设，玻璃瓶件鲜花之类，一律齐备。厨房里亦诸事停当。三荷包又问：“外国酒送来没有？”管家们回：“都已送来。”三荷包叫把酒瓶一律打开，连荷兰水也开好几瓶等用，免得临时手忙脚乱。翻译说：“酒和水开了怕走气，只好临时要用现开。”三荷包又说：“今日请客，自然抚院主人，然而兄弟也有半个主人在里面。一切仪注，须预先学习。”翻译说：“外国人请贵重客，都是主人自己把菜一分一分的分好，然后叫细崽^①端到客人面前。”三荷包听了他话，马上要学这个礼节，便叫厨房里把做好的多余菜，拿出几样，经他的手一分一

^① 细崽：男侍役。

分的分好，叫管家们一律穿着簇新的大褂，装作细崽模样，以供奔走。

等到各事停当，那时已有巳牌时候。外国人向来是说几点钟便是几点钟，是不要催请的。这日请的十二点钟。等到十一点打过，抚院同来的什么洪大人、梁老爷、林老爷，一齐穿着行装，上来伺候。三荷包便请了丁师爷陪着那个翻译在帐房里吃饭，以便调度一切。又歇了两刻钟，果见外国人络续的来了。抚院接着，拉过手，探过帽子，分宾坐下。彼此寒暄了几句，无非翻译传话。少停从客来齐，抚院让他们入席。众人一看签条，各人认定自己的坐位，毫无退让。先上一道汤，众人吃过。抚院便举杯在手，说了些“两国辑睦，彼此要好”的话，由翻译翻了出来。那首席的外国官也照样回答了几句，仍由翻译传给抚院听了。抚院又谢过。举起酒来，一饮而尽。一面说话，一面吃菜，不知不觉，已吃过八九样。后来不晓得上到那样菜，三荷包帮着做主人，一分一分的分派。不知道怎样，一个调羹，一把刀，没有把他夹好，掉了一块在他身上，把簇新的天青外套油了一大块。他心上一急，一个不当心，一只马蹄袖又翻倒了一杯香槟酒。幸亏这桌子上铺着白台毯，那酒跟手收了进去，不至淌到别处。又幸亏这张大菜桌子又长又大，抚院坐在那一头做主人，三荷包坐在这一头打陪，两个隔着很远，没有被抚院瞧见，还是大幸。然后已经把他急的耳朵都发了红了。又约摸有半点多钟，各菜上齐。管家们送上洗嘴的水，用玻璃碗盛着。

营务处洪大人一向是大营出身，不知道吃大菜的规矩，当作荷兰水之类，端起碗来喝了一口，嘴里还说：“刚才吃的荷兰水，一种是甜的，一种是咸的，这一种想是淡的，然而不及那两

样好。”他喝水的时候，众人都不在意，只有外国人瞧着他笑。后来听他如此一说，才知道他把洗嘴的水喝了下去。翻译林老爷拉了他一把袖子，悄悄的同他说：“这是洗嘴的水，不好吃的。”他还不服，嘴里说：“不是喝的水，为甚么要用这好碗盛呢？”大家晓得他有痰气的，也不同他计较。后来吃到水果，他见大众统通自家拿着刀子削那果子的皮，他也只好自己动手。吃到一半，又一个不当心，手指头上的皮削掉了一大块，弄得各处都是血，慌的他连忙拿手到水碗里去洗，霎时间那半碗的水都变成鲜红的了。众人看了诧异，问他怎的。他又好强，不肯说。又回头低声骂办差的，连水果都不削好了送上来。管家们不敢回嘴。三荷包看着很难为情。少停吃过咖啡，客人络续辞去。主人送客，大家散席。仍旧是丁师爷过来监督着收家伙。

有个值席的二爷说：“到底人家做到抚院，大人大物，无论他见中国人、外国人，那规矩是一点不会错的。有这样的才情，所以才能够做到抚院。想这洪大人，不是喝了洗嘴水，就是割了手指头，甚么材料做甚么官，那是一丝一毫不会推板的。想我们老爷演习了一早上，还把身上油了一大块，倘若不演习，还不知要弄到那个分上哩。”这二爷正说得高兴，不提防旁边那个抚院跟来的一个三小子，是伺候抚院执帖门上的，听了这话，便说道：“你说抚台大人他不演习，他演习的时候，这怕你瞧不见罢哩。”那二爷道：“伙计你瞧见你说。”三小子道：“他老人家演习我那里会看得见，我也不过是听我们包大爷讲的。我们包大爷说：‘大人昨天晚上，叫了林老爷上去，问了好半天的话。林老爷比给大人看，大人又亲自操习演半夜。’我们包大爷也在旁边，帮着学上菜，整整闹到四更多天，才下来打了个盹。

天底下那有不学就会的事情？”那二爷还要再说，被丁师爷催着收家伙不能再说了。后来那些外国官员、商人，又请抚院一千人到他那里去宴会，一连吃了两三天，方才吃完。

这几天里，抚院很认得了几个外国人，提起富强之道，外国人都劝他做生意。抚院心里亦以为然，就向他们着实叨教。回省之后，有几个会走心经的候补老爷们，一个个上条陈，讲商务，抚院一概收下。内中有一个候选通判，是洋务局老总的舅爷，姓陶名华，字子尧，靠他姊夫的面子，为他文墨尚好，有时候做封四六信^①还冲得过，所以他姊夫就求了抚院，委他在洋务局里充当一名文案委员。他见姊夫上院回来，屡屡谈及抚宪大人近来着实讲求商务，凡有上来的条陈，都是自己过目；候补班子里很有两个因此得法。他把这话听在肚里，心想：“像我在这里当文案，每月拿他二十四两银子薪水，就是当一辈子也不会出头。现在既有这个机会，我何不也学他们上一个条陈？或者得个好处，也未可知。就是说的不好，像我这候选的，又不求他甚么，谅来是没事的。”主意打定，便开了书箱，把去年考大考时候买的甚么“商务策”、“论时务”从新拿了些出来摆在桌子上。先把目录查了半天，看有甚么对劲的，抄上几条，省得费心。可巧有一篇是从那里书院课艺上采下来的，题目是《整顿商务策》。他看到这个题目，急忙查出原文来一看，洋洋洒洒，足有五千多字，一起一结，当中现现成成有十二条条陈，把他喜的了不得。大略看了一遍，也有懂得的，也有不懂得。上头还有几个外国人的名字，看了不知出处。心下踌躇道：“如

^① 四六信：用骈文写的信，四字六字相间为句，称骈四俪六。

果照本抄誊，倘若抚宪传问起来，还不出这几个人的出典，就要露马脚。”又想把这几个人名字拿掉不写，“又显不出我的学问渊博。”想来想去，“好在抚台也是外行，不如欺他一欺。倘若问起来，随便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还他个糊里糊涂，横竖没有查考的。”主意打定。他又是聪明绝顶的人，官场款式，无一不知，把头尾些须改了几个字，又添上两行，先誊了一张草底，说是自己打肚子里才做出来的，同姊夫说明原故，请他指教。

他姊夫虽说当的是洋务差使，于这文墨一道也甚有限，听他舅爷说要到院上上条陈，他便郑重其事的，戴上老花眼镜，先把舅老爷浑身上下估量了一回，嘴里说道：“看你不出，有这样的大才情！但这位中丞是个精明不过的，一个条陈进去，总要请各位老夫子过目。倘若把话说岔了，老夫子就要批驳下来。所以这上条陈一件事，竟是难上加难，非有十二分大本领的人，决不敢冒险。倘若说错，反不如藏拙的好。”他说这话，原是看不起他舅爷的意思。陶子尧便说道：“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所以拿底子送给姊夫过目。”他姊夫也不理他，便把条陈一条一条的念去，碰着有几个不认得的字，便把舌头在嘴里打一个滚，含糊过去。一个条陈看完，竟有大半不懂。看看舅爷还坐在对面，少不得要批评他两句。停了半晌，说道：“老弟肚里实在博学，但上头的意思是要实事求是。你的文章固然很好，然而空话太多，上头看了恐怕未必中意。愚兄于这笔墨一道虽及不到你老弟，论起官场上阅历却比你老弟多些。”

陶子尧忙辩道：“这个条陈引用的典故，都是外国的事，并不是空话。”他姊夫道：“是呀。外国人没有到过我们中国，怎么就会晓得我们中国的情形呢？”陶子尧道：“并不是说外国人晓

得我们中国的情形，原是引证外国人办的事情确有效验，要我们照他办的意思。”姊夫道：“我也没工夫同你去辩，总之，这上条陈的事情不是儿戏的。你倘若一定要上，你也总要斟酌尽善。院上几位老夫子我统通认得，你做好之后，等我先拿进去请教请教他们几位，他们说不差，再递上去，免得碰钉子，岂不是好？”陶子尧听了，很不自在。接过稿子，敷衍了两句，搭讪着出来，回到自己书房里。心想：“此事与他商量，托他代递，是万万不会成功的，不如自己写好，明天一早自己去递。‘乌龟爬门槛，就看此一跌’，好歹又不与他什么相干。”

主意打定，连夜恭恭敬敬誊了一个手折。次日一早，乘他姊夫上院没有下来，他便穿好袍褂，拿着手本，也不坐轿，也不带人，一直赶到院上。晓得这位抚院的新章：凡有递条陈的人，先在巡捕老爷那里挂号，专派一个巡捕管理此事，随到随递。倘若中意，立刻传见。所以凡是来递条陈的，都归这巡捕老爷接待。当下陶子尧走来，那巡捕问明来意，因为抚院有过吩咐，是不敢怠慢的，立刻让进来吃茶抽烟，抽空拿着手本，夹着条陈，上头去回。此时抚院在那里同洋务局总办讲话，看了条陈，甚是中意。一见手本是洋务局文案委员，便对他姊夫说道：“这陶某是你局里的文案。他这个条陈很有道理，不比那些空疏无据的。这个想你老哥已经见过的了。”他姊夫听见是他舅子上条陈，心上老大捏着一把汗，还怪他不听话，瞒着他做事。后来听见抚院这一番夸奖，不禁转怒为喜，连忙掇转风头，忙说：“这陶倅是职道的内亲。蒙大人提拔，自从今年二月起，就在局里当差。他笔下还过得去。”抚院道：“非但过得去，而且很好。他这章程上，有几条切中现今的时势，很可以办得。”说着，便

问巡捕：“这人来没有？”巡捕回：“在外头候着呢。”抚院就命请来相见。巡捕去不多时，果见陶子尧跟了进来，见了抚院，磕过头，请过安。抚院让他上坐。他见姊夫也在坐，脸上火辣辣，怪不好意思的。又因姊夫是局里的老总，不好僭他的坐，抵死要让他姊夫坐在上头。姊夫说：“大人吩咐过，你就坐下罢。”然后上面坐下。茶房端上茶来。当下抚院拿他着实抬举，并说：“老兄的章程，竟有一大半可以行得。内如榨油、造纸，成本不多，至于赚钱却是拿得稳的。但是这些机器总得外洋去买。你那章程里头说的几样机器，依兄弟的意思，不妨每样买上一分，带来试用。”陶子尧连忙回说：“办机器要到上海甚么瑞记洋行、信义洋行。那行里的买办，卑职都有朋友，同他们相好。只要托了他们，同外国人订好合同，签过字，到外洋去办，不消三五个月，就可以来回。”抚院说：“很好。”随便又问了些别的说话，跟了他姊夫一块儿出来，回到洋务局里。

这时候他姊夫因见抚院将他抬举，也不埋怨他了，还约他同到公馆里吃饭。到得公馆里，他姊夫已忙着把这话从头至尾，告诉了他姊姊一遍。姊姊听了，自然欢喜，忙同丈夫说：“你做姊夫的该应在抚台面前，替他出把力，顶好就把这办机器的差使委了他，等他好趁两个。他有了好处，再不会忘记你姊夫的。”他姊夫道：“自己至亲，说甚么客气话，这不是应该的吗。”当下吃过中饭，陶子尧仍旧回到局里。

次日姊夫上院，抚院便把要委陶子尧到上海的话，告诉了他。他果然又替他舅子着实吹嘘了许多好话。等到下院回到局里，那委办机器的札子，已经下来了：“先在善后局拨给二万银子，带了去办。如果不够，等到讲定价钱，电禀请示，随时筹

拨。”郎舅两个接到这个札子，自然欢喜。这日他姊夫便叫他把行李搬到公馆里住，说：“不到几天就要远行，搬在一处，至亲骨肉，好畅叙两日。”这里文案自然另委他人，不必细述。次日陶子尧上院谢委，又蒙抚院传上去，着实灌了些米汤，把他兴头的了不得。回到公馆料理行装，又到各衙门同事处辞行，接着各处备酒饯行。一时亦难尽记。

且说这日正是洋务局里几个旧同事，因为他此番奉委，一定名利双收，因此大家借了趵突泉地方，凑了公分备了一席酒替他送行。约的是午刻十二点钟会齐；谁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直至日落西山，约摸有五点多钟时分，大家已等的心焦，才见他坐着姊夫公馆里的四人中轿，吃的醉醺醺而来。大家接着，奉坐献茶。陶子尧先开口道：“今午可巧家姊丈请客，请的是两司、首道、学堂里的总办王观察、营务处洪观察，一定要拉小弟作陪。一直吃到此时方才散席，所以来的迟了一步，累诸公久等！”大家齐说：“还早。”

少顷，摆上席面，自然是陶子尧首坐，其余作陪。菜上一半，酒过三巡，大众都要上来替他把盏，说他“有此宪眷，机器办到之后，一定大有作为。将来却要提拔提拔小弟们。”陶子尧听了，一面孔得意之色，撇着腔说道：“这用说吗！不是兄弟夸口，这山东一省讲洋务的，除掉中丞，竟没有第二个人我可以同他谈得来的。”对面一个同事道：“我们老总要算得这里头在行的了。”陶子尧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谈何容易，就讲到‘在行’两个字！家姊丈办了这几年的洋务局，他只知道外国人三个字。你问他是那几个国度的外国人，看他说得出说不出！兄弟固然没有办过甚么交涉，然而眼睛前几个国度的名字也还

说得出。”大家齐说：“将来上海回来，老总的洋务局一席，只怕就要让给老哥。”陶子尧道：“这也看罢咧。”当夜宴罢回来。

次日一早起身，他姊夫替他料理这样，料理那样，很露殷勤。为他一向省俭，是从来不用管家的，特特为为，又把自己的二爷拨出一个，给他带着出门。陶子尧拜别了姊夫、姊姊，带了管家，取道东三府，到潍县上火车，到了青岛。可巧有轮船进口，他便写了票，搬上轮船。等到开船离了岸，那天忽然刮起风来，吹得海水壁立，把个轮船摇荡不止。陶子尧一向是有晕船毛病，一上船就躺下不能动了。他管家叫张升。本是北边人，没有坐过船，更是撑不住。那风刮了两天两夜不住，他主仆两个，也就困了两天两夜没起。陶子尧上船的时候，有人替他写了一封信，托轮船上一位帐房照应。这帐房姓刘，号瞻光。一上船彼此请教过大名。陶子尧很摆架子，这刘瞻光估量他一定是山东抚台的红人，所以才派他这赚钱差使，一心便想拍他的马屁，口口声声称他陶大人。陶子尧得意非凡。始而要房间，船上没有，刘瞻光就把自己的一间帐房让了出来给他，吃饭是另外开，刘瞻光拿自己的体己菜出来让他吃。等到刮风的时候，他管家困倒了，吃茶吃水，都是刘瞻光派人招呼；自己又时时刻刻过来问候，因此陶子尧心上着实感激。

这天到了上海，风也息了，船也定了，他主仆两个也不晕了。陶子尧是做官人，贪图吉利，因此就择了棋盘街的高升栈。由栈里接客的接着，叫了小车，把行李推着就走。主仆两个另外雇了东洋车，一路跟来。到了栈房，喝过茶，洗过脸，开饭吃过。为着船头上颠播了两天，没有好生睡，因此暂不出门，先在栈中睡了一觉。等到醒来，已是天黑。只见茶房送进一张请客

票来。陶子尧接过来一看，上写着：“即请棋盘街高升栈陶子尧大人，驾临四马路老巡捕房对过一品香九号，番酌一叙。勿却为幸！此请台安。”末了一行便是年，月，日。下注三个小字，是“瞻光约”。旁边还注着一行小字，道是“今日山东烟台来，问明柜上探请”几个字。陶子尧看过，便知是轮船上那个帐房了。他一面看条子，一面管家绞上一把手巾，接来揩过，便起身换了一件单袍子，一件二尺七寸天青对面襟大袖方马褂。其时虽交八月，天气还热，手里又拿了一把折扇。叫管家拿了烟袋，夹了护书，跟在后头。走到街上不认得路，只得唤了两部东洋车，叫他拉到一品香。高升栈到一品香能有多远，车夫乐得赚他几个，拉着兜了个圈子方才拉到。主仆二人下车，付过车钱，问了房间，走了进去。刘瞻光即起身相迎，作揖坐下。

其时台面上已有七八个人了：有的头上四转都有些短头发垂了下来，却是梳的净光的匀；又有大衿钮扣上插着一朵鲜花；还有些人不知道是拿什么熏的，一阵阵的香气喷了过来。这些人穿的衣服，一律都是绫罗绸缎，其中也有一两个些微旧点的，总不及陶子尧的古板。陶子尧是初到上海，由山东临来的时候，姊夫曾叮嘱过他，说：“上海不是好地方，你又是初次奉差，千万不可荒唐！化钱事小，声名事大！”陶子尧做官心切，便把此话牢记在心。自己拿定主意，到了上海，不叫局，^①不吃花酒，免得上当。

这日，来到一品香，见过主人之后，又照着众人作了一个揖。席上的人也有站起来拱手的，也有坐着不动的。刘瞻光便

^① 叫局：叫妓女。

告诉他，这是某人，这是某人，无非某行买办、某处翻译之类，一一道过姓名。随后又来一个人，同陶子尧一并排坐下。这人两撇蟹钳胡须，年纪四十上下。“请教尊姓、台甫？”那人自称：“姓魏名翩仞。”问他公馆，说是“住在栈里。”刘瞻光也将他姓名报与众人，说：“这位陶大人是山东抚院派来办机器的，是山东通省有名的第一位能员，小弟素来仰慕的。”

众人听说，着实起敬。内中有个专做军装机器的买办，姓仇名五科，听了这话，便想替自己行里拉卖买，就竭力恭维了几句，以示亲热之意。魏翩仞同他坐在一块儿，问长问短，更说个不了。后来主人让他点菜，他说不懂。魏翩仞就替他写了六样。大家又要叫局，刘瞻光托魏翩仞替他代一个。陶子尧一定不肯，说：“诸位请便。兄弟是向不破戒，请免了罢。”众人一定要他叫，他一定不肯叫。后来众人见他急的面红耳赤，也就罢了。当下各人的相好络续来到，也有唱的，也有不唱的。独有魏翩仞叫的是小先生，^①跟局大姐着实标致，一见魏老就伏在他身上，咬了半天的耳朵，席面上的人都说：“老三搭魏老直头恩得来！”老三斜溜了他们一眼，不理众人，仍旧说他的话。此时陶子尧坐在一边，只作不看见。一霎时局已到齐，真正是翠绕珠围，金迷纸醉，说不尽温柔景象，旖旎风光。

当下，仇五科竭力的想拉拢他，趁众人厮混的时候，已嘱咐他相好，赶紧回去备个双台。跟局的答应着，匆匆装了两袋烟，同了先生下楼而去。仇五科便走到刘瞻光面前，托他代邀陶大人同去吃酒。刘瞻光立刻代达。陶子尧再三推辞。刘瞻

^① 小先生：还没有卖身的妓女。

光道：“子翁不叫局，兄弟不敢勉强，少坐一会，吃一两样赏赏光。”魏翩仞亦帮着凑趣说：“我们这五科哥极爱朋友，今天是专诚相请，酒已交代，子翁务必要去的。”又向五科说：“五科哥，你不妨先走一步，吩咐他们就摆起来。稍停一刻，我们陪了子翁过来。”仇五科又说了一声“拜托”，方才穿好马褂，辞别众人而去。这里主人菜上齐，吃过咖啡，细崽送上帐单，主人签过字，便让众人同到仇五科相好家吃酒去。陶子尧先不肯，后来被刘瞻光、魏翩仞一边一个拉了就走。出一品香，一直朝西而去。魏翩仞便告诉他：“这条叫四马路，是上海第一个热闹所在。”这是书场，这是茶店，……一一的说给他听。陶子尧在外头混了多年，也听见人家说过四马路的景致，今番目睹，真正是笙歌彻夜，灯火通宵，他那一种心迷目眩的情形，也就不能尽述。

魏翩仞是聪明不过的人，到眼便知分晓。况且刚才台面上已经同他混熟，因此就在路上，一力劝他说：“子翁，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叫做：‘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像你子翁不叫局，不吃酒，自然是方正极了。然而现在要在世路上行事，照此样子，未免就要吃亏。”陶子尧听了，不胜诧异，一定要请教。魏翩仞道：“兄弟不是一定要拉子翁下水，但是上海的生意，十成当中，倒有九成出在堂子里。你看来往官员，那一个不吃花酒，不叫局？”陶子尧道：“你说生意，甚么又说到做官的呢？”魏翩仞道：“你不要听了奇怪。即如你子翁，谁不知道你是山东抚院委来的，你子翁明明是个官，然而办的是机器。请问这样机器，那样机器，那一项不是生意呢？要办机器，就要找到洋行。这

些洋行里的‘康白度’^①，那一个不吃花酒？非但他请你，还得你请他；他请你，一半是地主之情，一半是拉你的卖买；你请他，是要劳他费心，替他在洋人跟前讲价钱，约日子。只要同你讲得来，包你事事办得妥当，而且又省钱，又不会耽误日期，岂不一举两得呢？”陶子尧道：“如此说来，一定要兄弟吃酒叫局的了。”魏翩仞道：“这个自然。你不叫局，你到那里摆酒请朋友呢？”陶子尧一头走，一头寻思。忽走到一片茶店门口，上面竖着一块匾，写着“西荃芳”三个字。众人齐说：“就在这里进去罢。”陶子尧不知不觉，便跟了进去。究竟魏翩仞是何等样人，陶子尧曾否破戒，且听下回分解。

① 康白度：买办，英语译音。

第 八 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头无路

话说陶子尧跟了众人走进西荃芳，只见这弄堂里面，熙来攘往，毂击肩摩，那出进的轿子，更觉络绎不绝。魏翩仞便告诉他：“这轿子里头坐的就是出局的妓女。你看，出出进进，这一晚上要有多少生意！”陶子尧听了答应着，便想到自己从前在山东省里的时候，虽靠姊夫的光当了文案，然而终是寄人篱下。有时在路上走着，碰着那些现任老爷们坐轿拜客，前呼后拥，好不威武。几时我方得有此一日？如今看见出局的轿子，一般是呼么喝六，横冲直撞，叫人见了，不觉打动了做官思想。

陶子尧一头呆想，不知不觉，又穿过一道门，走到一家门口，高高点着一盏玻璃方罩的洋灯，墙上挂着几张招牌，写着某某书寓……一时也记不清楚。众人让他进去。他便随了众人，一直上楼。楼下有些男人喊了一声“客人上来”。一帮人才走到半扶梯，就有许多娘姨、大姐前来接应。一问是仇老一淘，就领了进去。又喊了一声“仇老客人”，便见仇五科迎了出来。大家朝他拱手，陶子尧也只得作了一个揖。接着娘姨请宽马补，倒茶，拿水烟袋，绞手巾。先生敬瓜子，别人是认得的，只有陶子尧是生客，随口问了一声“尊姓”，陶子尧恭恭敬敬回答了一声“姓陶”。先生听着笑了一笑。仇五科便请众位写局票。魏

翩仞抢着代笔，自己先写了一张陆桂芳。刘瞻光说：“翩仞总是叫这个小把戏。”仇五科说：“翩翁是‘醉翁之意’罢哩。”魏翩仞只顾写他的，也不理人，一连写了三四张。回头又问：“子翁到底怎么样？还是破戒不破戒？”陶子尧说：“我这里没有熟人可叫。”仇五科说：“小弟的台面，于翁总得赏光，破一转戒的了。”魏翩仞见陶子尧说话活动，知道刚才路上劝他的话有点意思了，就说：“子翁没有熟人，五科的熟人很多，就请他代一个罢。”当下仇五科就替他代了一个小陆兰芬。陶子尧看见桌子上的局票共是八九张，一时也记不清楚。只见刘瞻光叫的是张书玉，想就是在一品香叫的那一个了。又见桌子上有几张写剩的请客票，上面是刻就的，“飞请大人（老爷），即临同安里小金媛媛家一叙”等话。他看了稀罕，说道：“这倒便当得很。”就问：“谁是小金媛媛？”翩仞告诉他：“就是五科的贵相知。刚才一品香见过，来到这里又问过你尊姓，怎么就忘记了？”彼此一笑而罢。少停摆台面，起手巾。仇五科便让陶子尧首座。陶子尧抵死不肯坐。刘瞻光、魏翩仞又帮着说：“今天是五科专诚相请，我们是没有人僭你的。”一面说，一面大众都好，只剩一个首座。陶子尧无法，只得坐了。仇五科手执酒壶，亲自奉酒。陶子尧竟恪守官场规矩，站起来作揖，弄得仇五科无法，只得放下酒壶，还他的揖。主人一齐敬完之后，他一定要还敬，斟了酒还不算，又深深作了一个揖，又朝着众人作了一个揖，说了声“有僭”，然后坐下吃酒。

一时菜上八道，酒过三巡，叫的局陆续都来了，只有陶子尧的局没有来。他虽初入花丛，瞧着别人的局都到了，自己的不来，未免觉着没趣。后来菜都上齐，主人数了一数，台面上的

局，独独小陆兰芬未到，立刻叫人去催了。一会小陆兰芬来了，见了仇五科，竟不提姓，叫了声“秃头老爷”，问：“那一位是陶大少？”仇五科指给他看，跟局娘姨同先生到了陶子尧跟前，一家说一句：“陶大少，对不住！”陶子尧一听叫人家老爷，叫我大少，心上有点不高兴。后来见魏翩仞赶着跟局娘姨叫新嫂嫂，说：“这位陶大人是从山东来的，今天才下轮船，叫你先生多唱两只曲子，过天陶大人还要到你搭去请客哩。”娘姨听了，赶到陶子尧背后，连忙改口，一口一声“陶大人”，甚么“场化小，大人勿厌弃，请过来”。几个大人长，大人短，把个陶子尧喜的不亦乐乎。

一时上过干、稀饭。小陆兰芬跟局新嫂嫂听了魏翩仞一番言语，晓得陶子尧是户好客人，一直坐着不走。等到散过台面，一定要同到他家去坐。起初陶子尧不肯，后来又是魏翩仞劝驾，两人一路同去，陶子尧方才允了。当下新嫂嫂跟着轿子在前，陶、魏两个人在后。转了两个湾，又是一个弄堂，上面写着“同庆里”三个字。进去第三家，上楼对扶梯一直便是兰芬房间。等到二人上楼，兰芬已经到家多时了。新嫂嫂竭力张罗：宽马褂，打手巾；先生敬瓜子，装水烟。左一声“大人”，右一声“大人”，叫得陶子尧好不乐意。也不顾魏翩仞在坐，便打着官腔，把自己的履历尽情告诉了二人。这房间里还有两个粗做老婆子，听了不懂，都坐在那里打盹。魏翩仞先在锯床上吃大烟，后来也睡着了。

这里陶子尧没了顾忌，话到投机，越说越高兴。只听见他说道：“我们做官的人，说不定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在那里，自己是不能作主的。”新嫂嫂道：“那末，大人做官格身体，搭子讨

人身体差勿多哉。”陶子尧不懂甚么叫做“讨人身体”。新嫂嫂就告诉他，才说得一句“堂子里格小姐”，陶子尧就驳他道：“咱的闺女才叫小姐，堂子里只有姑娘，怎么又跑出小姐来了？”新嫂嫂说：“上海格规矩才叫小姐，也有称先生格。”陶子尧道：“你又来了。咱们请的西席老夫子才叫先生，怎么堂子里好称先生？”新嫂嫂知道他是外行，笑着同他说道：“耐勿要管俚先生、小姐，卖拨勒人家，或者是押帐，有仔管头，自家做勿动主，才叫做讨人身体格。耐朵做官人，自家做勿动主，阿是一样格？”陶子尧道：“你这人真是瞎来来！我们的官是拿银子捐来的，又不是卖身，同你们堂子里一个买进，一个卖出，真正天悬地隔，怎么好拿你们堂子里来比？”说着，那面色很不快活。

新嫂嫂最乖不过，一看陶子尧气色不对，连忙拿话打岔道：“大人路浪辛苦哉！走仔几日天？太太阿曾同来？是啥格船来格？”他怕陶子尧太太同来，有了管头，所以问这一句话，这是新嫂嫂细心之处。陶子尧见问，不禁怒气全消，面孔上又换了副得意之色，说道：“你听我来告诉你：你们不知道，我们做官的人，辛苦呢固然辛苦，然而等到官运好的时候，做的着实有趣，也就不觉其苦了。山东做官，怎么就会来在你们上海？”新嫂嫂道：“格当中是啥格缘故？阿是高升到别场化去，路过上海格？”陶子尧闭着眼睛，吃水烟，不去理他。看看一根纸吹吃完，新嫂嫂赶忙又点好一根送上。陶子尧才同他讲道：“说来也巧：今年大年初一，我早晨起来拜过天地祖先，就请出骨牌来。”新嫂嫂道：“阿是推牌九？”陶子尧道：“别胡说！”新嫂嫂吓的不敢则声。陶子尧道：“因我生平顶相信是‘牙牌神数’。这是拿骨牌起课，一起出来，却是两个‘上上’，一个‘中下’。那首

诗的句子我全记得，我念给你听：头两句是‘一帆风顺及时扬，稳渡鲸川万里航’。头一句风顺，是说我的官运，第二句就隐隐指着我要到上海。这都是命里注定的，你说灵不灵！”

新嫂嫂听了诗句不懂，只好顺着说道：“最灵勿过格是菩萨。大人耐格本签诗阿带得来？也替倪起格课。倪有仔三个月格喜哉，起起是男是女。如果是男，将来命里阿有官做。也勿想啥入阁拜相，只要像你大人也好哉。”陶子尧连连摇手道：“笑话笑话！你们的儿子怎么也好做起官来了？”新嫂嫂道：“倪格儿子为啥做勿得官格？”陶子尧道：“大清例上，凡是娼、优、隶、卒的子孙，一概不准考，不准做官。”新嫂嫂道：“难末，倪又勿懂哉。倪格娘有格过房儿子，算倪的阿哥，从前也勒一爿洋行里做买办格。前年捐仔知府，新近升仔道台，连搭顶子也红哉，就勒此地啥个局里当总办。”新嫂嫂刚说到此，小陆兰芬插嘴道：“阿姨，耐说格阿是老爷？前埭老爷屋里做生日，叫倪格堂差，屋里向几几化红顶子，才勒浪拜生日，阿要显焕！老爷还说明朝来吃酒呀。”新嫂嫂道：“就是假哉。”又对陶子尧说道：“倪格阿哥可以做官，倪格儿子是俚格阿侄，有啥勿好做格？”

陶子尧听了，做声不得，心想：“他家里有这们阔人，我得拿两句话盖过他，才转过我的面子来。”寻思了半天，说道：“我这番来，抚台给我几十万银子，托我办机器。我动身的那一天，抚台还坐着八轿，亲自送我到城外。藩台以下那些大人们离城十里，搭了一座彩棚，在那里候着送。等我到得那里，抚台也赶到了。把公事谈完，随手在靴页子里掏出一张四万银子的汇丰银行的汇票，托我到上海替他留心买四位姨太太。大约一万银

子一个。如果不够，叫我打电报去问他拢。”新嫂嫂道：“像倪格兰芬只要耐八千洋钱。陶大人，耐阿好拿倪格兰芬讨仔去罢？”兰芬道：“倪阿有格号福气！”陶子兄道：“你别这们说。俗话说的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嫁了我们抚台做姨太太，我们都得称你宪姨太太。”新嫂嫂道：“有心托仔耐格大人，做仔格格媒人罢！”兰芬说：“倪总勿会忘记耐格。谢谢耐，后补耐末哉！”陶子尧道：“的的确确是实缺，并不是候补。”说到这里，新嫂嫂又特地倒了一碗茶，叫他润润嘴。

陶子尧又说道：“刚才的话没有说完。抚台拿银票交与我之后，我拿过来往马褂袋里一放，随即起身上轿。抚台还要敬酒。我被他们闹的脑子疼，再三辞谢，方才免了。抚台带领大小官员，送至轿前，齐打一恭，我也还了一个揖。只听得耳朵旁边‘泊隆通’，‘泊隆通’。”新嫂嫂道：“格当中啥个缘故？”陶子尧道：“营里的兵开大炮送我，所以耳朵旁边只听得‘泊隆通’，‘泊隆通’。”陶子尧说得高兴，不提防魏翩仞在榻上一觉困醒，并不知道他说得甚么，只听得甚么“泊隆通”，“泊隆通”，也就依着他说“泊隆通”，“泊隆通”。陶子尧见他睡醒，疑心方才的话都已被他听见，面上一红，不好意思再说下去，自言自语道：“我们在这里说营里放大炮。”新嫂嫂道：“勿壳张格格大炮，倒拿魏老吓醒。”魏翩仞睡眼朦胧，也没有听清，只是揉眼睛。新嫂嫂连忙绞过一块手巾。兰芬道：“陶大人说格闹忙煞，格底下说哩。”陶子尧也不理他。

魏翩仞揩过脸，摸出表来一看，已是三点三刻，说：“时候不早了。陶大人就在这里借了一夜干铺罢，我是要失陪了。”陶子尧一定也要起身回栈。新嫂嫂挽留不住，又要留他两人吃过

稀饭再走。他两人因为时已晚，急欲回去。新嫂嫂同了兰芬一直送到楼下，开开大门，看他两人出弄堂。陶子尧不识路途，魏翩仞便同他走出弄堂，由石路挽到四马路，叫陶子尧向东，一直走到巡捕房朝南，朝东是一品香，朝南便是棋盘街，离高升栈很近的。陶子尧至此，方悟原来高升栈到一品香甚近，用不着坐东洋车的。今天从栈里出来，被东洋车夫所欺，不知道在那里兜了一个圈子，才到得一品香。可见上海地方人心欺诈，是要刻刻留心的，当下便谢过魏翩仞，两人拱手作别。陶子尧带了跟班回栈。魏翩仞自到相好大姐老三处过夜不题。

且说次日陶子尧一觉困到一点钟方才睡醒。才起来洗脸，便有魏翩仞前来，约他一同出去，到九华楼吃扬州馆子。吃完之后，就在公一马车行叫了一部橡皮轮皮篷车，一同去游张园。可巧这日是礼拜，所有昨天台面上几个朋友，倒有一大半在这里。刘瞻光因轮船未开，亦到园中玩耍。仇五科一直等到打过四点钟，方才来到。在大洋房里大家会齐，分了两张桌子吃茶。此时游园妓女，数一数足足到了五六十个，把个大洋房挤的实实室室的，好不热闹。陶子尧跟了众人出去兜了一回圈子，不提防在照相地方碰见新嫂嫂同了兰芬在那里照相。见面之后，着实殷勤，一路跟着同到大洋房。新嫂嫂便把烟袋送过。魏翩仞因同陶子尧咬耳朵，说：“趁着瞻光还未开船，难得今天朋友齐全，不如此刻就到他家请客，又应酬了兰芬，岂不一举两得？”陶子尧本有到他那里请客的意思，但是面嫩，一时说出口，听得魏翩仞之言，连说：“好极，好极！”魏翩仞先替他交代新嫂嫂道：“陶大人吃酒，菜是要好的，交代本家大阿姐，不要搭浆！”说完之后，又替他张罗刘瞻光、仇五科一班人。这班

酒肉朋友天天在堂子里混惯的，岂有不来之理。

当下新嫂嫂要拉着陶子尧一同回去，陶子尧又拉着魏翩仞一块儿走，随即上了马车，离了张园。不上一刻工夫，早已来到泥城桥。马夫巴结，大大的兜了一个圈子，方才回到石路同庆里口。下车进去，新嫂嫂先交代过本家，喊了一台下去。两人上楼吃茶吃烟。不多一歇，刘瞻光同了两个朋友先到，跟手仇五科也来了。其时已有上灯时分。在席的人多半因有翻台，催着快摆。立刻写局票，摆台面，起手巾，叫局。主人一个个敬酒，然后大家归坐。少停局到，唱曲子，豁拳，手忙脚乱，烟雾腾天。陶子尧自充行家，嫌这些姑娘们的曲子不好。仇五科便说：“子翁一定是高明的了。”台面上有一个不懂事的朋友，一定要请教一札，又把一位先生拉胡琴的乌师留下，好教他拉着，等陶大人唱。谁知陶大人抵死不肯唱。后来把他弄急了，他拿刘瞻光拉到一边，低低同他说道：“我们是官体，怎么好同他们一样？倘若这风声传播到山东，那可不是玩的！”刘瞻光招呼了仇五科，仇五科又招呼了那个朋友。大家觉着没趣，不及上干、稀饭，都已兴辞而去。陶子尧也不在意。

吃过了酒，送过了客，独有魏翩仞不走。他原是最坏不过的，看见陶子尧官派熏天，官腔十足，晓得是欢喜拍马屁、戴炭簪子的一流人。新嫂嫂虽是女流，亦早已看出。魏翩仞假托出恭，拉了新嫂嫂到小房间里，二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商量好了一条计策。

其时陶子尧正在大人房间里坐在烟铺上，叫兰芬装水烟，听他的高谈阔论，说：“做了抚台姨太太，出起门来，要坐四人轿，还有戴顶子的把轿扛。轿子前头还有一顶红伞。无论走到

那里，都有人办差，有人伺候。怕的是姨太太在大人跟前，不要说大坏话，只要稍微点上两句，无论是谁都吃不起。姨太太屋里伺候的人，有丫头，有老妈，有二爷，有打杂的，要什么有什么。面子上的月费一个月二百两，做衣服，打首饰，吃饭，用人工钱，还不在此内。但就二百两一月而论，已经比我们局里总办的薪水多了一倍。”兰芬道：“陶大人，耐做官一个月有几化进帐？耐阿有姨太太？耐格姨太太一个月拨俚儿化洋钱用？”陶子尧只顾说的高兴，不提防有此一问，堵住了嘴，一时对答不来。兰芬还连着问他。他只顾吃水烟。歇了半晌，正想拿话支吾他，恰好魏翩仞同新嫂嫂从小房间里出来，把话打住。

魏翩仞便披起马褂要走，又朝着新嫂嫂努努嘴。新嫂嫂会意。其时陶子尧又要跟着走，谁知一件马褂，却被新嫂嫂扣住不给。陶子尧到此无法，只好听魏翩仞一人独去。这里新嫂嫂又张罗陶子尧吃稀饭，又打发陶子尧管家，先回栈房。这天晚上，自从摆台面，一直到魏翩仞走，凡有来叫局的，新嫂嫂都叫小大姐阿金跟了出去，自己却一直在屋里陪着陶子尧。无意中又同陶子尧说：“兰芬虽已十六岁，还是小先生勒。样式事体，有倪勒浪，决勿会亏待耐的。”陶子尧虽说只来得两天，因他聪明不过，台面上亦听得一人讲起，这新嫂嫂的身分，也就都已明白了。当下吃过稀饭，打过两点钟，兰芬是没有晏堂差的，大家收拾安睡。陶子尧居然就在这里借了一夜干铺。究竟如何，无庸深考。但觉与新嫂嫂情投意合，如漆如胶。

一连住了七八日，不是人家请他，就是他请人家，一连七八天，没有断过。每天总要困到两三点钟方起。等新嫂嫂梳洗过后，一同吃早饭。吃过早饭，便是一部马车，起先还带兰芬同

坐，后来连兰芬也不带了。出门之后，不是游张园，便是兜圈子。走到大马路仁昌祥、震泰昌，以及亨达利等处，总得下车，不是买绸缎，便是买表，买戒指，一买便是几百块，此外打首饰，买珠子，还不在于内。起先每次出门，陶子尧一定要到钱庄上，带几百银子庄票，一二百块洋钱、钞票在身边。后来各家都熟了，知道陶大人是个阔客，就是没得钱，也肯赊给他了。从前陶大人穿的衣服，新嫂嫂嫌他古板，特特为为，叫了几名裁缝，在家里客堂里替他做，趁便自己又做了些时式衣服。细算起来，数目也就不少了。陶子尧一心被新嫂嫂迷住，竭力报效，核计所化之钱，旬日之间，和酒、局帐，不过一百多元，买东西，做衣服，通扯已不下三四千金之谱。再加别的用度，通算起来，带来的二万，不过才用得四分之一。自己一算，还不为多，将来机器买成，无论那注帐里多报销一笔就够了。如此一算，心上一宽，依旧烂化浪费起来。

有一天新嫂嫂的娘过生日，喊了一班人，在堂子里宣卷。^①单他一个，摆了一个四双双台，有些不认得的人也都拉来吃酒。魏翩仞看见他的钱化的淌水一般，不加爱惜，心上便想：“他的钱，也就用的不少了，若不从此时下手，更待何时。”次日先去同仇五科商量。仇五科道：“这种寿头，不弄他两个弄谁。”魏翩仞道：“想个甚么法子去弄他？”仇五科道：“容易。你去同他说，后天开公司船，他要办机器，同他到我这里来。大家都是自己人，还他便宜就是了。”魏翩仞同仇五科本来是做惯联手的，心上明白，急急奔至同庆里，找到陶子尧。其时新嫂嫂

^① 宣卷：一种七字唱本。

正坐在客堂窗下梳头，陶子尧坐在旁边坐着吃汤团。一面吃汤团，一面看梳头。恰在出神的时候，底下喊“客人上来”。正思躲避，见是魏翩仞，才缩住了脚。当下寒暄得几句，魏翩仞便拉他到正房间里坐下，同他讲到买机器的话，说：“不要看这桩事情，倒是很不容易办的。听见仇五科说：‘明天有公司船开，有甚么图样，一块带了去，三个月就有得来。倘若明天不寄，等到下一班，又要多少天。’五科是自己人，替朋友帮忙，难道还要你的好处吗。他叫我来问你一声，有甚么话，你去同他说亦好，我替你传话亦好。”陶子尧连说：“费心。……”忙问：“我的当差的来了没有？”房中娘姨，一叠连声的叫陶大人当差的。当差的上来，陶子尧便交代他一把钥匙，叫他回栈房，把枕箱开开，“里面有个纸包，抚台的札子统通在内。把那个纸包替我拿了来。”这里两个人闲谈。不多一刻，当差的回来，将纸包呈上。陶子尧打开，取出一片帐目，大约开着几件机器，也不详细，递与魏翩仞。魏翩仞道：“就是这个帐吗？”陶子尧道：“这里头该有几件东西我也不知道，本来要请教五科，我们此刻就去看他。”魏翩仞道：“同去也好。”新嫂嫂道：“啥格要紧事体，托仔魏老，勿是一样格？啥事体要一定自家去？”魏翩仞道：“恩得来，一歇歇才离勿开格哉！”新嫂嫂拿眼睛眇了他一眇，也不说别的，仍旧梳他的头。陶子尧想要去，真是听了新嫂嫂的话，就有点懒怠去了。魏翩仞道：“你不去也好。我就替你问一声，叫他替你开一篇帐，寄到外洋，将来银子是要你付的呢。”陶子尧道：“这个自然，价钱克己点。”魏翩仞道：“这个是外国定好了来的价钱，贵贱我们做不得主的。”一面说，一面穿马褂。趁空陶子尧又拉他到一旁，说道：“不瞒翩翁说，兄弟当这一趟差使，上头

发的盘川不过是个名色，不够用的，况且到了上海又不能不应酬。这里头托你同五科讲一声，将来开帐的时候，叫他酌量开，总算他照应我的。”魏翩仞道：“这个还要你说吗，不过照这篇帐，有限的几样东西，看上去不过二万银子的进出，多开上一千、八百也望得见的。子翁，我听见人说，你这遭来，不是要办几十万银子机器吗？我们都是好朋友，你别拿小注的给我们，拿大注的又去照应别人。”陶子尧听说，楞了一楞，说道：“机器是还要添办，先要看这个办的便宜，再办别的。”魏翩仞见此情形，心下明白，也不再追问了，便说：“今天托五科寄信去，价钱替你合准，包你便宜。只要你明天同外国人当面签个字就完了。”说着扬长而去。

一走走到五科行里。五科接着忙问：“生意怎么样？开帐没有？”魏翩仞递给他看。五科看完之后，说了声：“就是这个吗？”又笑了笑道：“这篇糊里糊涂的帐怎么好带到外国去？而且一贱器另外总有些零碎件头，都要一笔笔的开上。”魏翩仞道：“他原说托你替他斟酌。五科哥，据我看起来，生意不过二万银子。他这里头，还想托你替他开花帐，吞吞吐吐的，弯着舌头，说又说不清，只怕兰芬那里的一笔用帐，要出在这上头。”五科道：“看他不出，赚钱的本事倒有。但是他既托了我，你去同他说，说我都已明白，帐也开好，合同也弄好，叫他明天来签字，我们好去替他办。”魏翩仞道：“你真的替他办么？他银子存在号里，刚才我从同庆里出来，先挽到号里打听过，由山东汇下来总共不过二万银子，听他说这一礼拜头里倒去拿过好几千。兰芬家新嫂嫂手上金刚钻戒指也有了，金钏臂也有了，倒着实在那里报效。不要我们替他办了机器，到那时候拿不出

来。”仇五科道：“你这个人，真正戆大！叫他先来签了字，怕他走到那里去。你我总不会落空就是了。”魏翩仞一听此言，也就明白。当夜又赶到同庆里通知陶子尧，告诉他说，各事都已停当，只要他明天十一点钟，到行里签字。

到了次日十点钟，魏翩仞仍赶到同庆里叫醒陶子尧，起来洗脸吃点心，一块同去找五科。新嫂嫂蓬头赤脚，一定还要亲自替陶子尧打一条辫子，方容他走。当下两个人同到洋行里，仇五科接着，着实殷勤。请坐之后，又每人敬了一根吕宋烟。从抽屉里取出帐来一看，共是二万二千两规元银子。签字之后，先付一半，又拿合同念给他听。陶子尧是不认得洋文的，由着他念，听上去无甚出入，也无话说，随问魏翩仞：“这个帐就这们开吗？昨儿托的事怎么？”魏翩仞又问仇五科。仇五科道：“这个是子翁同我们敝行东打的合同，将来银子付清是要重新写过的。”陶子尧方才放心。仇五科就同他去见洋东，拉了拉手，洋东还说了几句洋话。陶子尧不懂，又是仇五科翻给他听，无非是应酬话头。当面签过字。魏翩仞跟着去划银子。陶子尧一想：“号里只存着一万四千多银子，现在划出一万一千两，只剩得三千多两，将来机器到上海还得找他一万一千两。现在短得虽多，幸亏临动身的时候，抚台大人有过话，如果不够，随时可以电拨。”于是到得号里，写了一张银票。就托号里代打一个电报，说明缘故，请再拨一万五千两。号里朋友拟好电稿，请他过目，无甚说得。两人辞别出去，找到仇五科，交代清爽，取转那一分合同。当天仍到同庆里摆了一个双台，因为仇五科、魏翩仞两个帮了忙，所以就推他二位坐了上坐。

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自从那日在号里发电报的日子

算起，核算起来，顶多三天定有回音，现在倒有七八天了。亏得他天天被新嫂嫂迷住，所以也不觉得。及到屈指一算，不禁慌张起来。若论自己的宪眷，一定不会驳回的。大约抚台公事忙碌，一时理会不到，也是有的，然而总不至于置之不复。因此弄得他心上好像有十五个吊桶一般，七上八下。亏得新嫂嫂能言会道，譬解过去。后来一等等了半个月，还是无回信。看看这里的钱又用去了二千多。新嫂嫂还一心要嫁他，说明做“两头大”。身价不要，只要一副珍珠头面，下等的拿不出手，就是中等的，至少亦得一两千块，其余衣饰还不在于内。真正公私交迫，昼夜不宁。

又过了几天，数了数日子，电报打去已经二十天了，依旧杳无音信，把他急得熬不住，只得又打一个电报去催款。另外又打一个电报，要他姊夫从旁吹嘘。到第三天得到姊夫的回电，说抚宪请病假，藩宪代理。机器已经另外托了外国人办好，价钱很便宜，而且包用，叫他不要办了，并催他即日回东。陶子尧得了这个电报，赛如一瓢冷水，从顶门上浇了下来，急得无法。可巧魏翩仞来看他，他便把此事告知，想叫他去同仇五科商量，说机器不要了，叫他退钱。魏翩仞道：“同了外国人打的合同，怎么翻悔得来？倘若帐目没有寄出去，还可收得转，如今已经二十多天了，只怕已经到了外洋，怎么好收转？”陶子尧道：“打电报去止住。”魏翩仞道：“说的好容易！人家不是被你弄着玩的，我也不好说出口。”

陶子尧见他不肯退机器，心上更加烦闷。打那日起，就在栈中写了两天的信，一直没有到同庆里去。新嫂嫂派了一个小大姐到栈里钉住他，叫他去，他不肯去，把他弄急了，同大小姐

说：“不是我不来，我这两天心上不舒服；等我的事情弄定规了，自然要来的。”小大姐回去告诉了新嫂嫂。新嫂嫂知事不妙，乐得弄他几个现的。见小大姐请不来，只好自己坐了车到栈里来请。陶子尧虽说跟他同到堂子里，依旧没精打彩。禁不住新嫂嫂甜言蜜语，不由他不把号里剩下的银子，取来报效。后来用的只剩得几百两了。号里的人，最是势利不过的，就把下余的钱算一算清，打一张票子，差一个学生送给陶子尧，把折子收回，以后不相来往，从此更绝了指望。还有魏翩仞听见信息不好，虽说不准他退机器，料想再要他找，是万万找不出来的了，便去同仇五科商量。仇五科说道：“他真的拿不出吗？你去同他讲：如若机器运到，不来出货，我们虽然是朋友，外国人却不讲交情，将来怕有官司在里头，还是叫他办去的好。”魏翩仞又去告诉了他，顺便探消息，顺便催银子，把个陶子尧真正弄的走头无路，只得又打一个电报给姊夫，说明洋人不退机器，请他转圜的话。谁知接到回电，陶子尧看了，这一惊竟非同小可！欲知电中所言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话说陶子尧接到姊夫的回电，拆出开一看，上面写的是：“上峰不允购办机器。婉商务退款二万，悉数交王观察收。”陶子尧不等看完，两只手已经气得冰冷，眼睛直勾勾的，坐在那里一声也不言语。停了一会子说道：“这是我的‘钉封文书’^①到了！”其时陶子尧还在兰芬家同新嫂嫂一块儿吃饭。管家送电报来，是电报局已经翻好了来的。陶子尧看完之后，做出这个样子，大家都猜一定报上有了甚么话句。亏得新嫂嫂心定，仍旧吃他的饭。等把一碗饭爬完，才慢慢的问：“到底那哼？”陶子尧也不便告诉他，但说得一句“是催我回去”的话。新嫂嫂心上明白，也不再问。陶子尧便问：“魏翩仞住在那里？”新嫂嫂说：“耐笃一淘出，一淘进，俚格住处，耐有啥勿晓得格。”陶子尧道：“我同他是台面上认得的，其实没有到过他家。”管家插嘴道：“上海的这些露天掮客真正不少，钱到了他们手里，再要他挖出来可是烦难。老爷又不认得他，怎么会托他办事情？”陶子尧骂道：“忘八蛋！放屁！你懂得什么！”管家不敢做声。新嫂嫂连忙改口道：“魏老格人倒是划一不二格，托他俚事体俚

① 钉封文书：清时递送处决囚犯的紧要公文。

总归搭倪办到格。机器退勿脱，格是外国人格事体，关俚啥事。”陶子尧也不答应，穿马褂，拔起脚来要走，新嫂嫂问他：“到啥场化去？”说：“到栈里去。”新嫂嫂明知留也无益，任其扬长而去。

陶子尧回栈未久，头一个是魏翩仞来找他，道：“五科已把这话同洋人商量过。洋人大不答应，说打过合同如何可以懊悔的。就是这会子把已经付过的一万一千统通改做罚款，他亦不要，一定要你出货。子翁，你得详详细细把这情形写个禀帖给抚台，也免得你为难。将来闹出事情，打起官司，总是你山东巡抚派来的人。”陶子尧听了，正在满腹踌躇，无话可答，忽见管家拿进一封信来，说是长春栈二十一号，山东候补道王大人差人送来的，立候回音。陶子尧听了王大人三个字，又是一呆。连忙把信拆开来一看，就是刚才他姊夫来的电报上所说王观察了。王观察信上言明是奉了东抚之命，前往东洋考察学务。到了上海又接电报，叫他顺便考察农、工、商诸事，添派四个委员，大小十几个学生。因此就叫他向委员手里讨回那二万银子做盘川。亦是今天接到电报，所以特为写信前来通知。如果银子现成，他就立刻派人来取。

陶子尧不看则已，看了之时，急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心里想：“这洋人非但不肯退，而且还要逼后头的。那里王观察又是山东抚宪派来的，叫他来讨，就是洋人肯退银子，只有一万一，那九千已经被我用的九成多了。无论如何，二万的数目总不能归原，叫我心上如何不急！但恨没有地洞，如有地洞，我早已钻进去了。”他一面想，只是不言语。管家站在一旁等回信，也不敢说甚么。

当下还是魏翩仞等的不耐烦，说：“人家问你讨回音，我怎么讲？”一句话提醒陶子尧，立刻翻出信笺要写回信。忽然想起王观察是本省上司，论规矩应得写张夹单^①禀复他才是。他本是做文案出身，这些款式是懂得的。无奈心绪不宁，提起笔来，写不上半行，不是脱落字，就是写错字，一连换了五张红单帖，始终未曾写满三行，把他急的头上汗珠子有黄豆大，无如总是写不好。后来还亏魏翩仞替他出主意，说：“王观察乃子翁的本省上司，他既然到这里，你总得去拜他一趟，今日且不必写回信，只拿个片子交给来人，叫他先回去言语一声，说你子翁明天过来一切面谈。”陶子尧正愁着这封回信无从着笔，听了此言，连说“有理……”，立刻自己从护书里找出一张小字官衔名片交管家，叫他出去告诉来人，托他回转去禀大人，说大人的来信收到，明天一早过来请安，还有许多下情，须得明天面禀。管家拿了衔片自去交代不题。

这里魏翩仞便问他：“这事到底怎样办？”陶子尧道：“翩翁，外国人那一边，总得叫他能够退才好。”魏翩仞道：“子翁，我们都是自家兄弟，有些事情你虽然没有告诉我，我岂有不知道的。”陶子尧一听这话，脸上一红，知道各事瞒他不过，不妨同他实说，或者有个商量，便说：“我现在好比骆驼搁在桥板上，两头无着落。你总得替我想个方法才好。”魏翩仞道：“依我看起来，这机器还是不退的好。”陶子尧道：“何以见得？”魏翩仞道：“你子翁带来的钱，同你在上海化消的钱，我心里都有个

① 夹单：夹在手本里信函，指那些下级向上级官员报告事情，在公事之外或不便于写在手本里的事。

数。洋人那里的钱就是退不掉，还算你因公受过，上司跟前不至于有什么大责罚的。倒是你自己化消的钱如何报销？我同你做了知己朋友，总得替你筹筹算算。”陶子尧道：“多承费心。兄弟一时没有了把握，亏空了公项，倘若追起这笔银子来，怎么办呢？”魏翩仞道：“我早替你想好一条主意了。”陶子尧忙问：“甚么主意？”魏翩仞道：“现在机器是万万退不得的！退了机器，你没有生发了。洋人那里，但凭五科一句话，要退便退！现在老实对你说，是我替你抗住不退。你明天见了王观察，只说机器的事，一到上海就同洋人打好合同，索性多说些，二万二的机器，乐得说他四万银子。二万不够，又托朋友在庄上借了二万。价钱统通付清，机器不日可到。洋人那边是万万不肯退的。现在既然山东来电一定要退，只好请讼师同他打官司。倘若打不赢外国人，你这机器本不要退，这笔讼费至少也得几千两，还有别的花费，也只好由你报销。况且王观察面前也有得推托，叫他不至于来逼你。你说这话可好不好？”陶子尧连称“妙计……”。又说：“我上次发去的电报，早禀明二万不够，还要请上头发款，这话是埋过根的。”

魏翩仞道：“但是一件，这外国律师你是一定要请一位的。”陶子尧道：“我没有熟人，那里去请？”魏翩仞说：“有我，这里头我都有熟人。我此刻就替你去找一位，明天上半天把事办好回来，你再去见王道台。他见你打官司，这事情是真的了，他一定不好再来逼你。腾出空来，我们再想别的法子。”陶子尧道：“如此，就请你费心罢。”魏翩仞道：“你这回请讼师不过面子帐，用不着他替你着力。我们知己人，能够省一个，乐得省一个。”魏翩仞一面说，一面掐指一算，说道：“这事总得上回把

堂，好遮遮人家的耳目。你先拿五百银子出来，我请个朋友替你去包办下来。你说可好？”陶子尧听了，楞了一回道：“要这些钱么？”魏翩仞道：“同你说面子帐。如若要他出力，只怕二三千还不够哩！”

陶子尧自己估量：“一共总只剩得七百几十两银子，还有二百多块钱的钞票。如今又去五百。照此情形，山东不见得再有汇来，倘若用完，叫我指着什么呢？”想了好半天，只得据实告诉了魏翩仞，托他想法子同讼师商量，先付若干，其余的打完官司再付。魏翩仞听了无法，于是叫他先付三百。后来讲来讲去，陶子尧只肯先付二百。魏翩仞无奈，只得拿了就走。出得门来，先去通知了仇五科。仇五科道：“翩仞哥，又有点小进项了。”魏翩仞道：“这个自然。我们天天在四马路混的是那一项呢？”五科一笑无言。

魏翩仞出来，到一家熟钱庄上，把银子划出五十两。找到一个讼师公馆，先会见翻译。彼此都是熟人，把手脚做好，然后翻译走到公事房里，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讼师。讼师答应立刻先替他写两封外国信：一封是给仇五科的洋东，说要退机器的话；一封上给新衙门的，^①等陶子尧禀帖写好，一块送进去。魏翩仞见事办妥，把银子交代清楚，然后袖了这封信回来见陶子尧。其时陶子尧禀帖稿子已经打好，是抱告^②家人陶升出名，告的是“仇五科代办机器，浮开花名，不照原帐，意图侵蚀，恳

① 新衙门：指公共租界里的审判机关会审公廨。廨，是旧时官吏办公的地方。

② 抱告：打官司时委托亲属或仆役代理出庭。

请饬退”一派的话。魏翩仞道：“这条倒是亏你想的。可巧那篇到外洋定机器的帐，都是五科一手写出来的。若照你这篇原帐，只有几个总名字，写得不清不爽，只怕走遍地球出没处去办。不料五科为朋友要好，如今倒被人家拿做了把柄。”陶子尧道：“我何曾要同他打官司。不过是无事要生发点事情出来，别的话说不上去，只有这条还说得过。”魏翩仞道：“这词讼一门，不料子翁倒是行家。”陶子尧道：“小弟才到山左的时候，本学过三年刑名。后来家父常说：‘凡做刑名的人，总要作孽。’所以小弟改行，才入了这仕宦一途。”魏翩仞道：“原来如此，倒失敬了。”当下禀稿看过，没甚改动。陶子尧立刻写好，随了外国讼师的信，一块儿拿帖子送了进去，接到回片方才放心。

次日一早，就到长春栈二十一号去见王道台。这天穿的衣裳，照例是行装打扮，雇了一辆轿子马车，拉到长春栈门口，管家先进去投手本。王道台正在那里会客，一见是他，便说了声“请”，吩咐跟班的引他到别的屋里坐一会。跟班会意，把陶子尧请了进来，同他到随员周老爷屋里坐下。不多一刻，王道台送客回来，赶到这边相见。陶子尧虽久在山东，同王道台却是从未谋面，见面之下，少不得磕头请安。王道台晓得他是抚台特识的人，不好怠慢于他，还说了许多仰慕的话。陶子尧忙回：“卑职一直是在洋务局里当差，没有伺候过在人。今番大人来在上海，卑职没有预先得信，所以来的迟了。今日特地前来禀安请罪。”王道台道：“说那里话！”彼此言来语去，慢慢说到退机器、划银子的话。王道台道：“兄弟这回出来，本来是奉了别的差使，到了上海接着电报，才晓得还要到东洋去走一趟，所以出省的时候没有带甚么钱。后来打电报去请上头发款，接到

回电，才晓得老兄那里有这笔银子，所以昨天写信通知老兄。这款想是现成的，只等老兄回信，兄弟就派人来领。现在老兄又要自己过来，实在劳驾得很。”陶子尧道：“为了这事，卑职正在为难。晓得大人来到这里，本应该过来禀安，二来还求大人教训，好替卑职作一个主。卑职虽然没有到省，然而当的是山东差使，大人就是卑职的亲临上司一样，所以一切总要求大人指教。”

王道台听了摸不着头脑，只得随口应酬了两句。后来又问：“这银子几时好划？”陶子尧方说道：“上头发款二万两，差卑职到上海办机器。一到上海，就与洋行订好合同，约摸机器不到一月一定运到。款项不够，已由卑职出名，向庄上借银子二万两垫付。不料诸事办妥，上头又打电报来，叫把机器退掉，银子要回。洋行的规矩大人是晓得的，订了合同，如何翻悔得来。但是卑职既经奉了上头的电谕，也不敢不遵办。同洋行说过几次，说不明白，只好请讼师同他打官司。禀帖是昨儿晚上进去的。将来新衙门还得求大人去关照一声，叫他替咱们出把力，好教卑职将来可以销差。”说罢，又站起来请了一个安，说了声“大人栽培”。王道台听了他话，也不好说甚么，于是敷衍了几句，端茶送客。少不得次日出门，顺便到高升栈，过门飞片谢步。照例挡驾，自不必说。

且说陶子尧自从见过王道台，满心欢喜，以为现在我可把他搪塞住了，关了这道门，免他向我讨钱，再想别的法子。自此每日仍到新嫂嫂那里鬼混。他们的事情，新嫂嫂都已明白，乐得再用他两个。后来陶子尧把钱用完，便去同魏翩仞商量，托他向庄上借一二千。魏翩仞起先不肯，后来想到他这事情，闹

到后来，不怕山东巡抚不拿钱来替他赎身。主意打定，虽不能如他的意，也借与他好几百两银子。陶子尧异常感激。新嫂嫂一边，魏翩仞还不时要去卖情，说：“陶大人没有钱用，山东不汇下来，都是我借给他。”好叫新嫂嫂见好。自从新嫂嫂敲到了陶子尧的竹杠，不是剪两件衣料，就是顺便叫裁缝做件把衣裳，不收他的钱，好补补他的情。更兼魏翩仞或是碰和，或假称出门匆促，未曾带得洋钱，时常一二十、三四十，到新嫂嫂手里借用。连借了几次，也有一百多块钱，始终未曾还得分文。新嫂嫂却也不肯向他讨取。这些事不但陶子尧一直未曾知道，而且还拿他当作朋友看待，真正可笑。

闲话休题。再说王道台因见陶子尧那里的钱不能划到，他这里出洋又等钱用，只有仍打电报到山东去。其时抚台请病假，各事都由藩司代拆代行，接到了这个电报，便打一个回电给陶子尧，说他不肯退机器，不会办事，着实将他申饬两句，一定要退掉机器。陶子尧虽有魏翩仞代出主意，究竟本省上司的言语，不敢违拗，因此甚是为难。同时那个藩台又复一个电报给王道台，叫他仍向陶委员划付。王道台无奈，只得又拿片子前去请他商议此事。陶子尧满肚皮怀着鬼胎，只好前去禀见。这几天头里，他的事情王道台已经访着了一大半。只因王道台的随员周老爷是山西太原府人，同前头陶子尧存放银子的那家票号里的老板是嫡亲同乡。周老爷到得这里拜望同乡，这票号里的老板很同他来往，晓得山东有电报叫王道台向陶子尧手里付银子，陶子尧付不出，他就把这里事情，原原本本，一齐告诉了周老爷。周老爷回来，亦就一五一十的通知与王道台。王道台无奈，只好请了他来当面问过，看是如何，再作道理。

这日见面之下，王道台取出电报来与他看。陶子尧一口咬定：“银子四万，通通付出。带来的不够，在庄上又借了两万。现在卑职手里实在分文没有。就是请讼师打官司，还得另外张罗，总求大人原谅。大人如果有信到山东，还求大人把卑职为难情形代为表白几句，那是感激不尽！”王道台虽然已经晓得他的底细，听了这话，不便将他说破，只些微露点口气，说：“洋人那里，吾兄是何等精明，断乎不会全数付他。已经付出的呢，兄弟也不说不讲情理的话。退与不退，自然等到打完官司再讲。但是兄弟还有一句公道话：我们出来做官，所为何事？况且子翁来到上海，自然有些用度，倘若还有钱没有付出，子翁不能不自留两千，预备正用。兄弟这里，或者先付五六千。一来兄弟同老兄的事，上头也有了交代，其余不足的，兄弟自然再打电报向上头去要，决计不来逼吾兄。吾兄看此事可好如此办法？”陶子尧只是一口咬定没有存钱。

王道台本来也正想银子使用，齐巧派了这个差使，有二万两拨给他，他如何不拚命的追？况且已经探实陶子尧的底，如何肯将他放松？便道：“这注银子是上头叫兄弟讨的，既然老哥没有，须得给兄弟一个凭据，我也好回复上头，请上头汇款下来。”陶子尧道：“卑职回去就具个禀帖过来，大人好据着卑职的禀帖回复上头。”王道台道：“不但这个，吾兄付款出去总有收条，这个收条一定是洋字。兄弟这边因为出洋，才找到一位翻译，吾兄回来可把这个收条带了过来，由兄弟叫翻译替你翻好，写一分寄到上头去。并不是不放心吾兄，向吾兄要收条，为的是有了实凭实据，银子实实在在付给洋人，上头看见，也不好再叫兄弟前来追逼吾兄。吾兄以为何如？兄弟这里翻译

是现成的，免得吾兄出去找人，又要化钱。”

陶子尧一听王道台问他要收条，知道事情不妙，怕要弄僵，忙回道：“收条本来是有的。但是因为银子不够，向人家借垫，人家不相信，暂时只得将合同收条抵押在那个人家，并不在卑职手头。现在大人要看，须得卑职先去说起来看。”王道台道：“并不是我要顶真，为的是大家洗清身子。既然押在人家，亦不妨事，我叫翻译跟了老兄同去，就在那个人家取出来一看，翻他一张底子带了回来，岂不甚便？”陶子尧道：“这事总得卑职先去通知一声，叫那人家把东西拿在手头，然后卑职再来同了翻译前去，免得耽误时刻。”王道台见他总是一味推诿，也不值再去逼他，便乃一笑，端茶送客。

过了两三日，王道台见他竟无回音，便差了周老爷同了翻译前去拜他，讨他的回信。倘若已与前途说妥，就叫翻译立刻翻好带了回来，因为立等寄信山东，免得耽误时刻。谁知一连去了三次，总是未曾见面，亦不见他前来回拜，把个王道台气的了不得，说他靠了谁的势，连我都不在他眼睛里，跟手写了一封信，居然摆出上司的款来，很拿他申饬几句，还说甚么：“老兄在这里办的事，兄弟统统知道，不过因与令姊丈是同官同寅，处处顾全面子。现在反将我一片好心当作了歹意。既然不肯赐教，兄弟也只得据实禀复上头，将来休要怪弟不留面情！”痛痛快快的写了一封信，送到栈里。管家见是王道台来的要信，立刻到小陆兰芬家，找到主人，把信呈上。陶子尧看了，着实有点耽心事，愁眉不展，茶饭无心。新嫂嫂见了问问他，虽说是一味支吾，然而已经十猜六七，便说：“有甚为难之事，魏老主意极多，外面人头也熟，何不请他前来商量商量？”一句话

把陶子尧提醒，立刻写了一个票头，差相帮去请，堂子里请不着，后来还是新嫂嫂差了一个小大姐，在六马路他的姘头大姐老三小房子里找着的，一同同到同庆里。魏翩仞便问何事。此时陶子尧早拿他当自己人看待，便也不去瞒他，把王道台的信取了出来与他观看，同他商量办法。

魏翩仞道：“这事须得同五科商量。我想除掉借洋人的势力克伏他，是没有第二个法子。”说完，便约了陶子尧一同去见仇五科，告诉他王道台情形。仇五科道：“这事须得请洋东即刻打个电报到山东，托他们的总督向山东抚台说话，就说：‘定了机器，无故要退，商人吃亏不起。委员已经同我们打官司，他们山东官场上又派甚么姓王的道台来到这里提钱。我们的招牌已经被他们闹坏了，以后不能做生意。现在非但不准他退生意，而且还要山东抚台赔我们的招牌。’照此电报打去，外国的总督没有不帮着自己商人的。如此做去，陶子翁，包你的机器一定办得成，敲开板壁说亮话：合同打好再由你退，我们行里只好替你们白忙，生意也不要做了。陶子翁，你去同王道台说，叫他不要来逼你；他再来逼你，叫他提防些，我要出他的花样。上海地方还轮不着他海外^①哩。”陶子尧听了，千多万谢。跟手魏翩仞替他出主意，叫他同仇五科另外订了一张定办四万银子机器的假合同，写好两分，两人签过字，一人拿着一张，预备将来真果打官司，好呈上去做凭据。仇五科也叫陶子尧另外写了一张借银二万，即以订办机器合同作抵的字据，连合同交给魏翩仞收好。

① 海外：原为管不着的地方，这里比喻为霸道。

此时，陶子尧拿魏翩仞真当作自己人看待，以为他办事真是千妥万当，异常放心，不在话下。等到陶子尧去后，仇五科果然把此事始末根由，又编上许多假话，告诉了本行洋东，请洋东打个电报给本国总督，请他照会山东巡抚。总督得了电报，果然外国的官专以保商为重，不比中国官场是专门凌虐商人的，一个电报打过去，除了机器四万不能退还分文外，还要索赔四万。山东抚台得了这个电报，这一惊非同小可！

且说其时原委陶子尧办机器的那位巡抚，前因抱病请假，一切公事，奏明由藩司代拆代行。等到假满，病仍未痊，只好奏请开缺。朝廷允准，立刻放人，就命本省藩司先行署理。这藩司姓胡名鲤图，乃是陕西人氏。早年由两榜出身，钦用榜下知县，吏部掣签，分发湖广。到任不多两年，就补得一个实缺。不料那年地方上民、教不和，打死一个洋人，闹出事来。上司说他办理不善，先拿他撤任，后来附片进去，又将他革职。后来好不容易投效军营，开复原官，又历保至知府放缺。为了一桩甚么交涉案件，得罪了外国人。外国人禀了外国公使，本国公使告诉了总理衙门，行文下来，又拿他开缺，把他气的了不得。后来又走了门路，凑巧那年闹“拳匪”，杀洋人，山西抚台把他咨调过去办团练。等到和局告成，惩办罪魁，换了巡抚。后任虽未查出他纵团仇教的真凭实据，然而为他是前任的红人，就借了一桩别的事情，将他奏参，降三级调用。他名心未死，竭力张罗，于秦、晋赈捐案内，捐复原官，加捐道台。幸喜折扣便宜，化钱有限，又把家里的老本一齐搬了出来，报效国家二万银子，就有人保荐他奉旨记名简放，并交部带领引见。他就立刻进京，又走了老公的门路。吃亏化的钱不多，不能望得好缺，就放了

山东兖沂曹济道，是个苦缺。到任之后，因在内地，洋人来的不多，遂得平安无事。然而为了不知那一国的教士，要在这兖州府一个地方买地建立教堂，与乡人议价不合，教士告诉本道。胡鲤图非但不办乡下人，而且反劝教士多出两个。教士大动其气，进省告知巡抚。虽没甚大过处，巡抚曾将他申饬一番。因此他生平做官，屡次翻斤斗，都是为了洋人的事。幸喜圣眷极优，不到两年，升运司，升臬司，仍旧做到山东藩司，不与洋人交涉，宦途甚觉顺利。目今因本省巡抚告病，奉旨就叫他升署。未曾升署之前，因为抚台请假，照例是他代拆代行。接到陶子尧来电，稟请添拨款项。他生平最怕与洋人交涉，忽然发了一个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的念头，立刻就打电报叫陶子尧停办机器，要问银子，立刻回省销差。又叫王道台帮着讨回此款。却不想到因此一番举动，却生出无数是非，非但银子不能讨还，而且还受外国人许多闲话。毕竟是他不识外情，不谙交涉之故。

闲话休题。且说这日正是他接印日期，一早起来，把他兴头的了不得。辰正三刻，摆齐全副执事，亲到抚院大堂拜受印信并王命旗牌。^①升座之后，便有司、道各官上来参堂，从前虽是同寅，现在却做了下僚子。一时接印礼成。其余照例议注，不用细述。只因抚台尚未迁出，所以署院只好将印信带回自己藩司衙门办事。当下胡鲤图胡大人才回得衙门，便有合城官员

^① 王命旗牌：清政府把写有“令”字的蓝旗和圆牌，授给督、抚、提、镇，代表王命，可以立即处决囚犯。

拿着手本前来禀贺。胡大人只命把司、道请进，行礼之后，彼此闲谈。正说得高兴时候，忽见巡捕官送进一个洋文电报来，说是胶州打来的。胡大人一听，不觉心上陡然一惊，忙叫翻译翻出，原来正是不准陶子尧退机器，并叫山东官场再赔四万银子的那个电报。胡大人看过，登时吓得面孔如白纸一般。歇了半天，才说道：“我想不到我的运气就怎们坏！我走到那里，外国人跟到我那里！总算做了半年扬州运司，八个月的湖北臬司^①，算没有同他来往，省得多少气恼，就是在藩司任上也好。怎么一署巡抚，他就跟着屁股赶来！偏偏是今天接印，他今天就同我倒蛋，叫我一天安稳日子都不能过！真正不知道是我那一门的七世仇寇，八世冤家！照这样的官，真正我一天也不要做了！”一面说，一面咳声叹气不止。

署藩台劝道：“陶某人办机器的事情也长远了。”其时，洋务局的老总，就是陶子尧的姊夫也正在座，署藩台便道：“某翁，陶某人是你的令亲，还是你打个电报给他，叫他把事情早点弄好回来，免得大人操心。”陶子尧的姊夫道：“当初我早晓得他不能办事，果然闹的不好。当初原是他上条陈，前院忽然赏识起来，就派他这个差使。真真年轻不能办事！”胡大人道：“你也不必埋怨他，这都是我兄弟命里所招。兄弟自从县令起家，直到如今，为了洋人，不知道害我化了多少冤枉钱，叫我走了多少冤枉路，吃了多少苦头！我走到东，他跟到东，我走到西，他跟到西，真正是我命里所招。看来这把椅子又要叫我坐不长

^① 臬司：指按察司，主管刑名案件。

远了！”他正说得伤心，忽见巡捕官又拿着一个电的来回，说外务中来的电报，胡大人这一惊更非同小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却说署理山东巡抚胡鲤图胡大人，为了外国人同他倒蛋，正在那里愁眉不展，忽见巡捕官拿进一封外务部的电报，以为一定是那桩事情发作了，心上急的了不得！等到拆开来一看，才知道是桩不要紧的事情，于是把心放下，对着司、道说道：“将来我兄弟这条命一定送在外国人手里！诸公不要不相信，等着瞧罢！”众人也不好回答别的。还是陶子尧的姊夫，洋务局的老总，他办事办熟了，稍为有点把握，就开口说道：“外国人的事情是没有情理讲的，你依着他也是如此，你不依他也是如此。职道自从十九岁上到省，就当的是洋务差使，一当当了三十几年，手里大大小小事情也办过不少，从来没有驳过一条。这陶倅是职道的亲戚，年纪又轻，阅历又浅，本来不曾当过甚么差使，现在头一件就是叫他同外国人打交道，怎么办得来呢。职道的意思，就请大人打个电报给王道，叫他就近把这件事弄好。办好的机器，如果能退，就是贴点水脚，再罚上几个，都还有限，倘或实在退不掉，没有法，也只好吃亏买了下来。至于另外还要赔四万，外国人也不过借此说说罢了，我们亦断手不能答应他的。”胡大人道，“到底老哥是老洋务。好在陶某人是令亲，这件事只好奉托费心的了。”说完端茶送客。

陶子尧的姊夫下来，立刻就到电报局打一个电报给自己舅爷，叫他赶紧把事办好，回来销差。又打一个电报给王道台，面子上总算托他费心，其实这里头已经照应他舅爷不少。王道台出洋经费，回明署院，另外由山东拨汇，以安王道台之心，便不至于与他舅爷为难。其实王道台只要自己出洋经费有了开销，看同寅面上，落得做好人，就是陶子尧真果有大不了的事，他早已帮着替他遮瞒了。

话分两头。且说王道台在上海栈房里，正为着讨不到钱，心上气恼。这日饭后又要打发周老爷去催。周老爷道：“一个高升栈的门槛都被我们踏穿了，只是见不着他的面。他玩的那片堂子，我也找过几趟，不是推头没有来，便是说已经来过去了，房间里放着门帘，说有别的客人，我们也不好闯进去。现在再到栈里去，一定还是不照面的。”王道台道：“你不找他，那里同他照面。你去同他说，他再照这模样儿，我可要动真公事了！”周老爷被王道台逼不过，只好换了衣裳去找。刚刚跨出房门，只见电报局送到电报一封，上写着是山东打给王道台的。他便跟了进来，瞧这电报上说的什么话。王道台拆开看时，原来就是陶子尧姊夫发来的。上面写的是：

“上海长发栈王道台：陶倅所办机器，望代商洋人，可退即退，不可退即购。不敷之款及出洋经费另电汇。至洋行另索四万，望与磋磨勿赔。事毕，促陶倅速押机器回省。乞电复。”

下面还注着陶子尧姊夫的名字。王道台看到电汇出洋经费一句话，便说：“我们的钱也不必去问陶子尧去讨了。他的事情有他姊夫帮忙，不要说四万，就是十万八万，也没有不成功

的。”连忙回头叫周老爷不必再去。又说：“既然是他令姊丈的电报，应得去通知他一声。”周老爷道：“也不必去通知。他那里得了信，自然会跑来的。”王道台道：“你说的不错，等着他来也好。”当下无言而罢。

且说陶子尧自从王道台同他要钱没有，问他要合同收条又没有，因此不敢见王道台的面，天天躲在同庆里小陆兰芬家，省得有人找他。以前周老爷来过两趟，管家曾经回过，后来见主人躲着不见，周老爷再来时，便是管家代为支吾，也就不来回主人了。故此数日陶子尧反觉逍遥自在，专候仇五科行里的回信。一天，魏翩仞来说：“外国总督那里已有回电，准了行东的电报，允向山东官场代索赔款。”陶子尧听了，又是惊，又是喜：惊的事情越闹越大，将来不好收场；喜的是有了外国人帮忙，只要机器不退，我的好处是稳的。既而一想：“我已经请过讼师告过仇五科，将来回省销差，上司跟前决不会疑心到我，说我捣鬼。”又一转念：“横竖只要好处到手，有了钱赚，就是不回山东也使得。或者将来在上海寻注把生意做做，就像五科、翩仞两个，一年到头，赚的钱着实不少，不要说候补道、府跟他不上，就是甚么洋务局、营务处、支应局几位老总，算得第一分的红人，也赶不上他。”主意打定，混到那里，算到那里。但是一件，前头跟翩仞借的几百银子，看看又要用完，现在一筹莫展，又不便再向他启齿，因此心内十分踌躇，面子上只好敷衍他，说：“我同翩仞哥是自家人。这件事情若不是翩仞哥、五科出力，兄弟这一趟非但白走，而且还要赔钱。但愿他们连四万头一同赔了过来，也好补补你二位的辛苦。”翩仞道：“但愿如此更好。但是五科说过：‘不准他退机器是真的。至于赔款

一层,也不过说说罢了。’”当下又说了些别的闲话别去。

这里新嫂嫂见陶子尧这几日手头不宽,心上未免有点不乐。这天因为催陶子尧替他看一处小房子,陶子尧推头这两天身体不快,过两天一定去看。新嫂嫂明知他手头不便,便嗔着说道:“倪格人说一句是一句,说话出仔嘴,一世勿作兴忘记格。耐格声说话,阿是三礼拜前头就许倪格?”陶子尧道:“我怎么说话不当话。我的意思,不过要等我身体好点,自然要料理这事。彼此相处这多少时候,你还有什么不放心我的?”新嫂嫂听了无甚说得,但说:“倪格碗断命饭也勿要吃哉。早舒齐一日,早定心一日。”陶子尧道:“你的心,我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当下又闲谈一回,无庸细述。又过了两天新嫂嫂只是催他寻房子。陶子尧到了上海这许多时候,也晓得这轧姘头事情是不轻容易的,便去请教魏翩仞这事怎么办。魏翩仞道:“恭喜,恭喜!到底子翁的艳福好,我们白相了多年,面子上要好,都是假的。”陶子尧道:“休要取笑。”魏翩仞便问:“他是个甚么局面?”陶子尧道:“他一定要嫁我。”魏翩仞道:“啊唷,还要拜堂结亲哩!”陶子尧道:“何尝不是如此。这句话已经说过三四个礼拜了。他说明要红裙披风全头面,还要花轿小堂名^①。兄弟想,我们做官的人家规矩,似科这些也不可少的。但是另外要我二千块钱,也不晓得做甚么用,问他也不肯说。如果是礼金,用不到这许多。翩仞哥,你替我想想。”

魏翩仞道:“这须得问过新嫂嫂方好斟酌。”两个人便一同来到同庆里。见面之后,新嫂嫂劈口便问:“房子阿看好?”陶子

^① 小堂名:清音乐班,为办喜庆的人家雇用。

尧一声不言语。魏翩仞道：“恭喜，恭喜！你们两家头的东西，怎么好没有媒人？有些话不好当面说，等我做个现成媒人罢，也好替你们传传话。”新嫂嫂道：“媒人阿有啥捱上门格？倪搭俚现在也勿做啥亲，还用勿着啥媒人。”魏翩仞一听不对，便对陶子尧说道：“怎么说？”陶子尧忽见新嫂嫂变了卦，不觉目瞪口呆。歇了半天，方向新嫂嫂说道：“不是你说要嫁给我吗？还要什么红裙披风花轿执事。”新嫂嫂道：“还有呢？”陶子尧道：“还有再讲。”新嫂嫂回头对魏翩仞道：“魏老，勿是倪说话勿作准，为他偶格人有点靠勿住。嫁人是一生一世格事体，倪又勿是啥林黛玉，张书玉，歇歇嫁人，歇歇出来，搭俚弄白相。现在租好仔小房子，搭俚住格一头两节，合式末嫁拨俚，勿好末大家勿好说啥。魏老，阿是？”魏翩仞笑而不答。陶子尧跳起来说道：“我们做官人家，要娶就娶，要嫁就嫁，有甚么轧姘头的？”魏翩仞道：“陶大人心上不要不舒服，还是姘头的好：要轧就轧，要拆就拆，可以随你的便，不比娶了回去，那事情就弄僵了。新嫂嫂是同你要好，照应你，不会给你当上的。”陶子尧听了无话。新嫂嫂拿眼睛对着魏翩仞一眇，说道：“要耐多嘴！”魏翩仞道：“是啊，我就不说话。”新嫂嫂道：“倪又勿要耐做啥哑子。倪末将来总要嫁拨俚格。耐想俚格人，房子末勿看，铜钱也既不，耐看俚格人阿靠得住靠勿住？”陶子尧心上想：“自从我到此地，钱也化的不少了，还说我不给他钱用，不知道前头的那些钱，都用在那里去了。”心上如此想，面孔上早露出悻悻之色，坐在那里，一声不响。新嫂嫂道：“耐为啥勿响？”陶子尧道：“我没有钱，叫我响什么！”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登时拌起嘴来。魏翩仞只得起身

相劝。谁知此时他二人，一个是动了真气，一个是有心呕他，因此魏翩仞拦阻不住。正在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只见陶子尧的管家送上一封电报信。众人瞧见，以为一定是山东的电报来了。等到接在手中一看，见是绍兴来的。魏翩仞莫明其妙。陶子尧却不免心上一呆，连忙拆开，又是没有翻过的，立刻叫人到书铺里买到一本“电报新编。”魏翩仞在烟铺上吃烟，同新嫂嫂说闲话。陶子尧却独自一个坐在方桌上翻电报，翻一个，写一个。魏翩仞问他：“是什么电报？”他摇摇头不做声。等到电报翻完，就在身上袋里一塞，走了过来，一声也不言语。魏翩仞一定要问他那里的电报，他只是不说。当下无精打采的坐了一会。魏翩仞要走，他也要跟着一同走。新嫂嫂并不挽留。

当下出得门来，魏翩仞便问他：“刚刚那个电报，到底是那里来的？”陶子尧叹一口气道：“不要说起，是绍兴舍间来的。”魏翩仞又问：“到底甚么事？不妨说说。我们是自己人，或者好替你出个主意分分忧。”陶子尧道：“翩仞哥不是外人，说出来实在坍台得很！”魏翩仞道：“说那里话！”陶子尧道：“兄弟在山东洋务局里当差，每月的薪水都是家姊丈经手。他一定要每月替我扣下十两银子，替我汇到舍间，作贱内的日用。等到兄弟奉差出门，这笔薪水已归别人。家姊丈以为兄弟得了这宗好差使，家用是不必愁的了。这是兄弟荒唐，初到上海只寄过一封家信，一混两三个月，一块钱也没有寄过。这一个多月，又为着心上不舒服，也就懒得写信。家里贱内倒来过五封信，又是要钱，又是不放心我在外头，恐怕有甚么病痛。兄弟只是没有复他，所以他急了，发了一个电报给我，还说日内就要过江，由杭州趁小火轮到上海来。所以兄弟的意思，新嫂嫂的事情不成功

倒好，等到山东电报回来，贱内也可来到上海，看是事情如何。兄弟此行，本来想要带着搬取家眷，齐巧他来也好，就省得我走此一趟。”魏翩仞道：“既然嫂夫人要来，这事情自以不办为是。倘若嫂来人是大大度包容的呢，自然没得话说，然而妇人家见识，保不住总有三言两语。依我看来，也是不办的好。”当下又闲话一回，彼此分手。

陶子尧果然在栈房一连住了三天。他既不到同庆里，新嫂嫂也不叫人前来相请。日间无事，便在第一楼吃碗茶，或者同朋友开盏灯。每天却是一早出门，至夜里睡觉方回。他的意思是怕王道台派人来找他讨钱，只得借着出门，好不与他相见。一天正在南诚信开灯，只见他当差的喘吁吁的赶来，说：“栈房里有个人拿一封信，一定要当面见老爷。小的回他老爷出门，他说有要紧事情，立逼小的出来找寻老爷，他在栈里老等。就请老爷吃了这筒烟赶紧回去。”陶子尧摸不着头脑，心下好生踌躇：欲待回去，恐怕是王道台派来的人向他缠绕；欲待不去，又实在放心不下。慢慢的吃过一筒烟，又喝了一碗茶，穿好马褂，付了烟钱，跟了管家就走。陶子尧一头走，一头问管家：“你可曾问过这人，是那里来的？”管家道：“他只是催小的快来，小的披好衣裳就来，所以未曾问得。”陶子尧道：“糊涂王八蛋！”一面骂，一面走，不知不觉，回到栈中。走进客堂一看，你道是谁？原来是仇五科行里的朋友，拿了一封五科的亲笔信。这人是老实人，叫他面交，他一定要见过面才肯把信交代出来。陶子尧拆开看时，无奈生意人文理有限，数一数，五行信倒有二十多个白字，还有些似通不通的话。子尧看了好笑，忙对来人说道：“我这时却还没有接到电报，他这信息是那里来的？”那

人道：“听说是个票庄上朋友说的。据说王观察那边昨天已经接着山东电报，机器照办，不够的银子由山东汇下来，连王观察出洋经费也一同汇来。”陶子尧道：“我说呢，怪不的姓周的今天没有来。事情既已如此，谅来我这里一定也有电报的。”话言未了，齐巧电报局里有人送报到来。陶子尧赶紧翻出看时，果然是他姊丈打来的电报，上说机器能退即退，不能退照办。机器一到，叫他赶紧回东销差。陶子尧自是欢喜。一面照抄一张，交给来人带回去与仇五科看，又写一封信，差管家去找魏翩仞，约他今晚在一品香晚饭。

却说仇五科那里，一面送信与陶子尧，一面也就叫人去找魏翩仞。魏翩仞到得行里，仇五科便同他商量：“现在的事情总算被我们扳过来了。但是犯不着便宜姓陶的，我们费心费力，叫他去享用，天下那里有这种现成的事。况且他拿了钱去，无非送给堂子里，我们不好留着自己用吗。翩仞哥，你听我说的可错不错？”魏翩仞道：“不要冤枉人，同庆里是早已断的了。但是我们出了力叫人家受有，却是犯不着。现在总共是一万出头银子的货，上头倒报了四万。姓陶的一个人已先亏空了将近万把，据我的意思，也可以不必再分给他了。”仇五科道：“山东汇来的银子，依旧要在他手里过付，恐怕由不得我们做主。”魏翩仞道：“怕他怎的！他一共有两分合同在咱手里：一分是前头打的，是二万二千银子；一分是第二次打的，上头却写的明明白白是四万，原是预备同山东抚台打官司的。虽说是假的，等到出起场来。不怕他不认。他能够放明白些，不同我们争论，算他的运气；若有半个不字，我拿了这两分合同，一定还要他找二万二出来。”仇五科道：“有两分合同，要两分钱，就得有两分

机器。”魏翩仞道：“原要有两分机器才好。他多办一分，我们多得一分佣钱，不过不能像四万头来得容易罢了。”仇五科听了有财可发，把他喜得嘴都合不拢，便催魏翩仞去问陶子尧山东银子几时好到，叫他照付。

再说陶子尧自从接到电报，打发管家去找魏翩仞去后，独自一个坐在栈房，甚是开心。一面自己想：“这事王道台那里虽说也有电报，我明天须得去见他一见：一来敷衍他的面子，二来前头虽说彼此有点嫌隙，就此也可说开，三则他如今自己已经有了钱，虽则不来分我的好处，将来回省之后，也免得冲我的冷水，四则这笔银子究竟不知几时好到，大约同王道台出洋经费一同汇出，到他那里顺便去问一声，也是要紧的。”又想到：“仇五科能够叫他洋东打怎们一个电报去，山东官场就不敢不依，可见洋人的势力着实厉害。明天倒要联络联络他们，能够就此同外国人要好了，将来到省做官，托他们写封把外国信，只怕比京里王爷、中堂^①们的八行书还要灵，要署事就署事，要补缺就补缺。”想到此间，好不乐意。又想：“我前头的钱，只有请律师用的是冤枉的。”又一转念：“亦不算冤枉：有此一层，我将来回省倒有得交代了。这事情是山东抚台答应的，可见得并不是我不出力。”

忽然又想到新嫂嫂：“他究竟不是无情的人，是我没有钱，叫我赁房子不赁，问我拿钱不拿，因此上反的目。毕竟还是我亏负他。现在我用的不算，大约山东又汇来二万银子，照机器

① 中堂：指宰相等大官吏，因唐朝中书省的政事堂，是宰相掌事、办公的场所。

的原价只有二万二千两，这里头已经有我一个扣头，下余的一万八，是魏翩仞、仇五科两个人出力弄来的，少不得要谢他俩一二千银子；我总有一万好赚。有了一万，甚么事情做不得。”陶子尧想到这里，送信去找魏翩仞的管家已经回来，说：“小的到得魏老爷那里，魏老爷齐巧打仇老爷那里回来。小的拿老爷的信给他瞧，他说本来要来会老爷，停刻一品香准到。”陶子尧点点头，又问：“魏老爷还说些甚么？”管家道：“魏老爷问老爷这两天还到同庆里去不去，小的回说不去。”陶子尧听了无语，管家自行退去。陶子尧本来在那里想新嫂嫂，又听了管家的话，不禁触动前情，愈觉相思不置。肚里寻思道：“前头是我无钱，以致同他翻脸，如今有了钱，各色事情就好商议了。但是已经翻脸，怎么再好踏进他的大门？”又一转念道：“我同他不过斗了两句嘴，又没有拍桌子，打板凳，真的同他翻脸，是我一时不合，不该应赌气，这几天不去走动，就觉着生疏了。最好今天一品香仍旧去叫局，吃完了大菜就翻过去，顺便请几个朋友。他若留我，乐得顺水推舟。他若不留，我也不走。等到明天山东的钱到手之后，先把房子租好，索性租一所五楼五底的房子，场面也好看些。然后托魏翩仞再去同他商量。女人的心最活不过，况且他并不是无情于我。倘若把这事办好了，他从前是有过话的，不肯到别处去，一直要住上海。这里有的是招商局、电报局，弄个把差使当当，快活两年再说。”想到这里，一个人在房里，忽而躺在床上，忽而踱来踱去，看他好不自在。

正想得高兴时候，忽见管家带进一个土头土脑的人来，见面作揖。陶子尧一见，认得是他表弟周大权。问他怎么来的，周大权打着绍兴白说道：“阿哥，阿嫂来东哉。”陶子尧一惊非

同小可！忙问：“住在那里？”周大权道：“东来升栈房里。”陶子尧道：“还有甚么人同来？”周大权道：“还有个和尚同来。”陶子尧听了，面孔气得雪雪白，一句话也说不出。你道为何？只因这位陶子尧的太太，著名一个泼辣货，平日在家里的时候，不是同人家拌嘴，就是同人家相骂，所有东邻家，西舍家，没有一个说他好的。后来他丈夫在山东捐了官，当了差使，越发把他扬气的了不得，俨然一位诰命夫人了。本来他家里的称呼，都是甚么“大娘娘”、“二娘娘”，自从陶子尧做了官，他一定压住人家要叫他做太太。绍兴的风俗，人家的妇女没有一个不相信吃斋念佛的。有一天，他正在佛堂里烧香，他婆婆偶然叫错了一声，只称得他大娘娘，没有称他做太太，把他气的了不得，念一声“阿弥陀佛”，骂一声“娘东贼杀”。等到佛堂里出来，还一手捻着佛珠，一手拍着桌子，骂个不了。亏得他婆婆是一个忠厚人，不曾同他计较。

此番却是陶子尧不好，不该应一连两三个月不曾寄得家信。太太没有钱用还是小事，实因常常听见人说，上海地方不是好地方，婊子极多，一个个狐狸似的，但凡稍些没有把握的人，到了上海没有不被他们迷住的。今见陶子尧不寄银信，一定是被婊子迷住了。一个月头里，他太太就要亲自到上海来找他，是他婆婆劝住了。后来又等了一个月，还是杳无音信。他一定要走，婆婆劝不住，只好让他动身。因为没有人伴送，他婆婆把自己的内侄周大权找来伴送。太太嫌他土头土脑，上不得台盘。齐巧他娘家哥哥，在扬州天宁寺当执事的一个和尚，法名叫做清海，这番在寺里告假回家探亲，目下正要前赴上海，顺便趁宁波轮船上普陀进香。他妹子知道了，就约他同行。这

和尚自从出家，在外头溜惯了，所以绍兴的土气一点没有。他平时在寺里的时候，专管接待往来客人，见了施主老爷们，极其漂亮，陶子尧却因他是出家人，很不欢喜，时常说他太太同着和尚并起并坐，成个怎么样子。太太听了这话，心上不服，就指着他脸骂道：“我同我的自家阿哥并起并坐，有甚么要紧？我不去偷和尚，就留你的面子了。”陶子尧听了这话，更把他气的虾蟆一样。清海和尚见妹夫不同他好，因此他也不同妹夫好。这番陶子尧听说是他同了家小同来，所以气的了不得。

当下就同表弟周大权说：“你表嫂既然来了，我立刻就派人打轿子接到此地一块儿住。你也同来，省得另住栈房，又多花费。那个和尚，就叫他住在那片栈房里，不要他来见我。”周大权听了，诺诺连声。陶子尧又叫茶房先端一碗鱼面给周大权吃。大权不上三口，把面吃完，端起碗来喝汤，一口也不剩，吃完之后，陶子尧便叫管家同了轿班抬着轿子去接太太。

刚才出得大门，陶子尧正在房里寻思，说：“他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儿有事，他偏偏来了，真正不凑巧！”话言未了，忽见茶房领着一个中年妇人，一个和尚，赶了进来。茶房未及开口，那女人已经破口大骂起来。陶子尧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太太同他大舅子两个人。太太见了他，不由分说，兜胸脯一把，未及讲话，先号眺痛哭起来。陶子尧发急道：“有话好说，这像什么样子？岂不被人笑话！还成我们做官人家体统吗？”连忙叫茶房替太太泡茶，打洗脸水，又问吃过饭没有。太太一手拉住他胸脯只是不放，嘴里说：“用不着你瞎张罗！人家做太太，熬的老爷做了官，好享福，我是越熬越受罪！不要说这两年多在家里活守寡，如今越发连信都没有了。银子不寄，家

亦不顾了。我还要冲那一门子的太太！可怜我跟你吃了多少年的苦，那里跟得上你心爱的人，什么新嫂嫂，旧嫂嫂！听说你这个差使有十几万银子，现在都到那里去了？”陶子尧辩道：“那里来的这宗好差使？你不要听人家的胡说！”嘴上如此说，心上也甚诧异：“是谁告诉他的？”又听太太说道：“你做了事你还想赖！我有凭有据，还他见证。”陶子尧道：“没有这会事，那里来的见证？”太太道：“你别问我，你去问问谢二官再来。”陶子尧一听谢二官两个字很熟，一时想不起来，齐巧去接太太的管家，因为接不着，已经回来，站在一旁，看老爷太太打架，听见太太说谢二官，老爷一时想不起来，他就接嘴说：“老爷，不是常常到这里，身上穿的像化子似的那个人？有时候问老爷讨一角钱，有时讨三个铜元。他说同老爷是乡亲，老爷从前还用过他家的钱。小的并问过他‘贵姓’，他说‘姓谢’。想来一定就是他了。”陶子尧道：“胡说！我会用人家的钱！这种不安分的王八蛋，搬是非，造谣言，如果看见他再来，就替我交给巡捕。”太太道：“啊呀！啊呀！你使人家的钱还算少！你那年捐这捞什子官的时候，连我娘家妹子手上一付镀银镯子，都被你脱了下来凑在里头，还说不用人家的钱！问问你还要面孔不要？”其时栈房里看的人早哄了一院子。还是同来的和尚看他们闹的太不成体统了，只得和身插在中间，竭力的相劝，劝了好半天，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太太三脚两步，走进房间。表老爷周大权，押着行李也就来了。还有跟来的丫头，忙着替太太找梳头家伙，又找盆打洗脸水。

陶子尧在外间，虽然太太不同他吵了，低下头一看，身上才换上的一件硬面子的宁绸袍子，已经被太太的头，弄皱了一

大块。原想穿这件新衣裳到一品香请客的，今见如此，心上一气，跺跺脚说：“我不知道那里来的晦气！这种日子我一天不要过！”正是满肚皮的不愿意，不知道要向那里发泄方好。一面自己抱怨自己，忽又想起一品香已经约下魏翩仞，却忘记去定房间，现在已有上灯时分，不知道还有房间没有。幸亏栈房里到一品香不远，便即一人走出栈来，踱到一品香。才上扶梯，刚巧遇着魏翩仞。两人一见大喜。问了问，只有十八号还空着，两个人就坐了十八号。细崽端上茶来，又送上菜单点菜。两人先把大概的情形说了一遍。魏、仇一边如何办法，魏翩仞因他银子尚未到手，一时暂不说破。席间陶子尧提起他“贱内已经来到”，并刚才在栈房里大闹的话，全行告诉了魏翩仞。说话之间，不免长吁短叹。魏翩仞见他无精打采，就撺掇他叫局，陶子尧一来也想借此遣闷，二来又可与新嫂嫂叙旧，连忙写票头去叫。吃不到三样菜，果见新嫂嫂同了小陆芬进来。新嫂嫂板着面孔，一声不响，陶子尧也不好意思同他说话。倒是魏翩仞竭力替他拉拢，一五一十的告诉他说：“陶大人的银子明天好汇到了，这一次是不会搭你浆的了。”

陶子尧正在听到得意时候，细崽来说：“六号里来了一个女人，同了一个和尚吃大菜，那个女人自说‘姓陶’，又说‘我们老爷今天也在这里请客’”。陶子尧不听则已，听了之时，陡然变色，便说：“这夜又婆不知同我那一世的对头！我走到那里，他跟到那里！”说完站起来，说了声：“翩哥，我们再会罢！”拔起脚来，一直向外下楼而去，也不知到那里去了。新嫂嫂同了兰芬，也只好就走。魏翩仞等吃过咖啡，签过字，站起身来，走到六号门口张了一张，只见果然一个女人同了一个和尚在那里

吃大菜，是个甚么面孔，一时却未曾看得清楚。魏翩仞也就出得一品香，自去干事不题。

且说陶太太同他哥在栈房里，晓得陶子尧在一品香请客，一定要叫局热闹，故而借吃大菜为名，意想拿住破绽，闹他一个不亦乐乎。不防陶子尧先已得信，逃走无踪，太太只得罢手。一时吃完，回到栈内。一等等到两点钟，不见老爷回来，急的个太太犹如热锅上蚂蚁一般，又气又恼。后来越听越无消息，料想一定是在窑子里过夜，不回来的了，气的太太坐在床上，一夜不曾合眼，足足的骂了一夜；骂一声“烂婊子”，骂一声“黑良心，杀千刀，不吃好草料的。”他哥和尚也陪着他一夜不睡。到了次日天明，陶子尧还没有回来。太太披头散发，乱哭乱嚷，一定要到新衙门里去告状，要请新衙门老爷赶掉这些婊子，省得在此害人。闹得他哥劝一回，拦一回，好容易把他劝住。

看看日已正午，长春栈里的王道台打发周老爷来说，山东的银子已到，是汇在王道台手里的，叫周老爷来带信，叫陶子尧去付。太太听见了，也不顾有人没人，赶出来说：“有银子交给我。交不得那个杀千刀的，他是要去贴相好的。”周老爷看了好笑。问了管家，才知道是陶子尧的太太。当下，陶太太恐怕王道台私下付银子给陶子尧，一定要自己跟着周老爷到长春栈里去见王大人。后来把个周老爷弄急了，又亏得和尚出来打圆场，说：“王大人是我们妹夫的上司，太太不便去的，还是我出家人替你走一遭罢。”周老爷问了来历，只得说“好”。和尚便

叫管家拿护书，叫马车，穿了一件簇新的海青^①，到长春栈里去拜王大人去。究竟此时陶子尧逃在何方，与那清海和尚如何去见王道台，且听下回分解。

① 海青：宽袍长袖的衣服。

第十一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軋斗心思

话说清海和尚同了周老爷去见王道台，当下一部马车走到长春栈门口。周老爷把和尚让在帐房客堂里坐，自己先进去回王道台。王道台听了皱眉头说：“好端端的，那里又弄了个和尚来？你去同他说，我是‘僧道无缘’的，劝他到别处去罢。”周老爷道：“他来并不是化缘，听说为的家务事情。”王道台道：“这也奇了！和尚管起人家的家务来了！”周老爷道：“听说他是陶子尧的内兄。卑职去的时候，陶子尧不在家，他太太一定要跟了卑职来见大人。亏得和尚打圆场，好容易才把那女人劝下的，所以同了他来。大人如果不要见他，叫人出去道乏就是了。”王道台未及回言，不料和尚因为等的不耐烦，已经进来了。王道台想要不理他，一时又放不下脸来，要想理他，心上又不高兴，只把身子些微的欠了一欠，仍旧坐下了。和尚进来，却是恭恭敬敬作了一个揖。叫他坐，起先还不敢坐，后来见王道台先坐了，他方才斜签着坐下。王道台问：“几时来的？”和尚回：“是昨天到的。陶子尧陶老爷是舍妹丈。这回是送舍妹来的。大人跟前，一向少来请安。去年僧人到过山东。现在这位护院，那时候还在东司任上，他的太太捐过有二万多银子的功

德。就是西司^①的太太、济东道的太太，还有粮道胡大人，都是相信僧人的，一共也捐了好两万的功德。”和尚的意思，原想说出几个山东省里的阔人，可以打动王道台，岂知王道台听了，只是不睬他，由他说。王道台一直眼睛望着别处，有时还同管家们说话。和尚一看不对头，赶紧言归正传，预备说完了好告辞。才说得半句“舍妹丈这个差使……”王道台已经端茶送客。听见和尚还有话说，于是站住了脚，也不等和尚说，他先说：“我明天就要动身往东洋去。找他不到，我也没有这们大工夫去等他。好在我们周老爷不走，把银子替他存在庄上，等他自己去付就是了。”说完了这两句，已经走到门槛外头，等着送客。等到和尚才出房门，他老人家把头一点，已经进去了。

和尚没趣，只好仍旧坐了马车回来。见了妹子还要摆阔，说王道台同他怎么要好：“一见我面，晓得我要募化他盖大殿，不等我开口，一捐就是一万。还约我开岁后再到山东走一趟。他本来回拜我的，我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往东洋去，事情很忙，找他的人又多，所以我止往他，叫他不要来。”他妹子听了，信以为真。便问：“你妹夫的事情怎么样？”和尚道：“他们做大官大府的人，为着这点小事情，怎么好烦动他？”他妹子发急道：“原来你去了半天，我的事情一点没有办！”和尚道：“这些事情，王大人已经交代过周老爷了，只要问周老爷就是了。”他妹子将信将疑的，只好答应着。和尚又问：“妹夫到底回来没有？”他妹子含着一包眼泪，说：“那里有他的影子！”和尚道：“他怎么大的人，又是个官，是断乎不会失落的。倘若找不到，

① 西司：按察使的尊称。

只要我到上海道里一托，立刻一封信托洋场上的官交代了包打听，是没有找不到的。妹子但请放心便了。”

话分两头。且说王道台送罢和尚回来，管家来回：“前天来的那个邹太爷又来了。”王道台听了皱眉头说：“我那里有这闲工夫去会他。”管家道：“邹太爷晓得老爷明天一准动身，昨天一早就跑了来，坐在家人屋里，一定要家人上来替他回，一直捱到昨天半夜里两点钟，才被家人们赶走的，今天一早又来。他说老爷亲口答应他，替他在上海道跟前递条子说差使，他所以要来听个回音。”王道台道：“他托弄差使，我替他说到就是了，那里能够包他一定得。况且说不说由我，派不派由他，我又不能够压着上海道一定派他的差使。就是上海道看我面子，肯派他事情，也有个迟早，那里有手到擒拿的。你叫他不要光在我这里缠绕，应该上的衙门勤走两遍，做上司的人看见他上衙门上的勤，自然会派他差使的。”管家道：“这种人是再惹不得的！他来禀见，当初老爷不见他也就罢了，就是见了他，也不可当面许他甚么。”王道台叹一口气道：“你们这些人那里知道！这些穷候补的，捱上十几年，一个红点子^①没有觅，家里当光吃光。我从前做上司的再不去理他，他们简直只好死，还有第二条活路吗？所以从前张朗斋张大人做山东巡抚的时候，我是伺候过他老人家的。他老人家的脾气，是凡遇就派差使的人上去禀见，你瞧他那副不理人的面孔，着实难看。有些人他不想给他差使，等到见了面，却是十二分客气。他老人家说：“我已经没有差使派他，再拿冷面孔给他看，他这人还有日子过吗？

^① 红点子：借指官吏的委任状，因状上的日期、人名用红笔圈点。

所以先灌上他些米汤，他就是没有差使，也不至于十二分怨我了。”这是他老人家亲口对我说的，所以我就学他这个法子。”

管家道：“据小的看，这位邹太爷鸦片烟瘾来的可不小，一天到夜，只有抽烟的工夫，那里还有上衙门的工夫。这两天到这里来，时时刻刻要出去上小烟馆过瘾。”王道台道：“吃大烟呢，其实也无害于事。现在做官的人那一个不抽大烟。我自从二十几岁上到省候补，先出来当佐杂^①，一直在河工上当差。我总是一夜顶天亮，吃烟不睡觉。约摸天明的时候，穿穿衣裳，先到老总号房里挂号，回回总是我头一个，等到挂号回来再睡觉。后历年在省城候补，都是这个法子。所以有些上司不知道，还说某人当差当的勤。我从县丞过知县，同知过知府，以至现在升到道台，都沾的是吃大烟、头一个上衙门的光。等邹太爷来时，你们无意之中把我这话传给他，待他上两趟早衙门，自然上司喜欢他，派他事情。我是要走的人，那里还有怎们大工夫去理他。”

管家无奈，退了出来。邹太爷正在门房里候信呢，忙问：“大人怎么吩咐？”管家没有好气，说道：“大人说过，你们这些小老爷，总是不肯勤上衙门，所以轮不到差使。”邹太爷道：“我的爷！实不相瞒，我就吃亏在这大烟上：自从吃了这两口捞什子，以后起死起不早了。”管家道：“不能起早，可能睡迟？我们大人有个法子传授你。”便把王道台说的话述了一遍，还说：“包你照样做去，以后还要升道台呢！”邹太爷道：“人家急的要死，同你们说正经话，休要取笑。”管家把脸一板道：“说的何尝

^① 佐杂：指官署中的辅佐官员。

不是正经话，谁有工夫同你取笑！”邹大爷一看苗头不对，赶紧陪着笑脸道：“老哥哥教导的话，句句是金玉良言。小弟是穷昏了，所以说出来的话，自己还不觉得，已经得罪了人。真正是小弟不是！老哥千万不必介怀！”说着又深深的作了一个揖。管家不睬他。

邹太爷摸不着头脑，呆呆的坐了半天。忽然心生一计，趁众人忙乱的时候，一溜溜了出来，赶到自己屋里。他那里还该得起公馆，租了人家半间楼面，一夫一妻，暂时顿身。两块松板支了一张床，旁边放着一个行灶，太太赔嫁的箱子虽说还有一两只，无奈全是空的。太太蓬着头，少说有一个月没有梳，身上飘一块，荡一块。他那副打扮，比起大公馆里的三等老妈还不如，真正冤枉做了一个太太！而且老两口子都爱抽烟，男的又连年不得差使，不要说坐吃山空，支持不住，就是抽大烟也就抽穷了人家了。

闲话休题。当下，邹太爷回得家中，也不同太太说话，就掀开箱子乱翻，翻了半天，又翻不出个甚么来。太太问他也不响。后来被太太看出苗头，晓得他要当当，太太说：“我的东西生生的都被你当的完了，这会子还不饶我！我现在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里，你有本事拿我去当了罢！我这日子一天也不要过了！”一头数说，一头号啕痛哭起来。左邻右舍家还当他家死了人，哭的如此伤心，大家一齐跑过来看，邹太爷也无心管他，只是满屋里搜寻东西。后来从床上找到一个包袱，一摸里头还有两件衣服，意思就要拎了就走，被太太看见，一把拦住道：“这里头我只剩一件竹布衫、一条裙子，你再拿了去，我就出不得门了！”邹太爷那里肯依，夺了就走。太太毕竟是个女人，没有

气力，拗他不过，索性躺在楼板上，泣血捶膺的，一直哭到半夜。二房东被他吵不过，发了两句话，要他明天让房子，太太才不敢哭了。

且说邹太爷拎了衣包，一走走到当铺里。柜上朝奉^①打开来一看，只肯当四百铜钱、禁不住邹太爷攒眉苦脸，求他多当两个，总算当了四百五十钱。邹太爷藏好当票，用手巾包好钱，一走走到稻香村，想买一斤蜜枣、一盒子山查糕，好去送礼。后来一算钱不够，只买了十两蜜枣、一斤云片糕。托店里伙计替他拿纸包大些，说是送礼好看些。扎缚停当，把钱付过，还多得几十个钱。邹太爷非常之喜，拿两手捧着，一直到长春栈王道台门房而来。一走走到门房里，把买的蜜枣、云片糕望桌子上一放。王道台的管家还当是他自己买的甚么东西哩，心上一个不高兴，说：“这人好不知趣，不管人家有事没事，只是来缠些甚么。”一面想，一面坐着不动，不去睬他。只见邹太爷把东西放在桌上，笑嘻嘻的说道：“我晓得我屡次来打搅老哥们，心上实在过意不去，难得相与一场，彼此又说得来。明天老哥们又要伺候大人到东洋去，目下就要分手，这一点点东西，算不得个意思，不过预备老哥们船上饿的时候点点饥罢了。”

管家晓得包里是送的点心，才连忙站起来，说：“邹太爷，这算得那一回的事，又要你老破费。况且你老光景又不大好，怎么好意思收你的呢？”邹太爷道：“自家兄弟，说那里话来！只要老哥不把兄弟当外，赏脸收下，兄弟心上就舒服了。”管家听了这话，知道他一定不肯收回去的，又想：“怎么好白受他的！”

① 朝奉：原为官名，后来也称员外、富翁一类人物。

只得重新让他坐下，彼此扳谈一回。邹太爷心上要说求他到大人跟前吹嘘的话，一时不便出口，然而明天他们就要动身，错过了这个机会，只有活活饿死，然而要说又不好意思。幸亏这位大爷也晓得他送东西一定是为说差使，然而他不先说，我不好迎上去，被人家看轻，说我只认得东西。

两个人正在那里转念头的时候，齐巧走进一个人来。管家赶忙站起，同那人咕唧了一回，那人仍旧走了进去。邹太爷正苦没有话说，幸亏认得这人，便搭讪着问道：“这位不是周老爷吗？”管家说：“是。”邹太爷道：“他明天一定也是跟着大人一块到东洋去的了？”管家说：“你没有瞧见报吗？他是浙江巡抚奏调过的，等我们动身之后，他就要到杭州的。”邹太爷道：“他不去，谁跟着大人去？这随员当中不是少个人吗？”说到这里，合该邹太爷要交好运，管家忽然恍然大悟道：“是呀！今天早上上头还说过，周老爷不去，少个办事的人。你等一等，我去替你探一探口气，再托周老爷敲敲边鼓。周老爷说上去的话，看来总有六七成好拿得稳。”邹太爷听了，不胜之喜，连忙又说了些：“老哥提拔，老哥栽培！倘若咱们弟兄们能在一块儿做同事，那是再好没有的了。”

管家进去找到周老爷，先把这话告诉了他，只说是自己的乡亲，托他务必周全一下子。周老爷道：“我们自己的事情，我总得替你竭力的说，但是时候太急促了些，明天就要动身，他早来两天也好。”管家道：“来是这两天天天往这里跑，上海道那里也替他递过条子。”周老爷道：“大人已经替他递过条子，叫他等两天自然有眉目，何必一定要吃这一趟苦呢？”管家道：“人在人情在。我们老爷又不是上海道的甚么顶门上司，不过

是隔省的一个同寅，况且人家是实缺，咱们又是候补。老实说罢：这种条子递上一百张，当时面子帐收了下来，转背谁还认得你，还不是骗小孩子的？”

周老爷一听这话不错，吃不住这位管家大爷追得凶，只得得到王道台跟前，才说了几句别的话，齐巧王道台先开口说道：“你不同我去，真正叫我不便当。有些事情他们都办不下来，这叫我怎么好呢！”周老爷回道：“卑职蒙大人栽培，原该应伺候大人到东洋竭力的报效，无奈浙江刘中丞已经奏调过，又叫朋友写了信来催，不准多耽误。卑职也叫做无法，只好将来再报效大人的了。大人这趟去，手底下少人伺候，卑职倒留心到一个人。”王道台回：“是谁？”周老爷忙回道：“就是天天来的那邹典史。这人当差使，看来还在行。”王道台道：“这个人说来也好笑。他老人家从前在山东在平处馆，我齐巧出差到那里，彼此认得之后，从此就相与起来了。后来他还找我替他弄过几回事情。大约此人去世已有靠二十年光景了。当时他故了下来，同乡里出来替他打把式，我还帮过他二两银子，以后就没有通过音信。这回来在上海，不知道怎么被他打听看，天天来缠不清爽。据他自己说，他自从丁忧服满，出来到省，就分道在这里当差。这许多年一个红点子没有轮到，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的。”

王道台说的时候，管家都站在底下听。王道台说到这里，便照着管家说：“不是你们说，这人的烟瘾很大么？”那个收他蜜枣、云片糕的管家便说：“从前烟瘾是不小，现在想要当差使，这两天正在那里戒烟哩。”王道台道：“吃了烟要戒是说说的，真的要戒，为甚么不早戒？为甚么要到这时候才戒？我虽然同他老人家认识，但是同他到外洋，不比在内地里当差，弄

得不好，不要被外国笑了去！”管家忙插口道：“邹太爷在上海这许多年，出出进进，洋场上外国人也见过不少了。一切事情，就是没有办过，看也看熟了。”

王道台把脸一沉道：“要我放心，才好委他差使。我知道他能办事不能办事，你们倒晓得！”管家得了没趣，趑趄着退了出来。王道台道：“好笑不好笑，用着他们干起劲。”周老爷连忙打圆场，说：“他们也没有别的，不过看他可怜，随便求大人赏派个事情，叫他学习罢了。”王道台道：“老远的带他出门，我总有点不放心。制造局郑某人那里用的人多，昨天席面上他还说起，为着一桩甚么事情，委员、司事要换掉二十多个，给他封信，等他再去碰碰，看看他的运气罢。”周老爷见王道台已允写信，不便再说别的。且喜王道台向来写信都是他代笔，也无用客气得，立刻走到桌子边，拔起笔来就写。写完之后，给王道台看过，没有话说，周老爷便拿出来交给管家。

先是管家碰了钉子出来，便气愤愤的走到自己屋里，正在那里没好气。邹太爷看见气色不对，手里捏着一把汗，心里在那里叫苦。后来停了一会子周老爷出来，拿信交给了他，说明原委。邹太爷本来是不同周老爷拉拢的，到了此时，感激涕零，立刻走过来就替周老爷请安。从前已经打听明白，周老爷是才过班的知县，他就一口一声的赶着喊“堂翁”，自己称“卑职”，连说：“卑职蒙堂翁栽培，实在感激的了不得！”又同管家大爷咬耳朵，说他自己不敢冒昧，意思想“今天晚上求堂翁赏光，到雅叙园叙叙。”管家替他代达。周老爷说：“心领了罢，我今天实在不空。大人明天要动身，刚才陶子尧又有信来，托我替他去了事情，叫我怎么忙得过来，只好改日再扰罢！”

邹太爷见周老爷一定不肯去，只得搭讪着说道：“既然堂翁不赏脸，等稍停两天卑职再来奉请。”周老爷说：“彼此相会的日子长着哩，何必一定要客气。”当下邹太爷又问管家借了一件方马褂，到上头叩谢了王道台。王道台不免勉励了两句，叫他好生当差。邹太爷站着答应了几声“是”，退了下来。次日又到东洋码头上恭送，回来自往制造局投信不题。

且说周老爷昨天傍晚的时候接到陶子尧的信，约他到一品香小酌，说有要事奉商。周老爷因为没工夫，本来是不去的，后来为着银子已划在庄上，须得当面交代一声，较为妥当，所以抽了一个空到一品香来会陶子尧。原来陶子尧昨天同太太打饥荒^①，从一品香溜了出来，一来也是赌气，不回栈里过夜；二来路上又碰着一个朋友，拉他到一家住家人家碰了一夜和。次日碰到十点钟才完，打了一个盹，等到敲到四点钟，踱回栈房。太太已经闹到不像样了，和尚亦拜过王道台回来了。陶子尧正在那里埋怨他大舅子，不该应去拜王道台。他舅子不服气的探掉帽子，光郎头上出火。偏偏魏翩仞又来找他，把事情一齐推在仇五科身上，说他从前有两张合同，想要叫他出两分线。陶子尧发急道：“合同一张是假的，原是预备打官司的。大家好朋友，怎么好讹起我来呢！”魏翩仞道：“等到出起首来，你好说是假的吗？你既然笔迹落在外头，总得想个法子收回来才好。”当时陶子尧急了，所以要请周老爷商议。太太起先因他一夜不回，好容易回来，正在那里哭骂，后来见他被人讹诈，毕竟夫妻无隔夜之仇，胳膊曲了往里湾，到了此时也就不同他吵

① 打饥荒：发生麻烦。

闹了。

当下，陶子尧气愤愤的，就邀了魏翩仞同他大舅子和尚，一同到了一品香。不多一会，周老爷接着他的信也来了。当时三个会着，闲谈了几句。周老爷先把银子存在庄上的话交代明白。陶子尧便把周老爷拉到外面洋台上，靠着栏杆，把底细统通告诉了他。周老爷道：“本来这件事，你子翁闹的也太大了！”陶子尧道：“这些话不要去讲他，只求你老哥替小弟想个法子，小弟情愿把这里头好处同老哥平分，何必便宜他们呢？”周老爷听了，心上一动，又说道：“他们两个帮了子翁出了怎么一把力，一个捞不到，看上去怕没有如此容易了结呢！”陶子尧道：“老哥你看怎么样？”周老爷道：“做到那里算那里，也不能预定的。”当下入席点菜。和尚点的是麻菇汤、炒冬菇、素十景、素面。当着人面前，一定要守佛门规矩，是断断不肯破戒的。其余的人都是荤菜，不用细述。独有周老爷只点了一样汤，说是有事不能久坐。当时在席面上，周老爷只是肚皮里打主意，一直没有提起这事，把汤吃完，起身告辞。陶子尧又再三的叮嘱，周老爷答应他，明天替他烦出一个人来料理此事。彼此分手而别。

这里陶子尧又自己竭力的托魏翩仞。魏翩仞道：“不但五科那里两分合同是老哥的亲笔迹，后来打的一分，一式两张，一张五科拿去，一张是兄弟经手替你押在外头，还有子翁写的抵借银子的押据。”陶子尧听了这个，越发着急道：“这个统通都是假的！只是头一张合同，办二万二千银子的货是真的。”魏翩仞道：“你别发急，我现在不问你要钱。大家都是好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横竖上头发下来的钱总不止二万二千，这

种意外的钱，大家也就要靠着子翁沾光两个。”陶子翁见话松了些，因为自己已托了周老爷，也不多说，但托他：“见了五科哥，好歹替我善为说辞，说这里头我也没有甚么大好处，总算他照应我兄弟罢了。”魏翩仞也只好答应着。当下吃完，各自散去。

单说周老爷单名是一个因字，表字果甫，本是山东试用府经。这番跟了王道台出来，原说同到东洋去的，齐巧浙江巡抚刘中丞有文书奏调他。他从前在刘中丞家里处过馆，做过西席^①，有此渊源，所以刘中丞就提拔他。他得了这个机会，心想府经总不过是个佐杂，怕的派不着好差使。幸喜他这人专会拉扯，所有这些汇票庄上都是他同乡，人人同他要好。他这会就去同人家商量，想趁此机会捐过知县班。果然一齐应允，也有二百的，也有一百的，也有五十的，居然集腋成裘，立刻到捐局里填了部照出来。从此以后，场面愈阔，拉拢愈大，天天在外头应酬，有几个大点洋行里的买办，他统通认得了。有天台面上无意之中，听见人家讲起，这讹诈陶子尧的仇五科，就是他新近结交的一个军装买办的外甥。这买办姓王名二调，同周老爷叙起来还有点亲，因此格外要好。王二调的意思，无非因为他是浙江巡抚的红人，竭力同他扯拉，好预备将来兜揽他的生意，并没有别的意思。周老爷有此一个好朋友，陶子尧的事情，就好办了。

且说他头天晚上扰过陶子尧一品香回栈，足足忙了一夜。次日把王道台送了动身，他便一直找到王二调行里，说起这件

^① 西席：古时人家所聘教书先生或管帐本。

事情，托他为力。王二调立刻答应，并说：“我们这个外甥，他去年到这片洋行里做生意，是我娘舅做的保人，包管一说便妥。就是姓魏的也是熟人，不消多虑。”周老爷去后，王二调果然把他外甥叫了来，说：“大家都是面子上的人，不要拆人家的梢。”仇五科当将底细全盘告诉了娘舅。王二调道：“既然如此，也不犯着便宜姓陶的。但是一件，我已经答应了周某人，等我告诉他，随便叫姓陶的拿出几个来，过个场完事罢。”仇五科不好违拗娘舅的话，答应着告退回家，通知魏翩仞，专听娘舅的调处，多少看起来不会落空罢了。魏翩仞跺脚说道：“这事情闹糟了，怎么好叫他老知道呢！”

当天晚上，王二调便到万年春，请了周老爷来，叫他“去同陶子翁说，各式事情兄弟都替他抗了下来。但是这里头，五科、翩仞两个人也着实替他出力，很化了些冤枉钱，费心转致陶子翁，随便补偿他们点。兄弟吩咐过，多少不准争论，所以特地请老兄来关照一声。”周老爷闻言，感激不尽。回来就通知了陶子尧，商量仇、魏二人应送若干。陶子尧只肯每人一千。周老爷说：“至少分一半给他们，大家免得后论。”陶子尧舍不得。周老爷争来争去，每人送了二千，却另外送了周老爷一千。周老爷意思赚少，问他多借一千，他又应酬了五百。周老爷拿了四千的银票，仍去找了王二调，把这件事交割清楚。陶子尧出的假笔据，统通收了回来。只等机器一到，就可出货，运往山东。

当下仇五科，因为娘舅之命，不敢多说什么，只有魏翩仞心上还不甘愿，自己没有法子想，便撺掇新嫂嫂，同他说：“陶子尧现在有钱了。他这人是没有良心的，乐得去讹他一下子。”新嫂嫂便亲自到栈房里去找他。他索性是惧内的，一见新嫂嫂

找到栈房里，恐怕太太知道，一直让新嫂嫂到底下人房间里坐。新嫂嫂先同他讲，仍照前议轧姘头的话，看看话不投机，又讲到拆姘头的话。坐的时候长久了，陶子尧怕太太见怪，便催着他走。一时又想不到别人，便说：“有话你托魏老来说罢。”新嫂嫂正中下怀。后来他俩一直没见面，两头都是魏翩仞一个人跑来跑去，替他们传话，一跑跑了好多天。魏翩仞说：“新嫂嫂一口咬定要三千，如果不答应，明天亲自到栈房来同你拚命！”陶子尧急了，央告魏翩仞，可能再少点。后来说来说去，讲到两千了事。魏翩仞拿了去，其实只给了新嫂嫂五百块，陶子尧却又谢他五百块，共总意外得了二千。他的心也就死了。以后陶子尧等到机器到埠，是否携同家眷前往山东交代，或者吴生枝节，做书的人到了此时，不能不将他这一段公案先行结束，免得阅者生厌。

且说周老爷凭空得了一千五百块洋钱，也算意外之财，拿了他便一直前往浙江。到省之后，照例禀见，刘中丞系属旧交，当天见面之后，立刻下札子委他帮办文案，又兼洋务局的差使。周老爷次日上去谢委下来，又禀见司、道，遍拜同寅，一连忙了好多日方才忙完。大家晓得他与中丞有旧，莫不另眼相看。同时院上有一个办文案的，姓戴名大理，是个一榜出身，候补知州。他在刘丞手里当差，却也非止一日，一向是言听计从，院上这些老爷们，没有一个盖过他的，真正是天字第一号的红人。周老爷虽是中丞的旧交，无奈戴大理总以老前辈自居，不把周老爷放在眼里。周老爷晓得自己资格尚浅，诸事让他三分，暂不同他计较。

有一天，出了一个甚么知县缺，刘中丞的意思叫戴大理

去署理，偶同藩司说起，说：“戴某人跟着兄弟辛苦了这许多时候，这个缺就调剂了他罢。”藩台诺诺称是。此不过抚、藩二宪商量的话，究竟尚未奉有明文。当时却有个站在跟前的巡捕老爷，他都听在耳朵里。等到会完了客，他便赶到文案处戴大理那里送信报喜，说：“今天中丞当面同藩台说过，大约今晚牌就可以挂出来。”戴大理听了，自然欢喜。一班同寅个个过来称贺，周老爷也只好跟着大众过来敷衍了一声。

合当有事，是日中饭过后，刘中丞忽然传见周老爷，说起：“文案上一向是戴某人最靠得住，无论甚么公事，凡经他手，无不细心，从来没有出过岔子。我为他辛苦了多年，意思想给他一个缺，等他出去捞两个，以后的事须得你们诸位格外当心才好。”周老爷听了，想了一想，说道：“回大人的话：大人说的戴牧，实实在在是个老公事。不要说别的，他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写起奏折来，无论几千字，一直到底，不作兴一个错字，又快又好。卑职们几个人，万万赶他不上。论起来这话不好说，为大局起见，这里头实实在在少他不得。现在湖南、广东两省，因为折子有了错字，或者抬头差了，被上头申饬下来。现在年底下事情又多，若把戴牧放了出去，卑职们纵然处处留心，恐怕出了一点岔子，耽误大人的公事。是戴牧苦了这多时，今番恩出自上，调剂他一个缺，卑职们难道好说叫他不去到任。但是为公事起见，实实少他不得！”刘中丞一听这话不错：“周某人是从前西席老夫子，他的话却是可靠的。现在上头挑剔又多，设或他去之后，出点岔子怎么好呢。”想了一想，说道：“好在我给他这个缺的话，还没有向他说过，不如把这缺委了别人，叫他忙过了冬天，等别人公事熟练些，明年再出甚么好缺，

给他一个也使得。”说完，便叫通知蕃台：“某县缺不委戴某人，等着明天上院，当面商量，再委别人。”周老爷等话说完，退了下来。

这天晚上，正是文案上几个朋友凑了公分，备了酒席，先替戴大理贺喜，周老爷也出了一分。刚才刘中丞同他所讲的话，闷在肚里，一声不响，面子上跟着大众一同敬酒称贺，说说笑笑，好不热闹。此时戴大理一面孔的得意扬扬之色。喝过十几钟酒，他的酒量本来不大，已经些微有点醉意，便举杯在手，对大众说道：“我们同在一块儿办事的人，想不到倒是兄弟先撇了诸位出去。”大众齐说：“这是中丞佩服老哥的大才，所以特地把这个缺留给老哥，好展布老哥的经济。”戴大理道：“有什么经济！不过上宪格外垂爱，有心调剂我罢咧。”众人道：“说不定指日年底甄别，还要拿老哥明保。”戴大理道：“那亦看罢咧，但愿列位都像兄弟得了缺出去！”众人道：“这个恩出自上，兄弟们资格尚浅，那里比得上你老前辈呢。”周老爷也随着大众将他一味的恭维，肚里却着实好笑。一霎席散，其时已有三更多天。

戴大理回到自己家里细问跟班：“藩台衙门的牌出来没有？”戴大理以为虽是中丞吩咐，未必有如此之快，因此并不在意。过了一夜，到了第二天，等到十点钟还没有挂出牌来。戴大理不免有点疑惑起来。等到饭后，仍无消息。戴大理就同跟班说：“不要漂^①了罢？”跟班不敢言语，此刻他的心上想想：“自己的宪眷是靠得住的，既然有了这个意思，是不会漂的。”

① 漂：将要成功的事情而忽然失败。

又想：“不要被甚么有大帽子的抢了去？然而浙江一省有的是缺，未必就看中我这一个。总而言之，那通信的巡捕他决计不会来骗我的。”一霎时犹如热锅上蚂蚁一般，茶饭无心，坐立不定，好生难过，一直等到旁黑，跟班的又出去打听，不多一刻，只见垂头丧气而回。戴大理忙问：“怎样了？”跟班的又不敢瞒，只得回说：“怎么昨日巡捕老爷拿人开心，不是真的！”戴大理一听这话不对，还要顶住跟班的问：“你不要看错了别的缺罢？”跟班的道：“巡捕老爷来送信的时候，小的在跟前听的明明白白的，怎么会看错呢。”戴大理道：“委的那个？”跟班道：“委的这个姓孔，听说是营务处上的。”到了此时，戴大理一个到手的肥缺活活被人家夺了去，这一气真非同不可，简直气出臌胀病来！便请了五天假，坐在公馆里，生气不见客。

后来刘中丞因为一件公事想起他来，问他犯的甚么病，着实的记挂，就派了前番报喜的那个巡捕到公馆里瞧他。那巡捕见了，着实的将他宽慰，又说：“那日中丞说得明明白白，是委你老先生去的，怎的同周某人谈的半天就变了卦。”戴大理忙问：“周某人说我甚么？”巡捕道：“有句说句，他倒是极力保举老先生的。”便把周老爷同刘中丞讲的一番说话，统通告诉了戴大理。毕竟戴大理胸有丘壑，听了此言，恍然大悟道：“是了，是了！我好好的一个缺，就葬送在他这几句话上了！”又细问：“他同中丞说话是甚么时候？”“何以那天晚上，酒席台上一声也不言语？这个人竟如此阴险，实在可恶得狠！”想罢，不由咬牙切齿的恨个不止：“一定要报复他一番，才显得我的本事！”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却说戴大理向巡捕问过底细，晓得他的这个缺是断送在周老爷手里，因此将周老爷恨入骨髓。当时却也不露词色，向巡捕交代过公事，送过巡捕去后，他却是直气得一夜未睡。整整盘算了一夜，总得借端报复他一次，方泄得心头之恨。

且说他这五天假期里头，所有文案上几个同事一齐来瞧他，安慰他。周老爷却更比别人走的殷勤，每天早晚两趟，口口声声的说：“自从老前辈这两天不出来，一应公事，觉着很不顺手，总望老前辈全愈之后，早点出门才好。”他同戴大理敷衍，戴大理也就同他敷衍。周老爷回到院上，有时刘中丞传见，问起戴大理的病，周老爷便回中丞说：“戴牧并没有甚么病。听说大人前头要委他署事，后来又委了别人，他心上不高兴，所以请假在家养病。卑职想此番不放他出去，原是大人看重他的意思，为的年下公事多，他总算这里熟手，所以留他在里头多顿两个月。卑职伺候上司也伺候过好几位了，像大人这样体恤人，晓得人家甘苦，只要有本事能报效，还怕后来没有提拔吗？戴牧却看不透这个道理，反误会了大人的一番美意，将来总是自己吃亏。”

刘中丞一听这话，心上好生不悦，道：“我委他缺，又没有

当面同他讲过，他若一直在我这里当差，还怕将来没有调剂？怎么我要他多帮我几个月就不能够吗？有病请假，没病也请假，他还是拿把我，除了他我就没有人办事吗？”周老爷听了，并不言语。谁知刘中丞倒越想越气。过了五天，戴大理假期已满，上去禀见，刘中丞虽没有见他，幸亏还没有撤他的委。他仍旧逐日上院办公事。毕竟他是老公事，刘中丞少不得他，所以虽然不欢喜他，然而有些公事还得同他商量。他一见宪眷比从前差了许多，晓得其中一定有人下井投石，说他的坏话。他也不动声色，勤勤慎慎办他的公事，一句话也不多说，一步路亦不多走。见了同事周老爷一班人，格外显得殷勤，称兄道弟，好不闹热，并且有时还称周老爷为老夫子，说：“周老爷是中丞从前请的西宾，中丞尚且另眼看待，我等岂可怠慢于他。”周老爷一帮人见他如此随和，大家也愿意同他亲近。周老爷没有家眷，是住在院上的，他不时要到周老爷屋子里坐坐谈谈天，还时常从公馆里做好几件家常小菜，自己带来给周老爷吃，说是小妾亲手做的。如此者两个多月，大家只见他好，不见他坏。偶然中丞提起，大伙儿一齐替他说好话，因此宪眷又渐渐的复转来。况且他在院上当差已久，不要说外面人头熟，就是里头的甚么跟班、门上跑上房的，还有抱小少爷的奶妈子，统通都认得。戴大老爷自从在周老爷面上摆了一会老前辈，就碰了这们一个钉子，吃过这一转亏，以后便事事留心。这是他阅历有得，也是他聪明过人之处。

闲话休题。且说此时浙东严州一带地方，时常有土匪作乱，抗官拒捕，打家劫舍，甚不安静。浙江省城本有几个营头，一向是委一位候补道台做统领。现在这当统领的，姓胡号华

若，是湖南人氏，同戴大理同乡同年，因此他俩交情比别人更厚。却说这班土匪正在桐庐一带啸聚，虽是乌合之众，无奈官兵见了，不要说是打仗，只要望见土匪的影子，早已闻风而逃。

官兵有两种，一种是绿营，便是本城额设的营泛。太平时节，十额九空，都被营官、哨官、千爷、副爷之类，通同吃饱。遇见抚台下来大阅，他便临期招募，暂时弥缝，只等抚台一走，依然是故态复萌。这番土匪作乱，虽也奉到省台密札，叫他们竭力防御，保守城池。无奈旧有的兵，大概是老羸疲弱，新招的队，又多是土棍青皮，平时鱼肉乡愚，无恶不作，到这时候有了护符，更是任所欲为的了。至于那些营官、哨官、千爷、副爷，他的功名大都从钻营奔竞而来，除了接差、送差、吃大烟、抱孩子之外，更有何事能为。平日要捉个小贼尚且不能，更不用说身临大敌了。一种是防营。从前打“粤匪”，打“捻匪”，甚么淮军、湘军，却也很立下功劳。等到事平之后，裁的裁，撤的撤，一省之内总还留得几营，以为防守地方起见。当初裁撤的时候，原说留其精锐、汰其软弱，所以这里头很有些打过前敌，杀过“长毛”的人。就是营、哨各官，也都是当时立过汗马功劳，甚么“黄马褂”、“巴图鲁”^①、“提督军门头品顶戴”，一个个保至无可再保。事平之后，那里有这许多缺应付他们，于是有此一个防营，就可安顿这一班人不少。又过了二十年，那些打过前敌，杀过“长毛”的人，早已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又招了这些新的，还怕不与绿营一样。这防营的统领帮带，无论什么人，只要有大幅

^① 黄马褂：皇帝赏给有军功的臣子的黄色外衣；“巴图鲁”：满语，武勇之意，是皇帝赐给有军功的臣子的称号。

子八行书，就可当得，真正打过仗，立过功的人，反都搁起来没有饭吃。就有几个上头有照应，差使十几年不动，到了这种世界，入了这种官场，他若不随和，不通融，便叫他立脚不稳，而且暮气已深，嗜好渐染，就是再叫他出去杀贼也杀不动了。至于那些谋挖这个差使的，无非为克扣军饷起见，其积弊更与绿营相等。这回所说的胡华若胡统领，正坐在这个毛病。

这时候严州一带地方文武官员，雪片的文书到省告急。上司也晓得该处营泛兵力单弱，不足防御，就委胡华若统带六营防军，前往剿捕。胡华若的这个统领，本是弄了京里甚么大帽子信得来的，胸中既无韬略，平时又无纪律。太平无事，尚可优游自在，一旦有警，早已吓得意乱心慌，等到上头派了下来，更把他急的走头无路。只因戴大理交情顶厚，未曾奉札之前，偏偏又是戴大理头一个赶来送信道喜，请安归坐，便说：“蠢尔小丑，大兵一到，不难克日荡平，指日报到捷音，便是超升不次。所以卑职前来叩喜。”胡华若道：“老同年休要取笑！你我彼此知己，更有何话不谈。你想，我从前谋挖这个差使的时候，化的银子你是晓得的，通共只当得半年，从前的亏空还没弥补，就出了这个岔子，你说我心上是什么滋味！况且这出兵打仗的事情，岂是你我所做得来的？钱倒没有弄到，白白的把命送掉，却是有点划算不来。至于立功得保举的话，等别人去做罢，这种好处我是不敢妄想的了。”

戴大人道：“上头委了下来，大人总得辛苦一趟。”胡华若道：“我不去！我这身子是吃不来苦的，倘若送了命，岂不是白填在里头！甚么封荫恤典，我是不贪图的。等到札子下来，我拚着这官不做，一定交还上头，请他另委别人。”戴大理道：“这

个倒不好退的。好在那里是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人不过只想不担这个沉重，其实卑职倒有一条主意：大人上院稟请一个人同去，各式事情只要委了他，无论办好办丑，都可不与大人相干。”胡华若忙问：“何人？”戴大理道：“就是同卑职在一块办文案的周某。”胡华若道：“我也晓得这个人，听说他做过中丞的西席的。”戴大理道：“正是为此，所以他在中丞跟前，言听计从，竟没有一人赶得上他。现在上头委了大人到严州剿办土匪，大人要说下去，以卑职愚见，那是万万使不得的，被上头看了，倒像我们有心规避，恐怕差使辞不掉，还要叫上头心上不舒服。”胡华若道：“依你老同年的意思怎么样？”戴大理道：“现在只等公事一下，大人就上院回中丞，稟请几个得力随员一同前去，头一个就把周某名字开上，上头是没有不答应的。周某人在中丞跟前当红差使，好意思说不去。等他前来稟见之时，大人就把一切剿捕事宜，竭力重托在他身上。将来设或事情办得顺手，大家有面子；倘若办得不好，大人只须往周某人身上一推。中丞见是周某人办的，就是要说甚么，也不好说甚么了。到这时候，大人再去求交卸，求上头另委他人，上头就是怪大人办的不好，譬如有十分不是，到此亦减去七分了。大人明鉴，卑职这个条陈可否使得？”胡华若一听他言，不禁恍然大悟。连忙满脸的堆着笑，说道：“老同年此计甚妙，兄弟一定照办。”

说到这里，戴大理又请一个安，说道：“将来大人得胜回来，保案里头，务求大人在中丞跟前栽培几句，替卑职插个名字在内。”胡华若道：“只个自然。但怕办的不好回来，叫老同年打嘴。”戴大理尚未及回答，忽见一个差官来禀：“院上有要事

立刻传见。”戴大理只好起身相辞。胡华若立刻坐轿上院。走进官厅，手本刚才上去，里头已叫“请见”。当下刘中丞同他讲的就是严州府的事情，叫他连夜前去剿办土匪，并说：“那里的事情十分紧急。老兄带了六个营头先去。如果不敷调遣，赶紧打个电报给兄弟，再调几营来接应。今天因为事情太急，所以先请老兄来此一谈，随后补了公事送过来。”

胡华若连连答应，等中丞说完，接着回道：“职道的阅历浅，恐怕办不好，辜负大人的委任。况且手下办事的人得力的也很少，现在想求大人赏派几个人同去。”刘中丞道：“你要调谁，就叫谁去。”胡华若道：“大人这里文案上的周令，职道晓得这人很有阅历，从前在大营里顿过，有了他去，职道各事就可靠托在他一人身上。”刘中丞道：“他吃的了吗？”胡华若道：“这人职道很晓得的。”刘中丞道：“他能够吃的了，最好。好在我这里没有甚么大事情，就叫他跟了你去。还要谁？”胡华若又禀了一个候补同知，姓黄号仲皆，一个候补知县，姓文号西山，连着周老爷一共是三个人。刘中丞统通答应，立刻就叫人传三个人来见。

三个之中，周老爷是在院上当差的，一传就到。见面之后，刘中丞告诉他缘故，要他同去剿办土匪。周老爷听了，不免自己谦让了两句。后见胡华若在旁极力的恭维，说了些“久仰大才，这回的事一定要借重”的话。周老爷一见如此抬举他，又想倘若得胜回来，倒是升官的捷径。想到这里，早已心花都开，便不由自主的答应了下来。胡华若自然欢喜。不多一会子，那两个也都来了。中丞面谕他们，没有一个不去的。胡华若便先起身告辞，又叫他三位各人赶紧预备预备，今天夜里就要动身，

公事停刻补过来。三个人站起来答应着。刘中丞便送胡华若出来，一头走，一头问他：“三个人派什么差使？”胡华若回道：“黄丞总办粮台，文令人甚精细，可以随营差遣，周令阅历最深，想委他总理营务。”刘中丞听了无话，送到二门，一呵腰进去了。那周、黄、文三个不等中丞送客趁空，溜了出来，在外头候着替统领站了一个班。胡华若吩咐他们赶紧收拾行李，应领薪水，各付三个月，立刻叫人送到。三个人听了这话，又一齐请安禀谢，送过胡华若上轿不题。

且说周老爷回到文案上，众同寅是早已得信的了，大伙儿过来道喜，齐说：“上马杀贼，乃是千载罕逢之机会。班生此去，何异登仙！指日红旗报捷，甚么司马、黄堂，都是指顾问事。那时扶摇直上，便与弟辈分隔云泥，真令人又羡又妒！”周老爷道：“此仍中丞的栽培，统领的抬举，与各位老同寅的见爱。此去但能不负期望，侥幸成功，便是莫大幸事，何敢多存妄想。”众人道：“说那里话来！”正在那里谦让的时候，忽然戴大理走过来，拿他一把袖子，拖到隔壁一间堆公事的屋里，说道：“我有一句话关照你。”周老爷道：“极蒙指教！但不知是甚么事情？”戴大理道：“就是禀请你的那位胡统领，他这人同兄弟不但同乡，而且同年，从前又同过事。虽说他已经过了道班，兄弟却与他很熟，极知道他的脾气。老哥现在跟了他去，所以兄弟特地关照一声，所谓知无不言，方合了我们做朋友的道理。”周老爷道：“老前辈如有关照，实在感激得很？”戴大理道：“客气。这位胡统领最是小胆，凡百事情，优柔寡断。你在他手下办事，只可以独断独行，倘若都要请教过他再做，那是一百年也不会成功的。而且军情一息万变，不是可以捱时捱刻的事。你切记

我的说话,到那时候该剿者剿,该抚者抚。他虽然是个统领,既然大权交代与你,你就得便宜行事,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能如此,他格外敬重你,说你能办事;倘或事事让他,他一定拿你看得半文不值。我同他顿在一块儿这许多年,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周老爷听了他的言语,果真感激的了不得,而且是心上发出来的感激,并不是嘴里空谈。当下两个人又谈了一会别的。周老爷赶着回家,收拾行李。未到天黑,胡华若派人把公事送到,又送了三个月的薪水,因为出兵打仗,格外从丰,每月共总二百两银子,三个月是六百两。周老爷开销过来人,收拾好行李,一直挑到候潮门外江头下船。那黄、文二位亦刚刚才到。又等了一会子,方见胡统领打着灯笼火把,一路蜂涌而来,到了船上,一同会着。胡华若吩咐立刻开船。船家回道:“现在夜里不好走,就是开了船,也走不上多少路。不如等到下半夜月亮上来,潮水来的时候,趁着潮水的势头,一穿就是多远,走的又快,伙计们又省力,岂不两得其便?”船头上的差官进来把这话回过,胡华若无甚说得,差官退了出去。

原来这钱塘江里有一种大船,专门承值差使的,其名叫做“江山船”。这船上的女儿、媳妇,一个个都擦脂抹粉,插花带朵。平时无事的时候,天天坐在船头上,勾引那些王孙公子上船玩耍;一旦有了差使,他们都在舱里伺候。他们船上有个口号,把这些女人叫作“招牌主”;无非说是一扇活招牌,可以招徕主顾的意思。这一种船是从来单装差使,不装货的。还有一种可以装得货的,不过舱深些,至舱面上的规矩,仍同“江山船”一样,其名亦叫“茭白船”。除此之外,只有两头通的“义乌

船”。这“义乌船”也搭客人也装货，不过没有女人伺候罢了。此时胡统领手下的兵丁坐的全是“炮划子”。因为他自己贪舒服，所以特地叫县里替他封了一只“江山船”。县里要好，知道他还有随员、师爷，一只船不够，又封了两只“茭白船”。当下胡统领坐的是“江山船”，周、黄、文三位随员老爷，还有胡统领两位老夫子，一共五个人，分坐了两只“茭白船”。有人说起这“江山船”名字又叫做“九姓渔船”。只因前朝朱洪武得了天下，把陈友谅一帮人的家小统通贬在船上，犹如官妓一般，所以现在船上的人还是陈友谅一帮人的子孙，别人是不能冒充的。

闲话休题。且说当日胡华若上了“江山船”，各随员回避之后，便有船上的“招牌主”上来，孝敬了一碗燕菜。胡统领是久在江头玩耍惯的，上船之后，横竖用的是皇上家的钱，乐得任意开销，一应规矩，应有尽有，倒也不必表他。却说三位随员，两位幕宾，分坐了两只“茭白船”。五人之中，黄仲皆黄老爷是有家眷，一直在杭州的。一位老夫子姓王，表字仲循，是上了年纪的人，而且鸦片瘾又来得大，一天吃到晚，一夜吃到天亮，还不过瘾，那里再有工夫去嫖呢。所以这两个须提开，不必去算。下余的三个人：第一个文西山文老爷是旗人，年纪又轻，脸蛋儿又标致，穿两件衣裳，又干净，又峭僻。不要说女人见了欢喜，就是男人见了也舍他不得。因为他排行第七，大家都尊他为文七爷。还有一个老夫子，姓赵。他的号本来叫做补蓼，后来被人家叫浑了，竟变成“不了”两字。年纪也只有二十来岁，抛撇了家小，离乡背井，二千多里来就这个馆，真真合了一句话，“三年不见女人面，见了水牛也觉得弯眉细眼。”这赵不了确实实在在有此情景。末了说到周老爷。他这人上回已经表

过，业已知其大略。他的为人，却合了新学家所说的“骑墙党”一派：遇见正经人，他便正经；碰着了好玩的朋友，他便叫局吃酒，样样都来。外面极其圆通，所以人人都欢喜他。但有一件毛病，乃先天带了来，一世也不会改的，是把铜钱看的太重，除掉送给女人之外，一钱不落虚空地。临走的时候，胡华若送他三百银子，他分文不曾带上船，一齐托朋友替他放在外头，预备将来收利钱用。他的意思，这回跟着出门打土匪，少不得胡统领总要派两个营头给他带，有兵就有饷，有饷就好由我克扣。倘或短了一千、八百，还可以向胡统领硬借。戴大理说他吃硬不吃软，他们是熟人，说的话一定是不会错的。

此刻单表文、赵二位，他俩齐巧顿在一只船上。文七爷早已存心，未曾上船之前，已经吩咐水手，把他这只船开的远远的，不要同统领的船紧靠隔壁。船上人会意，知道接到了大财神了。等到一上船，齐巧这船上有个“招牌主”叫做玉仙，是文七爷叫过局的，此刻碰见了熟人，格外要好。文七爷从统领船上回话回来，玉仙忙过来替他接帽子，解带子，换衣服，脱靴子，连管家都不要用了。跟手玉仙又亲自端着燕窝汤，叫文七爷就着他手里喝汤。两个人手拉手儿，一并排坐在炕沿上，赵不了见了眼热，心上想：“到底这些势利，见了做官的就巴结。”正在盘算的时候，不提防一个人，也拿了一个盖碗往他面前一放，把他吓了一跳，定睛看时，不是别人，却是玉仙的妹妹，名字叫兰仙的，亦端了一碗燕菜汤给他。你道为何？原来这船上的人起先看见他穿的朴素，不及文七爷穿的体面，还当他是底下人。后来文七爷的管家到后头冲水说起来，船家才晓得他是总领大人的师爷，所以连忙补了碗燕窝汤。但是罐子里的燕窝

早都倒给文七爷了，剩得一点燕窝滓了。船家正在踌躇，冲水的二爷道：“冲上些开水，再加一点白糖，不就结了吗。”一言提醒了船家，如法泡制，叫兰仙端了进去。赵不了一见，直把他喜的了不得。又幸亏他生平没有吃过燕菜，如今吃得甜蜜蜜的，又加兰仙朝着他挤眉弄眼，弄得他魂不附体，那里还辨得出是燕菜是糖水。

列位看官：你可晓得文七爷的嫖是有钱的阔嫖。前头书上说的陶子尧的嫖，是赚了钱才去嫖的，也要算得阔嫖。单是这位赵不了，他一个做朋友的人，此番跟了东家出门，不过赚上十两八两银子的薪水，那里来的钱能供他嫖呢。所以他这嫖，只好算是穷嫖。把话说清，列位便知这篇文章不是重复文章了。

闲话休题。且说赵不了当时把碗糖汤吃完，一口也不剩。吃完之后，也不睡觉，便同兰仙两个人尽着在舱里胡吵。此时文七爷却同玉仙静悄悄的在耳房里，一点声息也听不见。一直等到下半夜，齐说潮水来了。船上的伙计一齐站在船头上候着。只听老远的同锣鼓声音一般，由远而近，声音亦渐渐的大了，及至到了跟前，竟像千军万马一样，一冲冲了过来。一个回身，把船头顿了两顿。伙计们用篙把船头一拨就转，趁着潮水，一穿多远，已经离开江头十几里了。其时大众都被潮水惊醒。不多一刻，天已大亮，船家照例行船。文七爷已经起来的了，看看天色尚早，依旧到耳房里去睡，玉仙仍旧跟着进去伺候。起先还听见文七爷同玉仙说话的声音，后来也不听见了。赵不了自从同兰仙鬼混了半夜，等到开船之后，兰仙却被船家叫到后梢头去睡觉，一直不曾出来。中舱只剩得赵不了一个，举目无

亲，好不凄凉可惨。一回想到玉仙待文七爷的情形，一回又想到兰仙的模样儿，真正心上好像有十五个吊桶一般，七上八下。

到了次日停船之后，文七爷照例替玉仙摆了一桌八大八小的饭，请的客便是两船上几个同事，只是没有请统领。王、黄二位没有叫陪花^①，周老爷也想不叫。文七爷说：“你不带局，太冷清了。”周老爷无法，便带了他坐船上一个小“招牌主”，名字叫招弟的。赵不了不用说，刚才入座，兰仙已经跟在身后坐下了。文七爷还嫌冷清，又偷偷的叫人把统领船上的两个“招牌主”一齐叫了来，坐在身旁。等到大碗小碗一齐上齐，通桌的陪花，从主人起，五啊六啊，每人豁了一个通关。把拳豁完，便是玉仙抱着琵琶，唱了一支“先帝爷”。文七爷自己点鼓板。玉仙唱完，兰仙接着唱了一支小调。一面唱，一面同赵不了做眉眼。赵不了不时回头去看他，又被人家看出来，一齐喝采。文七爷吵着要赵不了替他摆饭。赵不了算算自己腰包里的钱，只够摆酒，不够摆饭，便一口咬定不肯摆饭。兰仙拗他不过，只得替他交代了一台酒。

文七爷晓得赵不了还要翻枱，便催着上饭。吃过之后，撤去残席。黄、王二位要过船过瘾，赵不了不放，说：“我是难得摆酒的，怎么二位就不赏脸？”王、黄二位无奈，只得就在这边船上过瘾。“江山船”上的规矩，摆饭是八块洋钱，便饭六块，摆酒只要四块。赵不了搭连袋里只剩得三块洋钱，八个角子，还有十几个铜钱。趁空向他同事王仲循借了三个角子，一共十一个

① 陪花：花，美女；陪花，陪酒女郎一类。

角子，又同文七爷管家掉到一块大洋钱。钱换停当，席面已经摆好了。赵不了坐了主位，好不兴头。黄、王二位还是不叫陪花。周老爷依旧叫的是招弟。因为招弟年纪只有十一岁，一上船时，船家老板奶奶就同周老爷说过：“只要老爷肯照顾，多少请老爷赏赐，断乎不敢计较。”所以周老爷打了这个算盘，认定主意，一直叫他。文七爷是不用说，自家一个玉仙，还有统领船上的两个“招牌主”，一共三个。文七爷摆饭的时候，听说统领大人正在船上打磕铤^①，所以敢把他船上的“招牌主”叫了来。起先原关照过的，等到统领一醒，叫他们来知会，姊妹两个分一个过去伺候大人，免得大人寂寞。谁知胡统领这个磕铤竟打了三个钟头，方才睡醒。这边文七爷连吃两台，洒落欢肠，不知不觉宽饮了几杯，竟其大有醉意。等到统领船上的人前来关照说“大人已醒”，叫他姊妹们过去一个，谁知被文七爷扣牢不放。

原来统领船上的“招牌主”是姊妹两个：姊姊叫龙珠，现在十八岁；妹妹叫凤珠，现在十六岁。他二人长的一个是沉鱼落雁之容，一个是闭月羞花之貌，真正数一数二的人才。凡有官场来往，都指定要他家的船。其实胡统领同龙珠的交情，也非寻常泛泛可比。首县大老爷会走心境，所以在江头就替他封了这只船。胡统领上船之后，要茶要水，全是龙珠一人承值，龙珠偶然有事，便是凤珠替代。因为凤珠也是十六岁的人了，胡统领早存了个得陇望蜀的心思，想慢慢施展他一箭双雕的手段。所以姊妹两个，都是他心坎上的人，除掉打盹之外，总得有一

① 打磕铤：坐着小睡。

个常在跟前。

这回一觉醒来，不见他姊妹的影子，叫了两声，也没人答应。一个人起来坐了一回，又背着手踱来踱去，走了两趟，心内好不耐烦。侧着耳朵一听，恍惚老远的有豁拳的声音。又听了一听，有个大嗓在那里唱京调，唱的是“乌龙院”，刚唱到“我为你盖了乌龙院，我为你化了许多银”两句，一时辨不出谁的声音。又侧耳一听，忽然一阵笑声，却是龙珠，不是别人。胡统领满腹狐疑，到底是谁在那里唱呢？又听那船上唱道：“举手抡拳将尔打。”唱完此句，大众一齐喝采，这里头却明明白白夹着赵不了的声音。胡统领至此方才大悟，刚才唱的不是别人，一定文七爷，不由怒从心上起，火向耳边生，把桌子上一只茶碗，豁郎一声，向地下摔了个粉碎。又停了半晌，还没有人过来。原来这边大船上的人，什么老板、伙计，连着大人的跟班、差官，一齐都赶到那边船上去瞧热闹，这边却未剩得一人。胡统领此时大发雷霆，真按捺不住了，顺手取过一张椅子，从船窗洞里丢了出来。幸亏隔壁船上听见响动，赶出来一看，才晓得统领动气。他们船帮里，本是互相关照的，赶忙跑到文七爷船上，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大家都吓昏了。赵不了平时畏东家如虎，一听此信，忙着叫撤台面。无奈文七爷多吃了几杯，便嚷着说：“我是不受他节制的。他们当统领的好玩，难道我们当随员的不好玩么。”一面说，一面伸着两只手把龙珠姊妹两个的衣裳按住。后来被龙珠说了多少好话，把凤珠留下，才算放他。文七爷还发脾气，说龙珠是统领心上的人，“你们这些烂婊子，只知道巴结大人，把我们不放在眼里！”

龙珠也不敢回嘴，急忙忙赶回自己船上。只见统领大人面

孔已发青了。一个船老板，三四个伙计，跪在地下磕响头。胡统领骂了船家，又问：“这里是那一县该管？”吩咐差官：“拿片子，把这些混帐王八蛋一齐送到县里去！”此时龙珠过来，巴结又不好，分辩又不好。他们在文七爷船上做的事，及文七爷醉后之言，又全被统领听在耳朵里，所以又是气，又是醋，并在一处，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幸亏一个伶俐差官见此事没有收场，于是心生一计，跑了进来，帮着统领把船家踢了几脚，嘴里说道：“有话到县里讲去，大人没有工夫同你们噜苏。”说着，便把一千人带到船头上，好让龙珠一个人在舱里伺候大人，慢慢的替大人消气。起先胡统领板着面孔不去理他，禁不住龙珠媚言柔语，大人也就软了下来。大人躺在烟铺上吃烟，龙珠在一旁烧烟。统领便问起他来：“怎么在那船上同文老爷要好，一直不过来？想是讨厌我老胡子不如文老爷长得标致？既然如此，我也不要你装烟了。”龙珠闻言，忙忙的分辩道：“他们船上的‘招牌主’叫我去玩，所以误了大人的差使，并没有看见姓文的影子。”胡统领道：“你不要赖。都被我听见了，还想赖呢。”一面同龙珠说话，又勾起刚才吃醋的心，把文老爷恨如切骨，还说：“是甚么时候，当的甚么差使，他们竟其一味的吃酒作乐，这还了得！”只因这一番，胡统领同文老爷竟因龙珠生出无数的风波来，连周老爷、赵不了统通有分在内。要知端的，且听续编分解。

第十三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上回书所说的胡统领，因为争夺“江山船”妓女龙珠，同随员文老爷吃醋。当下胡统领足足问了龙珠半夜的话，盘来盘去，问他同文老爷认得了几年，有无深交。龙珠一口咬定：非但吃酒叫局的事从来没有，并且连文老爷是个胖子、瘦子，高个、矮个，全然不知，全然不晓。胡统领见他赖得净光，格外动了疑心，不但怪文老爷不该割我上司的靴腰子，并怪龙珠不该不念我往日之情，私底下同别人要好。“不要说别的，就是拿官而论，我是道台，他是知县，他要爬到我的分上，只怕也就烦难。可恨这贱人不识高低，只拣着好脸蛋儿的去赶着巴结。”一面想，一面把他恨的牙痒痒。又想：“这件事须得明天发落一番，要他们晓得这些老爷是不中用的，总不能挑过我的头去。”主意打定，这夜竟不要龙珠伺候，逼他出去，独自一个冷冷清清的躺下，却是翻来复去，一直不曾合眼。龙珠见大人动了真气，不要他伺候，恐怕船上老鸨婆晓得之后要打他骂他，急的在中舱坐着哭：既不敢到大人耳舱里去，又不敢到后梢头睡。有时想到自己的苦处，不由自主的的说道：“这碗饭真正不是人吃的！宁可剃掉头发当姑子，不然，跳下河去寻个死，也不吃这碗饭了！”到了五更头，船家照例一早起来开船。恍惚听得大人

起来，自己倒茶吃。龙珠赶着进舱伺候。胡统领不要他动手，自己喝了半杯茶，重新躺下。龙珠坐左床前一张小凳子上，胡统领既不理他，他也不敢去睡。

一等等到九点多钟，到了一个甚么镇市上，船家拢船上岸买菜。那两船上的随员老爷都起来了。文老爷昨日虽然吃醉，因被管家唤醒，也只好挣扎起来，随了大众过来请安。想起昨夜的事情，自己也觉得脸上很难为情。走进统领中舱一看，幸喜统领大人还未升帐，已经听得咳嗽之声，知道离着起身已不远了。等了一刻，管家进去打洗脸水，拿漱口孟子、牙刷、牙粉，拿了这样，又缺那样。龙珠也忙着张罗，但没听见统领同龙珠说话的声音。统领有个毛病，清晨起来，一定要出一个早恭的，急嗓子喊了一声“来”，三四个管家一齐赶了进去。又接着听见吩咐了一句“拿马桶”，只见一个黑苍苍的脸，当惯这差使的一个二爷，奔到后舱，拎了马子到耳舱里去。别的管家一齐退出，龙珠也跟了出来。人家都认得这拎马桶的二爷，是每逢大人出门，他一定要穿着外套，骑着马，雄赳赳气昂昂，跟在轿子后头的，大人回了公馆，他便卸了装，把脚一跷，坐在门房里。有些小老爷们来禀见，人家见了他，二太爷长，二太爷短，他还爱理不理的。此时却在这里替大人拎马桶，真正人不可以貌相了。

且说龙珠走进中舱之后，别人还不关心，只有文七爷的眼尖，头一个先望见。陡见龙珠两只眼睛哭的肿肿的，不觉心上毕拍一跳，想不出甚么道理来。还疑心昨天自己在台面上冲撞了他，给了他没脸，叫他受了委屈：“此乃是我醉后之事，他也不好同我作仇，就哭到这步田地？又论不定他把我骂他的话竟来哭诉了统领，所以刚才统领的声气不大好听，但是龙珠这人

何等聪明，何至于呆到如此？他究竟为了甚么事情，哭得眼睛都肿了？真正令人难解。”意思赶上前去问他，“周、黄二位同寅是不要紧，倘若被统领听见了，岂不要格外疑心？却也作怪，可恨这丫头自从耳房里出来，非但不同我答腔，眼皮也不朝我望一望，其中必有缘故。”正想到这里，又听得耳舱里统领又喊得一声“来”。只见前头那个拎惯马桶的二爷，推门进去，霎时右手拎着马桶出来，却拿左手掩着鼻子。大家都看着好笑，又听得统领骂一个小跟班的，说他也偷懒不进来装水烟。小跟班的道：“不是一上船，老爷就吩咐过的吗，不奉呼唤，不许进舱，小的怎么敢进来！”统领道：“放你妈的狗臭大驴屁！我不叫你，你就不该应进来伺候吗？好个大胆的王八蛋，你仗着谁的势，敢同我来斗嘴？我晓得你们这些没良心的混帐王八羔子，我好意带了你们出来，就要作怪，背了我好去吃酒作乐，嫖女人，唱曲子。那桩事情能瞒得过我？你们当我老爷糊涂。老爷并不糊涂，也没有睡觉，我样样事情都知道，还来朦我呢。无此番出来，是替皇上家打土匪的，并不是出来玩的。你们不要发昏！”

统领这番骂跟班的话，别人听了都不在意，文七爷听了倒着实有点难过，心想：“统领骂的是那一个？很象指的是自己，难道昨夜的事情发作了吗？”一个人肚里寻思，一阵阵脸上红出来，止不住心上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等了一会子，听见里面水烟袋响。小跟班的装完了烟，撅着嘴走到外舱，见了各位老爷，面子上落不下去，只听他叽哩咕噜的说道：“皇上家要你这样的官来打土匪，还不是来替皇上家造百姓的。这样龙珠，那样龙珠，得了龙珠，还想着我们吗？”一头说，一头走到后舱去了。大家都听了好笑。

随后方见龙珠进去，帮着替大人换衣裳，打腰折，扎扮停当，咳嗽一声，大人踱了出来。众人上前请安相见。胡统领见面之下，甚么“天气很好”，“船走的不慢”，随口敷衍了两句，一句正经话亦没有。倒是周老爷国事关心，问了一声：“大人得严州的信息没有？”统领听了一惊，回说：“没有。老哥可听见有甚么紧信？”周老爷道：“的确的消息也没有，不过他们船帮里传来的话。”胡统领战战兢兢的道：“阿弥陀佛！总要望他好才好！”周老爷道：“听说土匪虽有，并不怎么十二分利害，而且枪炮不灵，只等大兵一到，就可指日平定的。”胡统领顿时又扬扬得意道：“本来这些么小丑，算不得什么，连土匪都打不下，还算得人吗？但是兄弟有一句过虑的话：兄弟在省里的时候，常常听见中丞说起，浙东的吏治，比起那浙西来更其不如。‘这句话怎么讲呢？只因浙东有了“江山船”，所有的官员大半被这船上女人迷住，所以办起公事来格外糊涂。照着大清律例，狎妓饮酒就该革职，叫兄弟一时也参不了许多。总得诸位老兄替兄弟当点心，随时劝戒劝戒他们。倘若闹点事情出来，或者办错了公事，那时候白简无情，岂不枉送了前程，还要惹人家笑话？’中丞的话如此说法，但是兄弟不能不把这话转述一番。”说完，不住的拿眼睛瞧文老爷。只见文老爷坐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很觉得局促不安。就是黄老爷、周老爷，晓得统领这话不是说的自己，但是昨天都同在台面上，不免总有点虚心，静悄悄的一声也不敢言语。胡统领停了一会，见大家都没有话说，只好端茶送客。他三位走到船头上，一字儿站齐，等统领走出舱门，朝他们把腰一呵，仍旧缩了进去，然后三个人自回本船。

三人之中，别人犹可，只有文七爷见了统领，听了隔壁闲话，知道统领是指桑骂槐，已经受了一肚皮的气。刚才统领出来，又一直没有睬他，因此更把他气的了不得。回到自己船上没有地方出气，齐巧一个贴身的小二爷，一向是寸步不离的，这会子因见主人到大船上禀见统领，约摸一时不得回来，他就跟了船家到岸上玩耍去了。谁知文七爷回来，叫他不到，生气骂船家。幸亏玉仙出来张罗了半天，方才把气平下。一霎小二爷回来了，文七爷不免把他叫上来教训几句。偏偏这小二爷不服教训，撅着张嘴，在中舱里叽哩咕噜的说闲话，齐巧又被文七爷听见。本来不动气的了，因此又动了气，骂小二爷道：“我老爷到省才几年，倒抓过五回印把子，甚么好缺都做过，甚么好差都当过，就是参了官不准我做，也未必就会把我饿死。现在看了上司的脸嘴还不算，还要看奴才的脸嘴！我老爷也太好说话了！”骂着，就立刻逼他打铺盖，叫他搭船回省去。别位二爷齐来劝这小二爷道：“老爷待你是与我们不同的，你怎么好撇了他走呢？我们带你到老爷跟前下个礼，服个软，把气一平，就无话说了。”小二爷道：“他要我，他自然要来找我的，我不去！”说着，躲在后梢头去了。这里文七爷动了半天的气，好不容易又被玉仙劝住。

如是晓行夜泊，已非一日。有天傍晚，刚正靠定了船，问了问，到严州只有几十里路了。下来的人都说：“没有甚么土匪。有天半夜里，不晓得那里来的强盗，明火执仗，一连抢了两家当铺，一家钱庄，因此闭了城门，挨家搜捕。”其实闭了一天一夜的城，一个小毛贼也没有捉到，倒生出无数谣言。官府愈觉害怕，他们谣言愈觉造得凶。还说甚么“这回抢当铺、钱庄的

人,并不是甚么寻常小强盗,是城外一座山里的大王出来借粮的,所以只抢东西不伤人。这大王现在有了粮草,不久就要起事了。”地方文武官听了这个诳报,居然信以为真,雪片文书到省告急。所以省里大宪特地派了防营统领胡大人,率领大小三军,随带员弁前来剿捕。

从杭州到严州,不过只有两天多路,倒被这些“江山船”、“茭白船”,一走走了五六天还没有到。虽说是水浅沙涨,行走烦难,究竟这两程还有潮水,无论如何,总不会耽搁至如许之久。其中恰有一个缘故:只因这几只船上的“招牌主”,一个个都抓住了好户头,多在路上走一天,多摆台把酒,他们就多寻两个钱;倘若早到地头一天,少在船上住一夜,他们就少赚两个钱。如今头一个胡统领就不用说,龙珠本是旧交,虽不便公然摆酒,他早同王师爷等说过:“等我们得胜回来,原坐这只船进省。那时候必须脱略一切,免去仪注,与诸公痛饮一番。”这几天龙珠身上,明的虽没有,暗底下早已五六百用去了。第二个文七爷,比统领还阔:他这趟出来,却是从家里带钱来用,并不是克扣军饷。一赏玉仙就是一对金镯子;一开开箱子,就是四匹衣料;连着赵不了赵师爷的新相好兰仙,赵不了还没有给他什么,文七爷看了他姊妹分上,也顺手给了他两件。这种阔老,怎么叫人不巴结呢。第三个是兰仙同赵不了要好。虽然赵不了拿不出甚么,总得想他两个;做妓女的人,好歹总没有脱空的。第四个周老爷,他这船上一位王师爷,一位黄老爷,都是绝欲多年的,剩得个周老爷。碰着吃酒,他却总带招弟,一直不曾跳过槽。小虽小,也是生意。还有大人跟前的几位大爷、二爷同着营官老爷,晚上停了船,同到后梢头坐坐,呼两筒鸦片

烟，还要摸索摸索。大爷、二爷白叨了光，营官老爷有回把不免破费几块。他们有这些生意，就是有水可以走快，也决计不走快了。往往白天走了七十里，晚上一定要退回三十里。所以两天多的路程，走了六天还不曾走到。

单说赵不了自从上船兰仙送燕菜给他吃过之后，两个人就从此要好起来。赵不了又摆了一台酒，替他做了一了面子，又把裤腰带上常常挂着的，祖传下来的一块汉玉件头解了下来，送给兰仙。兰仙嫌他像块石头似的，不要，赵不了只得自己拿回，仍旧拴在裤腰带上。一时面子上落不下，就说：“现在路上没有好东西给你。将来回省之后，一定打付金镯子送你，几百块钱算不了甚么。”“江山船”上的女人眼眶子浅，听了他话，当他是真正好户头了，就是一天不晓得兰仙给了他些什么利益，害得他越发五体投地，竟把兰仙当作了生平第一个知己，就是他自己的家小还要打第二。兰仙问他要五十声洋钱，他自己没有，这几天看见文七爷用的钱像水淌，晓得他有钱，想问他借，怕他见笑。后来被兰仙催不过了，只好硬硬头皮，老老脸皮，同文七爷商量。不料文七爷一口答应，立刻开开枕箱，取出一封一百洋钱，分了一半给他。赵不了看着眼热，心上懊悔，说道：“早知如此，应该向他借一百，也是一借，如今只有五十，统通被兰仙拿了去，我还是没有。”一面想的时候，文七爷早把那剩下的五十块洋钱包好，仍旧锁入枕箱去了。赵不了不好再说别的，谢了一声，两只手捧了出来。不到一刻工夫，已经到了兰仙手里了。

这日饭后，太阳还很高的，船家已经拢了船，问了问，到严州只有十里了。问他“为甚么不走”，回道：“大船上统领吩咐

过：‘明天交立冬节，是要取个吉利的。’所以吩咐今日停船。明天饭后，等到未正二刻，交过了节气，然后动身，一直顶码头。”别人听了还可，只有一个赵不了喜欢的了不得。因为在船上同兰仙热闹惯了，一时一刻也拆不开，恐怕早到码头一天，他二人早分离一天。如今得了这个信，先赶进舱来告诉文七爷。文七爷知道他腰包里有了五十块洋钱了，便敲他吃酒。赵不了愣了一愣。兰仙已经替他交代下去了，还说：“明天上了岸，大人们一齐要高升了，一杯送行酒是万不可少的。”

文七爷自从那天听了统领的说话，一直也没有再到统领坐的船上稟安，心上想：“横竖事已如此，也不想他甚么好处，我且乐我的再说。”跟手又吩咐玉仙：“今天晚上赵师爷的酒吃过之后，再替我预备一桌饭。”玉仙答应着。他又去约了那船上的王、黄、周三位，索性又把炮船上的统带，什么赵大人、鲁总爷，又约了两位，连自己同着赵不了，一共是七位，整整一桌。当下王、黄二位答应说来，只有周老爷忽然胆小起来，说：“恐怕统领晓得说话。”赵、鲁二位也再三推辞。文七爷道：“这里头的事情，难道你们诸位还不晓得？统领那天生气，并不是为着我摆酒生气，为的是我带了龙珠的局，割了他靴腰子，所以生气。我今天不叫龙珠的局，那就一定没事的了。况且统领还说过到了严州，打退了土匪，还要自己摆酒同大家痛饮一番。这是你们诸公亲耳听见的。他做大人的好摆得酒，怎么能够禁止我们呢。又况且严州并没有甚么土匪，这趟还怕不是白走。我们也不望甚么保举，他也不好说我们什么不是。等摆好台面，叫船家把船开远些，叫他听不见就是了。”

原来这几天统领船上，王、黄二位只顾抽鸦片烟，没有工

夫过去。文七爷因为碰了钉子，也不好意思过去。赵不了虽然东家带了他来，有时候写封把信，当当杂差才叫着他，平时东家并不拿他放在眼里，他也怕见东家的面。这几天被兰仙缠昏了，自己又怀着鬼胎，所以东家不叫他，他也乐得退后，不敢上前。这个空挡里，只有一个周老爷，一天三四趟往统领坐船上跑。他本是中丞的红人，统领自然同他客气。偏偏又得到严州信息，晓得没有甚么土匪，统领自然高兴，他也帮着高兴，虽然他临走的时候，戴大理交代过他，说：“统领的为人，吃硬不吃软。”及至见过几面，才晓得统领并不是这样的人，戴大理的话有点不确，须得见机行事，幸亏没有造次。连日统领见了他，着实灌米汤，他亦顺水推船，一天到晚，制造了无数的高帽子给统领戴，说甚么：“严州一带全是个山，本是盗贼出没之所，土匪亦是一年到头有的，如今是被统领的威名震压住了，吓得他们一个也不敢出来。将来到了严州，少不得惩办几个，给他们一个利害，叫他们下次不敢再反。回来再在四乡八镇，各处搜寻一回，然后禀报肃清，也好叫上头晓得这一趟辛苦不是轻容易的，将来一定还好开个保案，提拔提拔卑职们。”

胡统领道：“不是你老哥说，我正想先把严州没有土匪的消息连夜禀报上头，好叫上头放心。”周老爷道：“使不得！使不得！如此一办，叫上头把事情看轻，将来用多了钱也不好报销，保举也没有了。如今禀上去，越说得凶越好。”胡统领一听此言，恍然大悟，连说：“老哥指教的极是，兄弟一准照办。……”当下就关照龙珠，另外叫他多备几样菜，留周老爷在这边船上吃晚饭。周老爷有了这个好处，所以文七爷请他，执定不肯奉扰。文七爷见请他不到，也只好随他。等到上火之后，船家果

然把他们两只坐船撑到对岸停泊。其时，周老爷早已跳在统领大船上去了。

赵不了台面摆好，数了数人头，就是不见周老爷，忙着要叫人去找。文七爷道：“现在他做了统领的红人儿了，统领一时一刻不能离开他。他眼睛里那里有我们，我们也不必去仰攀他了。”赵不了道：“不请他，恐怕他在东家跟前要说我们甚么。”王师爷道：“周某人同你往日无仇，他为什么要挤你？这倒可以无虑的。”赵不了只得罢手，不过心上总有点疑疑惑惑，觉着总不舒服。一台酒敷衍吃完，拳也没有豁，酒也没有多吃。幸亏一个文七爷兴高采烈，一台吃完，忙吩咐摆他那一台。又去请赵大人、鲁总爷，一个个坐了小划子都来了。赵大人并且把他的一个相好名字叫爱珠的带了来。文七爷见了非常之喜，连说：“到底赵大人脾气爽快。……”又催着替鲁总爷带局。鲁总爷没有相好，文七爷就把周老弟叫的招弟的一个姊妹，名字叫翠林的荐给他。一时宾主六人，团团入座。文七爷因为刚才在赵不了台面上没有吃得痛快，连命拿大碗来。王、黄二位是不大吃酒的，赵不了量也有限。幸亏炮船上统带赵大人是行伍出身，天生海量：年轻的时候，一晚上一个人能彀吃三大坛子的绍兴酒，吐了再吃，吃了再吐，从不作兴讨饶的。如今上了年纪，酒兴比前大减，然而还有五六十斤的酒量。就以现在而论，文七爷还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文七爷亦是个好汉，人家喝一碗，他一定也要陪一碗，人家喝十碗，他一定也要陪十碗。喝酒喝的吐血，如今又得了痰喘的病，他是要喝。见了酒没命的喝，见了女人，那酒更是没命的喝。先是抢三，三拳一碗，后来还嫌不爽快，改了一拳一碗。赵大人吃酒吃的火上来了，把小帽子、

皮袍子一齐脱掉。文七爷也光穿着一件枣儿红的小紧身，映着雪白的白脸蛋，格外好看。王、黄二位吃了一半，到后舱里躺下抽烟，赵不了趁空便同兰仙胡缠。

台面上只剩得一个鲁总爷。这鲁总爷，是江南徐州府人氏，本是个盐梟投诚过来的，两只眼睛乌溜溜，东也张张，西也望望，忽而坐下，忽而站起，没有一霎安稳，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幸亏大家并不留意。后来大家吃稀饭，让他吃，他一定不吃，说是“酒吃多了，头里晕得慌，要紧回去睡觉。”文七爷还同他辨道：“你何尝吃什么酒？”鲁总爷道：“兄弟只有三杯酒量，吃到第四杯，头里就要发晕的。”众人见他如此说，只好随他先走，吩咐船上搭好扶手，眼望他上了划子。文、赵二位，依旧进舱对垒。

赵大人赶着赵不了叫老宗台：“只顾同相好说话，不理我们，应该罚三大碗。”赵不了再三讨饶，只吃得一杯，兰仙抢过去吃了一大半，只剩得一点点酒脚，才递给赵师爷吃过。文、赵二位又喝了几碗。文七爷有点撑不住了，方才罢手。赵大人也有点东倒西歪，众人架着，趑趄趑趄，跳上划子，回到自己炮船上睡觉。黄、王二位也回本船。周老爷从大船上回来睡着了。这里文七爷的酒越发涌了出来，不能再坐，连玉仙来同他说话，替他宽马褂，倒茶替他润嘴，他一概不知道，扶到床上，倒头便睡。玉仙自到后面歇息。赵不了自有兰仙相陪，不必提他。

却说玉仙这夜不时起来听信，怕的是七爷酒醒，要汤要水，没人伺候。谁晓得他老这一觉，一直困了一夜零半天，约摸有一点钟，统领船上闹着未时已过，要开船了，他这里才慢慢的醒来。玉仙先送上一碗燕窝汤，呷了一口，然后披衣起身下

床，洗脸刷牙，吃早饭，一头吃着，船已开动。

文七爷伸手往自己袍子袋里一摸，谁知一个金表不见了。当时以为不在袋里，一定在床上，就叫玉仙：“到床上把我的表拿来。”谁知玉仙到床上找了半天，竟找不到；后来连枕头底下，褥子底下，统统翻到，竟没有一点点影子花。文七爷还在外头嚷，问他：“怎么拿不来。”后来玉仙回报了没有，文七爷亲自到耳舱里来寻，也找不到。自己疑心，或者昨天酒醉的时候锁在枕箱里也未可知，连忙拿出钥匙，想去开枕箱，谁知枕箱并没有锁。文七爷一看大惊，再仔细一看，铜鼻子也断了，一定锁被人家裂掉无疑了。赶忙打开一看，一封整百的洋钱，还有给赵不了剩下的五十块洋钱，还有一只金镶藤镯，金子虽不多，也有八钱金子在上头，都不见了。还有一个翡翠搬指、两个鼻烟壶，都是文七爷心爱之物，连着衣袋里的一只打璜金表、一条金链条，统统不见。文七爷脾气是毛躁的，立刻嚷了起来，说：“船上有了贼了，还了得！”玉仙吓得面无人色。后舱里人一齐哄到前舱里来。船老板道：“我们的船，在这江里上上下下一年总得走上几十趟，只要东西在船上，一个绣花针也不会少的。总是忘记搁在那里了，求老爷再叫他们仔仔细细找一找。”文七爷道：“一个舱里都找遍了，那里有个影儿。”船老板不相信，亲自到耳舱里看了一遍，又掀开地板找了一会，统统没有，连称奇怪。

文七爷疑心船上伙计不老实，船老板道：“我这些伙计，都是有根脚的，偷偷摸摸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的。”文七爷发火道：“难道我冤枉你们不成！既然东西在你们船上失落掉的，就得问你要。”船老板不敢多言，船头上一个伙计说道：“昨天喝酒

的时候，人多手杂，保得住谁是贼，谁不是贼？”文七爷一听这话，越发生气，一跳跳得三丈高，骂道：“喝酒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你们想赖我的朋友做贼吗？况且昨天晚上，除掉客人，就是叫的局，一个局来了，总有两三个乌龟王八跟了来，一齐顿在船头上，推开耳舱门伸手摸了去，论不定就是这般乌龟偷的。如今倒怪起我的客人来了，真是混帐王八蛋！等等到了严州，一齐送到县里去打着问他。”船老板见文七爷动了真火，立刻到船头上知会伙计，叫他不要多嘴。又回到舱里，叫玉仙倒茶给文老爷喝。文七爷也不理他。此时船在江中行走，别船上的人不能过来，只有本船上的，人人诧异，个个称奇。赵不了也帮着找了半天，那里有点影子。大家总疑心是船上伙计偷的，决非他人。

文七爷统计所失：一个搬指^①顶值钱，是九百两银子买的；两个鼻烟壶，四百两一个；打璜金表连着金链条，值二百多块；一只金镶藤镯，不过四十块；其余现洋是有数的了。一面算，一面托赵不了替他开了一张失单。霎时间船抵码头，便有本城文武大小官员前来迎接。文七爷是随员，只得穿了衣帽，到统领船上请安禀见，怕的是有甚么差遣。这个档里，见了严州府首县建德县知县庄大老爷，他们本是同寅，又是熟人，便把船上失窃的事告诉了他，随手又把一张失单递了过去。庄大老爷立刻吩咐出来，把这船上的老板、伙计统通锁起，带回衙门审讯；其余几只船上，责成船老板不准放走一个伙计，将来回明统领，一齐要带到城里对质的。果然现任县太爷一呼百

① 搬指：装饰品，用象牙、翡翠等制成。

诺，令出如山，只吩咐得一句，便有一个门上，带了好几个衙役，拿着铁链子，把这船上的老板、伙计一齐锁了带上岸去了。

且说统领船上把各官传了几位上来，盘问土匪情形。一个府里，一个营里，都是预先商量就的，见了统领，一齐禀称，起先土匪如何猖獗，人心如何惊慌，“后来被卑府们协办擒拿，早把他们吓跑，现在是一律肃清的了”。他二人的意思原想借此可以冒功，谁知胡统领听了周老爷上的计策，意思同他一样。船到码头时候，胡统领还捏着一把汗，生怕路上听来的信息不确，到了严州被土匪把他宰了，及至听了府里、营里的言语，胆子立刻壮起来，便说：“这些伏莽为患已久，现在他们打听大兵前来，所以暂时解散，等到兄弟去后，依旧是出来搅扰。两位老兄虽说已经肃清，据兄弟看来，后患方长，不可不虑。且等明天兄弟上岸察看情形，再作计较。”当下又说了些闲话，端茶送客，众官别去。不在话下。

单说文七爷船上的老板、伙计被县里锁了去，吓得一船的女人哭哭啼啼，跪着向文老爷讨情，文老爷不理，又替赵师爷磕头，赵师爷也作不得主。后来文七爷被玉仙缠不过，只好答应他。且等县里问过一堂再去说情。未到天黑，县里的办差门上进来回文七爷的话，说道：“已经替大老爷同师爷另外封了一只船，就请今天搬过去。这只船是贼船，我们敝上要重重的办他们一办。”文七爷道：“很好。”船上的女人，听说老爷要过船，更没有依靠了，一齐跪在舱板上不起来。玉仙拉着文七爷，兰仙拉着赵师爷，更是哭个不了。文七爷没法，只好安慰玉仙道：“我决不难为你的。”玉仙没法，只好让文七爷过船，行李刚搬得一半，县里庄大老爷派的捕快也就来了。先到船上请示失

去的搬指、烟壶是什么样子，听说有一百五十块现洋钱，有无图书。文七爷说：“洋钱全是鼎记拿来的，一律是本庄图章。”齐巧身边还有一块，就拿出来给他们看，好拿着比样子去找。捕快说：“城里大小当铺都找过，没有，想来还不曾出手。洋钱论不定要先出挡。昨天喝酒的那些老爷们共是几位？小的们不敢疑心到老爷，怕的是带来的管家手脚不好。虽不敢明查他们，也得暗里留心，就是拿住之后，不替他们声张出来，也有个水落石出。至于这几只船上的伙计，将来禀过大人，一齐要好好的搜一搜。”文七爷见这捕快说话在行，就统通告诉了他，还着实夸赞他几句，说他能办事。

等到文七爷、赵师爷才把船过停当，捕快就进了中舱坐下，勒令别家船上的伙计把船替他撑开码头，靠在一爿茶馆底下。捕快向这茶馆里一招手，又上来好几个，是他同伙的人，一齐到了中舱，就叫船家的女人帮着把舱板掀开，大约看了一遍，没有。又到后舱。起先玉仙姊妹是一直在前舱的，一个个哭的同泪人一般，也不像什么美人了。谁知兰仙看见一带人往后头去，他也赶到后头去。被一个捕快把他一拦道：“小姑娘，你别往这里瞎跑！”兰仙道：“我们女人有些东西不好给你们男人看的，我得收拾收拾。”捕快道：“慢着，不好看的东西也要看看的了。”一面说，一面伙计们已在后舱翻的不成样儿了。后首不知怎样，在兰仙床上搜出一封洋钱，立刻打开来一看，一对图章，丝毫不错。捕快道：“赃在这里了！”众人听了一惊。兰仙急攘攘的说道：“这是赵师爷交给我，托我替他买东西的。”捕快道：“赵师爷没人托了，会托到你！这话只好骗三岁孩子。”兰仙道：“如果不相信，好去请了赵师爷来对的。”捕快道：“真赃

实据，你还要赖！”一面说，一伸手就是一个巴掌。船上的女人，统统认是兰仙做贼，一个个都吓昏了。原来赵不了从文七爷手里借了五十块洋钱给了兰仙，兰仙却瞒住他娘，不曾被他知道，等到抄了出来，所以他娘也摸不着头脑。兰仙又不是亲生女儿，是买来做媳妇的，一时气头上，也不分青红皂白，赶过来狠拿的帮着把兰仙一顿的打，嘴里还骂道：“不要脸的小娼妇！偷人家的钱，带累别人！不等上堂老爷打你，我先要了你的命！”捕快道：“有了洋钱，别的东西就好找了。”忙着翻了一大阵，却是一毫影子没有。又赶过来问兰仙。其时兰仙已被他娘打的不成样子了。捕快连忙喝阻道：“他今犯了官罪，有老爷管他，你须管他不到了。你自己的人作贼，连你自家都有罪，还有面孔打人呢！”老板奶奶被捕快埋怨了一顿，一声也不敢响。捕快催问兰仙别的东西。兰仙只是哭，没有话。大众格外疑心。他娘也催着他说道：“多偷只有一个罪，少偷亦只有一个罪。小祖宗！你快招认罢，省得再害别人了！”兰仙还是哭，没有话。

捕快道：“他不说，亦不要他说了，且把他带到城里再讲。”于是拖了就走。那捕快还拉着老板奶奶同着一块儿去。老板奶奶吓的索索抖，不敢去，又被他们骂了两句，只好跟着同去。一头走，一头骂兰仙。兰仙此时被众人拖了就走。上岸之后，在茶馆里略坐片刻，一同押着进城。可怜他小脚难行，走三步，捱一步，捕役还不时的催，恨的他娘一路拿巴掌打他。好容易捱到衙门口，在二门外头台阶上坐了一会。捕快进去禀报，传话出来：“老爷此刻就要上府，晚上统领大人还要传去问话，吩咐把船上两个女人先交官媒看管，明天再审。”众人听了，便去传到官媒婆，把两个女人交给他，官媒婆领了就走，一走走到

他家。

这时候他娘儿两个头上的金簪子、银耳挖子，统通被差上拿去，说是贼赃，要交给老爷的。娘儿俩也不敢作声。到了官媒那里，头上的首饰已经一丝一毫都没有了。官媒还不死心，又拿他二人细细的一搜，兰仙手上还有一付镀金银镯子，也被他探了下来，说是明天要交案的。其时初冬天气，他娘儿们都穿着大厚棉袄，官媒婆一定说是偷来的贼赃，要他脱了下来。他二人不敢不遵。每人只穿两件布衫，冻的索索的抖。凡初到官媒婆那里的人，总得服他的规矩，先饿上两天，再捱上几顿打，晚上不准睡；没有把你吊起来，还算是便宜你的。至于做贼的女犯，他们相待更是与众不同：白天把你拴在床腿上，叫你看马桶，闻臭气，等到晚上，还要把你捆在一扇板门上，要动不能动，搁在一间空屋子里，明天再放你出来。可怜兰仙虽然落在船上，做了这卖笑生涯，一样玉食锦衣，那里受过这样的苦楚。只因他生性好强，又极有情义，赵不了给他钱的时候，曾对他说过：“不要同你妈说起是我送的，怕传在统领耳朵里去。”所以他牢记在心。等到捕役搜到之后，他一时情急，只说得一句是“赵师爷托我买东西的”。后来被他们拉了上岸，早已知道此去没有活路，与其零碎受苦，何如自己寻个下场。就是不死，这碗船上的饭也不是好吃的。所以听说要将他拖上岸去，他早已萌了死志，顺手把炕上烟盘里的一个烟盒拿在手中。等到官媒婆搜的时候，要藏没处藏，就往嘴里一送，熬熬苦，吞了下去，趁空把匣子丢掉。一时官媒搜过，他便对他娘说道：“妈！你亦不必埋怨我，亦不必想我，这个苦，我是受不来的。早也是一死，晚也是一死，倒不如早死干净。我死之后，你老人家到堂

上,只要一口咬定请赵师爷对审,我的冤就可以伸,你老人家也不至于受苦了。”他娘此时又气又吓,又冻又饿,早已糊里糊涂,他媳妇说的话始终未曾听得一句。等到上灯,官媒因他二人是贼,便将板门抬了进来,如法炮制,锁入空房。谁知次日一早推门,这一吓非同小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却说兰仙既死之后，次早官媒推门进去一看，这一吓非同小可，立刻张皇起来。老板奶奶见媳妇已死，抢地呼天，哭个不了，官媒到此却也奈何他不得。又因他年纪已老，料想不会逃走，也就不把他拴在床腿上了。奉官看守的女犯，一旦自尽，何敢隐瞒，只好拚着不要命，立时禀报县太爷知晓。

庄大老爷一听人命关天，虽然有点惊慌，幸亏他是老州县出身，心上有的是主意，便立时升堂，把死者的婆婆带了上来，问过几句。老婆子只是哭求伸冤，老爷不理他，特地把捕快叫了上去，问他：“兰仙做贼，是谁证见？”捕快回称：“是他婆婆的证见。”老爷喝道：“他同他婆婆还有不是一气的？怎么说他是证见呢？”捕快回道：“文大老爷的洋钱，块块上头都有鼎记图章；小的在这死的兰仙床上搜到了一封，一看图章正对，他妈也不知这洋钱是那里来的，还打着问他。大老爷不相信，问这船上的老婆子可是不是。”老爷便问老板奶奶道：“你媳妇这洋钱是那里来的？”老婆子回：“不知。”老爷道：“我亦晓得你不知情，倘若知情，岂不是你也同他统通一气，都做了贼吗？”老婆子道：“我的青天大老爷！我实情不知道！”老爷道：“捕快搜的时候，你看见没有，还是在死的兰仙床上搜着的呢？还是在你

同你别的女儿床上搜着的呢？”老婆子一听这话，恐怕又拖累到自己连着玉仙，连忙哭诉道：“实实在在是兰仙偷的，是在他床上翻着的。”老爷道：“可是你亲眼所见？”婆子道：“是我亲眼所见。”老爷道：“这是你死的媳妇不好。我老爷比镜子还亮，你放心罢，我决不连累你的。”老婆子道：“真真青天大老爷！”

老爷这里又把官媒婆传了上去，把惊堂木一拍，骂了声：“好个混帐王八蛋！我老爷把重要贼犯交你看管，你胆敢将他凌虐至死！到我这里，谅你也无可抵赖。我今天将你活活打死，好替兰仙偿命！”说罢，便吩咐差役将他衣服剥去，拿藤条来，替我着实的抽。两边衙役答应一声，立刻走过七八个似狼如虎的人，伸手将媒婆衣服剥去，只剩得一件布衫，跪在地下，瑟瑟抖个不了。老爷又喊一声“打”，便有一个人提着头发，两个人一边一个，架着他的两只膀子，一个拎着一根指头粗的藤条，一五一十，一下下都打在媒婆身上。五十一换班，打的媒婆“哎呀皇天”的乱叫，不住的喊“大老爷开恩”。老爷也不理他，看看一口气打了整整五百下，方才住手。老爷又问船上老婆子道：“你的媳妇可是官媒婆弄死他的不是？如果是他弄死的，我今天立刻就弄死他，好替你媳妇偿命。”老婆子跪在一旁，看见老爷打人，早已吓昏的了，虽有吩咐下来，他却一句不曾听见，只是在地下发楞。老爷又指着船上老婆子同官媒说：“你的死活在他嘴里，他要你活就活，他叫你死就死。我老爷只能公断。”官媒一听这话，便哭着求老婆子道：“老奶奶！头上有天！你媳妇可是自己寻的死，并不与我甚么相干。现在老爷打死我，这要你老人家说一句良心话，你媳妇是我弄死的不是？果若是我弄死的，我死而无怨。我的老奶奶！我的命现在吊在你嘴里，

你要冤枉死我，我做了鬼也不同你干休！”

老婆子心上本来是恨官媒婆的，今见老爷已经打了他一顿，“倘若我再说了些甚么，老爷一定要将他打死，这条人命岂不是我害的。别的不怕，倘若冤魂不散，与我缠绕起来，那可不是玩的！现在这一顿打已经够他受用的了，况且兰仙又实实在在不是他弄死的，我又何必一定要他的命呢？”想罢，便回老爷道：“大老爷，我们兰仙是自己死的，不与他相干，求老爷饶了他罢！”老爷听了这话，便道：“既然是你替他求情，我老爷今天就饶他一条狗命。”官媒又在堂上替老婆子磕头，谢过老奶奶。

老爷又对老婆子道：“昨天船上的事情，我也知道是兰仙一个人做的，与你并不相干，我本来今天想放你的。既然如此，你赶紧下去，具张结上来，好领你媳妇尸首去盛殓。”老婆子巴不得这一声，老爷开恩放他，立刻下去具结，无非是“媳妇羞忿自尽，并无凌虐情事”等话头。写好之后，送上老爷过目。又拿下去，叫老婆子画了十字。诸事停当，老爷又把船上的一般男人，甚么老板、伙计，通同提了上去，告诉他们：“现在文大老爷少的东西，查明白了，是兰仙偷的，藏在床上，是他婆婆亲眼为证，看着捕快搜出来的。现在兰仙已经畏罪自尽，千个罪并成一个罪，等他死的一个人承当了去。余下少的东西，我去替你们求求文大老爷，请他不必追究，可以开脱你们。”众人听了，自然感激不尽。老爷便命仍把一干人还押，等禀过本府大人，请邻封验过尸首回来，再行取保释放。众人叩谢下去。老爷便立刻上府，将情禀知本府，请派邻封相验。他们堂属本来接洽，自然帮着了事，那里还有挑剔之理。邻封相验，是照例文章，无庸细述。

庄大老爷又赶到船上向文七爷叨情：“失落的東西該價若干，由兄弟送過來。現在做賊的人已經畏罪自盡，免其拖累家屬。”文七爺忙問：“東西是那個偷的？”庄大老爺回說：“是本船上的‘招牌主’蘭仙偷的。”文七爺听了，好生诧异。本來還想盤問，因為庄大老爺是要好朋友，知道他是借此開脫自己的干系，同寅面上不好為難，只得應允，還說：“東西失已失了，做賊的人已經死了，那有叫老哥賠的道理。”庄大老爺道：“老同寅面上，怎敢說賠，但是老哥也等着錢用，兄弟是知道的，停會就送過來。”文七爺見他如此，也不好說別的。當時又說了几句閑話，彼此別過。走到船頭上，庄大老爺又同文七爺咬個耳朵，托他在統領面前善言一聲。文七爺也答應。庄大老爺回去之後，當晚先送了三百銀子給文七爺。次日鄰封驗過尸，尸親具過結，沒有話說，庄大老爺將一干人釋放。這班人倒反感頌縣太爺不置；一條人命大事，輕輕被他瞞過，這便是老州縣的手段。

閑話休題。且說當庄大老爺同文七爺講話之時，都被趙不了听去。先听见蘭仙做賊，已吃一惊，后来听话他畏罪自盡，這一吓更非同小可！想起两个人要好的情意，止不住扑簌簌掉下泪來。然而還当他果真是賊，却想不到是自己五十塊洋錢將他害了。當夜一宵没生合眼。后来打听到船上人俱已釋放，蘭仙已經掩埋。他常常寫四六信寫慣的，便抽空做了一篇祭文，偷着到岸上空地方望空拜奠了一番。回得船來，又是一夜不睡，替蘭仙做了一篇小傳，還諷了几首七言四句的诗。自己想著：“將來刻在文稿里，叫他留名萬載，也算以報知己了。”幸亏這兩天，文七爺公事忙，时时刻刻被統領差遣出去，所以由他一个盡着去干，也沒有人來管他。

单说胡统领自从船靠码头，本城文武禀见之后，他听了周老爷的计策，便一心一意想无中生有，以小化大。次日一早排齐队伍，先独自一个坐了绿呢大轿，进城回拜了文武官员。首县替他在城里备了一个公馆。他心上实在舍不得龙珠，面子上只说：“船上办事很便，不消老哥费心。”所以预备的那个公馆，他竟不到。是日就在府衙门里吃的中饭。一面吃饭，一面同府里、营里说道：“据兄弟看来，土匪一定是听见大兵来了，所以一齐逃走，大约总在这四面山坳子里，等到大兵一去，依旧要出来为非作歹。斩草不除根，来春又发芽。兄弟此来，决计不能够养痍贻患，定要去绝根株。今天晚上，就请贵营把人马调齐，驻扎城外，兄弟自有办法。”营官诺诺连声，不敢违拗。本府意思还想冒功，遂又禀道：“土匪初起的时候，本甚猖獗；后来卑府会同营里同他们打了两仗，都已杀败，四处逃生，现在是一个贼的影子也没有了。大人可以不必过虑。”胡统领道：“贵府退贼之功，兄弟亦早有所闻。但兄弟总恐怕不能斩尽杀绝，将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但上宪跟前兄弟无以交代，就连带着老哥们也不好看，好像我们敷衍了事，不肯出力似的。”本府听了此话，面上一红。一霎吃完饭，胡统领回船。营官回去传令，不到天黑，早已传齐三军人马，打着旗，掌着号，一班副爷们，一个个骑着马，挂着刀，赛如迎喜神一般，到了城外，择到一个空地地方把营扎下。本营参将到船上禀过统领。此时统领真同做了大元帅一样：自己坐船在当中，两边两只，便是三个随员，两位老夫子的坐船。此外还有家人们的船、差官们的船、伙食船、行李船、轿子船。又有县里预备的吹手船：一天吃三顿，吹打三次。统领出门回来，还要升炮。到了晚上，一更二更，顶到放天

明炮，船上擂鼓，亲兵掌号，呜都都，呜都都，吹的真正好听。放过炮之后，还要细吹细打一次，都是照例的规矩。吹手船之外，便是统领带来的兵船，有陆军，有水师，水师坐的都是炮划子，桅杆上都扯着白镶边的红旗子，写着某营、某哨。旗子当中写的便是本船统带的姓。船头上，船尾巴上，统通插着五色旗子，也有画八卦的，也有画一条龙的，五颜六色，映在水里，着实耀眼。

胡统领等到吃过晚饭，便同军师周老爷商量发兵之事。当下周老爷过来，附着胡统领的耳朵，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遍。胡统领称谢不迭，赶紧躺下抽烟，抽了二十多筒，他的瘾也过足了，一翻身在炕上爬起，传令发兵。这个时候差不多已有三更多天了，岸上的参将、守备、千总、把总，船上的营头、哨官，都静悄悄的候着。胡统领走到中舱一坐，差官们雁翅般的排列着，两边明晃晃的点着一对手照，一边架上插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令箭，还有黄绸做的小旗子。胡统领拔了一支令箭，传参将上来，叫他带五百人作为先锋，一路上逢山开道，遇水叠桥。参将答应一声“得令”。又传守备上来，叫他也带五百人，作为接应。一个千总，一个把总，各带三百人，作为卫队。一千人都答应一声“得令”，拿了令箭站在一旁。

看官须知道：武营里的规矩，碰着开仗，顶多出个七成队，有时还只出得个三成队、四成队的，从没有出过十成队的。今番胡统领明知道地面上一个土匪都没有，乐是阔他一阔，出个十成队，叫人家看着热闹热闹。按下不提。他还不知道从那里找得一张地理图，画得极其工细，灯光之下，瞧了半天瞧不清楚，亏得小跟班递上老花眼镜来戴着，歪了头瞧了半天，按着

周老爷的话，打什么地方进兵，打什么地方退兵，什么地方可以安营扎寨，什么地方可以埋伏，指手画脚的讲了一遍。参将、守备、千总、把总诺诺连声，嘴里都说“遵大人吩咐”。说时迟，那时快，岸上两个号筒手早已掌起号来，“出队，出队”的吹个不了。这些兵勇们打大旗的，抗洋枪的，抗刀叉的，这种刀叉名字叫作“南阳技业”。抗苗子^①的，装着白蜡杆，足足有八尺多长。抗马刀的，马刀上都捆着红布。滚藤牌的，穿的老虎衣。一面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单等参将、守备、千总、把总下来，指明方向，他们就可分头进发。

这个时候，偏偏有个都司叫作柏铜土的，踉踉跟跟上来回道：“刚才大人所说的进兵的地方，标下的船曾经摇过，厨子上去买菜，标下上去出恭，四面儿瞧过一瞧，一点动静都没有。”胡统领正在兴头上，突然被他阻住，不觉心中发火，大声喝道：“我正在这里指授进兵的方略，胆敢摇唇鼓舌，煽惑军心！本该将你斩首，姑念用人之际，从宽发落。”一面喝：“拖下去！跟我结实的打！”只见四个亲兵，如狼似虎，早把柏都司按下，举起军棍，一声吆喝，那军棍就从柏都司身上落下来。看看打到二百，胡统领还不叫住手，棍子又来的结实，柏都司实实熬不得了。于是一众官员，自参将起，至外委止，一齐朝着胡统领跪下求情，舱里容不卞，连着岸上跪的都是人。胡统领还拿腔做势，申饬了一大顿，方命把柏都司放起，将众官斥退。

大队人马，都已分派齐全。又传下令来：“五更造饭，天明起马。”胡统领自己在后押住队伍，督率前进。所有的随员，除

^① 苗子：指长矛。

两位老夫子及黄同知留守大船外，周、文二位一概随同前去。吩咐已毕，其时已有四更多天，胡统领又急急的横在铺上呼了二十四筒鸦片烟，把瘾过足，又传早点心。这个空档里头，周老爷、文七爷一班人便也回到自己船上，料理一切。

且说本营参将奉了将令，点齐人马，正待起身，手下有个老将前来禀道：“统领叫大人打前敌，现在土匪一个影子都没有，到底去干什么事呢？”一句话把参将提醒，意思上船请统领的示；见了刚才柏都司捱打的情形，恐防又碰在统领气头上，讨个没趣；因此要去又不敢去。亏得这个老将聪明，便说：“统领跟前不好请示，好在几位随员老爷已经下来，大人何不到他们船上问一声儿？”参将正在没得主意，一闻此言大喜，立刻叫伴当拿了名片，赶到随员船上，因与文七爷相熟，指名拜文大老爷。文七爷见了名片，就说：“立时就要动身，那里还有工夫会客。”周老爷道：“你别管，姑且先叫他进来。你没工夫，等我陪他。”便命手下“快请”。参将进得舱中，朝着诸位一一打恭。归坐之后，周老爷劈口问他：“半夜惠顾，有何赐教？”参将凑近一步，将来意陈明：“请教统领大人是何用意？此地实实在在在一个土匪没有，如今带了大兵前去，到底干吗呢？”

周老他听了这话，笑而不答。参将一定要请教。周老爷道：“此事须问统领方知，兄弟同老哥一样，大家都是奉令差遣，别事一概不知。”参将急了，细想这事一定要问文七爷。文七爷因为这几天一直没有好生睡觉，刚才从统领船上站班回来，意思想横在床上打个盹就起身，不料参将缠不清爽，一定要见他。他身无奈，只得起来相陪。参将便把他拉在一旁，同他细说，问他怎样办法可以不叫统领生气。文七爷的脾气一向是马马虎

虎的，一句话便把他问住。周老爷见文七爷回答不出，忽然心生一计，仍旧自己出来同他讲，说这件事须问统领的跟班曹二爷才晓得。参将道：“那里去找他呢？”周老爷道：“容易。”立刻叫他自己管家：“到大人船上看曹二爷空不空，倘若无事，请他过来一趟。”

一霎曹二爷来了，站在船头上不肯进来。周老爷赶出去同他咕唧了一回，又转身进来同参将说，无非说他们这趟跟着统领出门，怎样吃苦，总想你老哥栽培他们的意思。参将一听明白，知道这事情非钱不应，立刻答应了一百银子；还说：“兄弟的缺是著名的苦缺，列位是知道的。这一点点不成个意思，不过请诸位吃杯茶罢。”周老爷又赶到船头上同曹二爷说，曹二爷嫌少，一定要五百。周老爷舱里舱外跑了好几趟，好容易讲明白三百银子：明天回来先付一百两，下余的二百，在大人动身之前一齐付清。又恐怕口说无凭，因为文七爷同他相好，周老爷一定要拉文七爷担保。文七爷见周老爷向参将要钱，心上已经不高兴，后来又见他跑出跑进，做出多少鬼串，愈觉瞧他不起。周老爷还不觉得，郑重其事的把统领的意思无非是虚张声势，将来可以开保的缘故，统通告诉了参将。参将到此，方才恍然大悟。立刻起身相辞，舍舟登岸，料理出队的事情。

说时迟，那时快，一霎时分拨停当，统领船上传令起身，便见参将身骑战马，督率大队，按照统领所指的地图，滔滔而去。等到大队人马都已动身，其时太阳已经落地，统领船上方传伺候。胡统领坐的仍旧是绿呢大轿，轿子跟前一红伞，一斩齐十六名亲兵，掙着的雪亮的刀叉，左右护卫。再前头便是在船上替他拎马桶的那个二爷，戴着五品功牌，拖着蓝翎，腰里插

着一枝令箭，骑在马上，好不威武。再前头，全是中军队伍，只见五颜六色的旗子，迎风招展，挖云镶边的号褂，映日争辉。亏得周老爷是打大营出身，文七爷是在旗，他二人都还能够骑马，不曾再坐县里的轿子。

自从动身之后，胡统领一直在轿子里打瞌睡，并没有别的事情。渐渐离城已远，偶然走到一个村庄，他一定总要自己下轿踏勘一回，有无土匪踪迹。乡下人眼眶子浅，那里见过这种场面，胆大的藏在屋后头，等他们走过再出来，胆小的一见这些人马，早已吓得东跳西走，十室九空。起先走过几个村庄，胡统领因不见人的踪影，疑心他们都是土匪，大兵一到，一齐逃走，定要拿火烧他们的房子。这话才传出去，便有无数兵丁跳到人家屋里四处搜寻，有些孩子、女人都从床后头拖了出来。胡统领定要将他们正法。幸亏周老爷明白，连忙劝阻。胡统领吩咐带在轿子后头，回城审问口供再办。正在说话之间，前面庄子里头已经起了火了。不到一刻，前面先锋大队都得了信，一齐纵容兵丁搜掠抢劫起来，甚至洗灭村庄，奸淫妇女，无所不至。胡统领再要传令下去阻止他们，已经来不及了。当下统率大队走到乡下，东南西北，四乡八镇，整整兜了一个大圈子。

胡统领因见没有一个人出来同他抵敌，自以为得了胜仗，奏凯班师。将到城门的时候，传令军士们一律摆齐队伍，鸣金击鼓，穿城而过。当他轿子离城还有十里路的光景，府、县俱已得了捷报，一概出城迎接。此时胡统领满脸精神，自以为曾九帅克复南京也不过同我一样。见了府、县各官，他老亦只得下轿，走到接官亭里，把自己战功叙述两句。本府意思请统领大人到本府大堂，摆宴庆功。胡统领意思一定要回到船上，本

府拗他不过，只得跟他又兜了一个大圈子，仍送他到城外下船。所有的队伍统通摆齐在岸滩上，足足摆了好几里路的远，统领轿子一到，一齐跪倒在地，呐喊作威。少停升炮作乐，把统领送到船上，下轿进舱。接连着文武大小官员，前来请安禀见。统领送客之后，一面过瘾，一面吩咐打电报给抚台：先把土匪猖獗情形，略述数语；后面便报一律肃清，好为将来开保地步。电报发过，他老的烟瘾亦已过足，先在岸滩上席棚底下摆设香案，自己当先穿着行装，率领随征将弁望阙叩头谢恩已毕，然后回船受贺。诸事停当，先传令：“每棚兵丁赏羊一腔、猪一头、酒两坛、馒头一百个。”各兵丁由哨官带领着在岸上叩头谢赏。

一面船上吩咐摆席，一切早由首县办差家人办理停当。一溜十二只“江山船”，整整摆了十二桌整饭，仍旧是统领坐船居中，随员及老夫子的船夹在两旁，余外全是首县办的。其时已有初更时分，船头上舱里头，点的灯烛辉煌，照耀如同白昼。“江山船”的窗户是可以挂起来的，十二只船统通可以望见，灯红酒绿，甚是好看。一声摆席，一个知府，一个参将，一齐换了吉服进舱，替统领定席。吹手船上吹打细乐。胡统领见各官进来，不免谦让了一回，口称：“今日之事，我们仰托着朝廷洪福，得以成此大功，极应该脱略仪注，上下快乐一宵。况且这船又是兄弟的坐船，诸位是客，兄弟是主，只有兄弟敬诸位的酒，那有反劳诸位的道理。”知府道：“今日是替大人庆功，理应大人首座，卑府们陪坐。”胡统领一定不肯。又要诸位宽章^①，诸位只好遵命。于是又请了两位老夫子过来。原定五个人一席，胡

^① 宽章：宽衣：

统领又叫请周老爷，说一切调度都是他一人之功，一定要他坐首位。周老爷见本府在座，不敢僭越，仍旧坐了第五位。余下黄、文二位随员亦在隔壁船上坐定。一霎时十二只船都已坐满，不必细述。

单说当中一只船上，六个人刚刚坐定，胡统领已急不可耐，头一个开口就说：“我们今日非往常可比，须大家尽兴一乐。”府里、营里只答应“是，是”。统领眼睛望好了赵不了，知道他年轻好玩，意思想要他开端，齐巧碰着他一肚皮的心事。他此刻身子虽然陪着东家吃酒，一心想到兰仙，又想到兰仙死的冤枉，心上好不凄惨，肚皮里寻思：“倘若此时兰仙尚在，如今陪了东家一块吃酒，是走了明路的，何等快活，何等有趣！偏偏他又死了！”想到这里，不禁掉下泪来，又怕人看见，只好装做眼睛被灰迷住了，不住的把手去揉，幸而未被众人看破。当下胡统领张罗了半天，无人答腔，觉着很没意思。还亏周老爷聪明，看出苗头，暗地里把黄老夫子拉了一把，为他年纪大些，脸皮厚些，人家讲不出的话他都讲得出，所以要他先开口。他果然会意，正待发言，齐巧龙珠在中舱门口招呼伙计们上菜，黄老夫子便趁势说道：“龙珠姑娘弹的一手好琵琶，钱塘江里没有比得过他的。”胡统领道：“不错，不错，你老夫子是爱听琵琶的。”黄老夫子道：“好琵琶人人爱听。今天不比往常，极应该脱略形迹，烦龙珠姑娘多弹两套，替统领大人多消几杯酒。”

胡统领道：“今日是与民同乐。兄弟头一个破例，叫龙珠上来弹两套给诸位大人、师爷下酒。”龙珠巴不得一声，赶忙走过来坐下，跟手凤珠亦跟了进来。胡统领一定要在席人统通叫局。本府、参将各人叫了各人相好。周老爷仍旧叫了小把戏招

弟，黄老夫子不叫局，胡统领倒也不勉强他一定要叫。末了临到赵不了，胡统领道：“今天是先生放学生，准你开心一次，你叫那个？”赵不了回说：“没有。”胡统领一定要他叫。他一定不叫。胡统领心上很怪他：“背地里作乐，当面假撇清，这种不配抬举的，不该应叫他上台盘。”心上如此想，面色就很不好看。那里晓得他一腔心事，满腹牢骚，他正在那里难过，那里还有心肠再叫别人呢。当下胡统领便不去睬他，忙着招呼隔壁船上文七爷等统通叫局。此时兰仙已死，玉仙无事，仍旧做他的生意，文七爷于是仍把他叫了来。赵不了隔着窗户看见了玉仙，想起他妹妹，他心上更是说不出的难过。一霎时局都叫齐，豁过了拳，龙珠便抱着琵琶，过来请示弹甚么调头。本府大人在行，说道：“今天是统领大人得胜回来，应该弹两套吉利曲子。”众人齐说一声“是”。本府便点一套“将军令”，一套“卸甲封王”。胡统领果然非常之喜。一霎时琵琶弹完，本府、参将一齐离座前来敬酒，齐说：“大人卸甲之后，指日就要高升，这杯喜酒是一定要吃的。”胡统领道：“要喜大家喜，兄弟回来就要把今天出力的人员，稟请中丞结结实实保举一次，几位老兄忙了这许多天，都是应该得保的。”本府、参将听到此言，又一齐离位请安，谢大人的栽培。

这里只图说的高兴，不提防右首文七爷船上首县庄大老爷正在那里吃酒，看见大船上本府、参将一个离座替统领把盏，庄大老爷也想讨好，便约会了在桌的几个人，正待过船敬统领的酒。一只脚才跨出舱门，忽见衙门里一个二爷，气吁吁的，跑的满头是汗，跨上跳板，告诉他主人说道：“老爷不好了！”庄大老爷一听大惊，忙问：“姨太太怎么样了？”那二爷道：

“不是姨太太的事。西北乡里来了多多少少的男人、女人，有的头已打破，浑身是血，还有女人扛了上来，要求老爷伸冤。”庄大老爷道：“甚么事情，难道又被土匪打劫了不成？”二爷道：“并不是土匪，是统领大人带下来的兵勇，也不知那一位老爷带的，把人家的人也杀了，东西也抢了，女人也强奸了，房子也烧完了，所以他们赶来告状。”庄大老爷一听这话，很觉为难。刚巧这两天姨太太已经达月，所以一见二爷赶来，还当是姨太太养孩子出了甚么岔子，后来听说不是，才把一条心放下。但是乡下来了这许多人，怎么发付？统领正在高兴头上，也不便去回。到底他是老州县，见多识广，早有成竹在胸，便问二爷道：“究竟来了多少人？”二爷道：“看上去好像有四五十个。”庄大老爷道：“你先回去传我的话：他们的冤枉我统通知道，等我回过统领大人，一定替他们伸冤，叫他们不要罗唆。”

二爷去后，庄大老爷才同文七爷等跨到统领船上，挨排敬酒。胡统领还说了许多灌米汤的话。庄大老爷答应着，又谢过统领，仍回到隔壁船上，却把二爷来说的话，一句未向统领说起。等到席散，在席的官员一个个过来谢酒，千、把、外委们一齐站在船头上摆齐了请安，两位老夫子只作了一个揖。胡统领送罢各官，转回舱内，便见贴身曹二爷走上来，把乡下人来城告状的话说了一遍。胡统领道：“怕他什么！如果事情要紧，首县又不是木头，为什么刚才台面上一声不言语？要你们大惊小怪！”曹二爷碰了钉子，不敢作声，趑趄着退了出去。此时周老爷已回本船，胡统领又叫人把他请了过来，告诉他刚才曹二爷的话。周老爷心中明白，听了着实担心，不敢言语。

胡统领又要同他商量开保案的事，谁是“寻常”，谁是“异

常”，谁该“随折”，谁归“大案”，斟酌定了，好禀给中丞知道。当下周老爷自然谦让了一回，说道：“这个恩出自上，卑职何敢参预。”胡统领道：“你老哥自然是异常，一定要求中丞随折奏保存，这是不用说的了，其余的呢？”周老爷见统领如此器重，赶忙谢栽培之恩，不便过于推辞，肚皮里略为想了一想，便保举了本府、参将、首县、黄丞、文令、赵管带、鲁帮带，统通是异常劳绩。胡统领看了别人的名字还可，独独提到文七爷，他心上总还有点不舒服，便说：“自己带来的人一概是异常，未免有招物议。我想文令年纪还轻，不大老练，等他得个寻常罢。本地文武没有出甚么大力，何必也要异常？”周老爷同文七爷交情本来不甚厚，听了统领的话，只答应了一声“是”。后来见统领又要把当地文武抹去，他便献策道：“大人明鉴：这件事情是瞒不过他们的。他们倒比不得文令可以随随便便，总求大人格外赏他们个体面，堵堵他们的嘴。这是卑职顾全大局的意思。”

胡统领一听这话不错，便说：“老哥所见极是，兄弟照办。有这几个随折的，也足够了。随折不比别的，似乎不宜过多。倘若我们开上去被中丞驳了下来，倒弄得没有意思，所以要斟酌尽善。”周老爷连忙答应几声“是”。又接着说道：“别人呢，卑职也不敢滥保，但是同来的两位老夫子，辛苦了一趟，齐巧碰着这个机会，也好趁便等他们弄个功名。这里头应该怎样，但凭大人作主，卑职也不敢妄言。此外还有大人跟前几个得力的管家，卑职问过他们，功牌、奖札，也统通得过的了。此番或者外委、千、把，求大人赏他们一个功名，也不枉大人提拔他们一番的盛意。”胡统领道：“老夫子呢，再谈。至于我这些当差的，就是有保举，也只好随着大案一块儿出去。兄弟现在要紧过瘾，

就请老哥今天住在兄弟这边船上，替兄弟把应保的人员，照刚才的话，先起一个稿，等明天我们再斟酌。”说完之后，龙珠便上前替统领烧烟。

周老爷退到中舱，取出笔砚，独自坐在灯下拟稿。一头写，一头肚里寻思，自己还有一个兄弟，一个内弟，兄弟已经捐有县丞底子，内弟连底子都没有，意思想趁这个挡口弄个保举，谅来统领一定答应的。只要他答应，虽说内弟没有功名，就是连忙去上兑，倒填年月，填张实收出来，也还容易。正在寻思，龙珠因见统领在烟铺上睡着了，便轻轻的走到中舱，看见周老爷正在那里写字呢，龙珠趁便倒了碗茶给他。周老爷一见龙珠，晓得他是统领心上人，连忙站起来说了声：“劳动姑娘，怎么当得起呢！”龙珠付之一笑，便问周老爷还不睡觉，在这里写甚么。周老爷便趁势自己摆阔，说道：“我写的是各位大人、老爷的功名，他们的功名都要在我手里经过。”龙珠便问：“为什么要在你手里经过？”周老爷道：“今天统领到这里打土匪，他们这些官跟着一块出征打仗，现在土匪都杀完了，所以一齐要保举他们一下子。”龙珠道：“什么叫土匪？”周老爷道：“同从前‘长毛’一样。”龙珠道：“我们在路上不是听见船上人说，并没有甚么‘长毛’吗？”周老爷道：“怎么没有，一齐藏在山洞子里，如果不去灭了他们，将来我们走后，一定就要出来杀人放火的。”龙珠听了，信以为真。又问道：“府大人、县里老爷不统通都是官吗？还要升到去？”周老爷道：“县里升府里，府里升道台，升了道台就同统领一样。”龙珠道：“刚才我听见你同大人说甚么曹二爷也要做官。他做甚么官？”周老爷道：“这些人也没有甚么大官给他们做，不过一家给他们一个副爷罢了。”龙

珠道：“你不要看轻副爷，小虽小，到底是皇上家的官，势力是大的。我们在江头的时候，有天晚上，候潮门外的卢副爷上船来摆酒，一个钱不开销还罢了，又说是嫌菜不好，一定要拿片子拿我爸爸往城里送。后来我们一船的人都跪着向他磕头求情，又叫我妹妹凤珠陪了他两天，才算消了气：真正是做官的利害！”

周老爷道：“统领大人常常说凤珠还是个清的，照你的话，不是也有点靠不住吗？”龙珠道：“我们吃了这碗饭，老实说，那有什么清的！我十五岁上跟着我娘到过上海一趟，人家都叫我清官人。我肚里好笑。我想我们的清官人也同你们老爷们一样。”周老爷听了诧异道：“怎么说我们做官的同你们清官人一样？你也太糟蹋我们做官的了！”龙珠道：“周老爷不要动气，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听我说：只因去年八月里，江山县钱大老爷在江头雇了我们的船，同了太太去上任。听说这钱大老爷在杭州等缺等了二十几年，穷的了不得，连甚么都当了，好容易才熬到去上任。他一共一个太太，两个少爷，倒有九个小姐。大少爷已经三十多岁，还没有娶媳妇。从杭州动身的时候，一家门的行李不上五担，箱子都很轻的。到了今年八月里，预先写信叫我们的船上来接他回杭州。等到上船那一天，红皮衣箱一多就多了五十几只，别的还不算。上任的时候，太太戴的是镀金簪子，等到走，连奶小少爷的奶妈，一个个都是金耳坠子了，钱大老爷走的那一天，还有人送了他好几把万民伞，大家一齐说老爷是清官，不要钱，所以人家才肯送他这些东西，我肚皮里好笑：老爷不要钱，这些箱子是那里来的呢？来是甚么样子，走是甚么样子，能够瞒得过我吗？做官的人得了钱，自己还要

说是清官，同我们吃了这碗饭，一定要说清倌人，岂不是一样的吗？周老爷，我是拿钱大老爷做个比方，不是说的你，你老人家千万不要动气！”周老爷听了他的话，气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倒反朝着他笑。歇了半天，才说得一句：“你比方的不错。”

龙珠又问道：“周老爷，这些人的功名都要在你手里经过，我有一件事情拜托你。我想我吃了这碗饭，也不曾有甚么好处到我的爸爸。我想求求你老人家替我爸爸写个名字在里头，只想同曹二爷一样也就好了。将来我爸爸做了副爷，到了江头，城门上的卢副爷再到我们船上，我也不怕他了。”周老爷听了此言，不觉好笑，一回又皱皱眉头。龙珠又钉着问他：“到底行不行？”一定要周老爷答应。周老爷拿嘴朝着耳舱里努，意思叫他同统领去说。龙珠尚未答话，只听得耳舱里胡统领一连咳嗽了几声，龙珠立刻赶着进去。欲么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话说龙珠走进耳舱，看见胡统领已醒，连忙倒了一碗茶。胡统领喝过之后，龙珠又拿了一支烟袋，坐在床沿上替他装烟。一面装烟，一面闲谈，就讲到保举一事。龙珠撒娇撒痴，一定要大人保他爸爸做副爷。胡统领恐怕人家说闲话，不肯答应，禁不住龙珠一再软求，统领弄得没法，便指引他叫他去求周老爷。龙珠道：“周老爷不答应，才叫我来找你的。”胡统领道：“刚才他不答应，包管你再去找他，他一定答应。”龙珠道：“我不管，我见了周老爷，我只说你叫我说的。”胡统领把脸一沉道：“你别瞎闹！”说完这句，他老人家仍旧睡下。

龙珠恐怕耽误他爸爸的功名大事，仍旧走到外舱找周老爷，谁知这个档口，一个中舱人都挤满的了：有几个是船上的哨官、帮带，其余的便是统领的跟班、厨子，一齐在那里围着周老爷讲话。因为统领睡了觉，不敢高声，都凑上去同周老爷咬耳朵，只见周老爷有的点点头，有的摇摇头，也不知说些甚么。又见厨子给周老爷打千。等到这些人退去，船头上又站了不少的人。周老爷摇手，叫他们不要进来，怕惊了统领的驾。他们虽然不敢进来，却是不肯散去。周老爷叫把舱门关上，龙珠方又上来求他。周老爷也懂得这里头的机关，乐得在统领面上讨

好，便应允了。等到稿子拟好，天已大亮了。船上的乌龟格外巴结，特地熬了一锅稀饭，备了四碟小菜，请他到后梢头去吃。龙珠又到前舱里，听了听统领正在好睡的时候，便回来同周老爷说道：“大人一时还不会醒。周老爷你整整辛苦了两天两夜，就在这船上歇歇，打个盹罢。”周老爷道：“我真的熬不住了！”说完此句，果然就在船老板的床上躺下了。龙珠替他拿被盖好。老板说天冷得很，自己又从柜子里取出一条毯子，给他盖上。周老爷连忙客气，还说：“你如今保举了官了，我们就是同寅了，怎么好劳动你呢？”老板道：“老爷说那里话来！小人不是托着你老人家的福，那里来的官做呢。”周老爷到底辛苦了两天两夜，实在撑不住，一上床就朦胧睡去。等到一觉困醒，已经是一点钟了。赶紧起身，洗了一把脸，就拿拟的稿子送给胡统领瞧。胡统领正躺在被窝里过瘾，一手接过稿子，一面嘴里说：“费心得很！”等到过足了瘾，打开稿子一看，头一张便是办剿土匪，一律肃清的详细禀稿；连着禀请随折奏保的几个衔名；其余的只开了几张横单，等到善后办好再禀上去，此时不过先把大概应保人员斟酌出一个底子，以便随后增添。胡统领看过无话，便命先将禀帖缮发，又叫把周老爷的名字摆在头一个。周老爷答应着，出来照办不题。

且说建德县知县庄大老爷自在统领船上赴宴之后，辞别进城。一到衙前，果见人头拥挤。刚才进得大门，便有无数乡民跪在轿旁，叩求伸冤。庄大老爷一见这个样子，立刻下轿，亲自去搀扶为首的两个耆民。不等他们开口，自己先说：“这些兵勇实在可恶得很！我已经禀过统领，一定要正法几个，把人头号令在你们庄子上，才好替你们出这口气。”庄大老爷一头走，

一头说，走到大堂，随即坐下。此时通班衙役两旁站齐，大堂上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庄大老爷坐定之后，告状的一班乡民，把个大堂跪的实足。庄大老爷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向底下说道：“我想你们这些百姓真可怜呀！本县是一县的父母，你们都是本县的子民；天下做儿子的受了人家欺负，那做父母的心上焉有不痛之理！今日之事，不要说你们来到这里哀求我替你们伸冤，就是你们不来，本县亦是一定要办人的。”庄大老爷的话还未说完，堂下跪的一班人一齐都叫：“青天大老爷，真正是小人们的父母！晓得众子民的苦处！你老吩咐的话，都是众子民心上的话，真正是青天老爷！也不用小人们再说别的了。”庄大老爷听到这里，晓得这事容易了结，便说：“你们先下去商量商量，谁人被杀，谁家被抢，谁家妇女被人强奸，谁家房子被火烧掉，细细的补个状子上来。明日一早，本县好据你们的状子到船上问统领要人，立刻正法，当面办给你们看。”众乡民又一齐叩头谢大老爷的恩典，一齐下来，歌功颂德不置。

庄大老爷退堂之后，不做别的，立刻拟就一道招告的告示，连夜写好发贴。告示上写的是：

“统领军令森严。此番带兵剿办土匪，原为除暴安良起见。深恐不法勇丁，骚扰百姓，所以面谕本县：倘有前项情事，证据确凿，准其到县指控。审明之后，即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

各等语。等到告示发出，庄大老爷方才回到上房打了一个盹。次日一早，先上府禀明此事。府大人听了甚是踌躇，想了一回，叫他先到城外面回统领。其时统领正在好睡的时候，管家又不敢喊他。庄大老爷在官厅里，一直等到一点半钟，肚里饿的难

过，意思转回衙门，吃过饭再来。偏偏又有人来说，统领已经睡醒，只好等着传见。一等等到两点多钟，船上传话下来，吩咐说“请”。庄大老爷上船见了统领，先行礼谢过昨天的酒，然后归坐，慢慢的谈到公事。庄大老爷便把昨天晚上的事，禀陈了一遍，又说：“昨天晚上卑职在船上，就得到这个信息，恐怕不确，所以没有敢回。”胡统领一听他言，方想起昨日家人曹升来说的话并不是假，心上甚不快活，半天没有言语。庄大老爷见统领为难，乐得趁势卖好，便说：“这件事情卑职已有办法，包管乡下人告不出。大人这里也不用办一个人，自然可以无事。”胡统领忙问：“有何办法？”庄大老爷便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遍。起先统领只是拉长着耳朵听他讲话，后来渐渐的面有喜色，临到末了，不禁大笑起来，连说：“甚好，甚好！老哥如此费心，兄弟感激得很！”说完之后，又告诉他：“老哥的衔名已经禀请中丞随折奏奖。”庄大老爷立刻又请安谢过保举，然后辞别。

坐轿回到衙中，传齐三班^①衙役，立刻就要升堂理事。又叫人知会城守营，摆齐队伍，前来助威。诸事停当，然后庄大老爷升坐公案，把一干人提到案前审问。庄大老爷一见这班人，仍旧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情形，对这些人说道：“本县想这些兵勇真正可恶！一定今天要正法两个，好替你们伸冤。所有被害的人家，本县已经禀明统领，一概捐廉从丰抚恤。你们的状纸想都已写好的了，先拿来我看，好拿钱分给你们。”众人一听，又有钱给他们，又替他们伸冤，真正是个青天大老爷，又连

^① 三班：指州、县官署里的皂、壮、快三班，担负捕盗、警卫之责。

连磕头称颂不迭。于是齐把那状子呈上。庄大老爷看过之后，便吩咐左右道：“照这状子上，赵大房子烧掉，又打死一个小工，顶顶吃亏，应该抚恤银五十两。”立刻堂上发下一锭大元宝。赵大拿着欢喜，众人望着眼热。下余钱二、孙三、李四、周五、吴六、郑七、王八，也有三四十两的，也有十两、八两的。

庄大老爷见几个顶吃亏的都已敷衍完毕，便指着一个人说道：“你说你的老婆、女儿被人强奸，这件事情顶大，审问明白，立刻当面拿人杀给你看。但是一样：这件事情人命关天，究竟那一个强奸你的老婆，那一个强奸你的女儿，你须认明，不可乱指。你老婆、女儿带来了没有？”这人道“昨天就同了来的。”庄大老爷道：“很好。你老婆不用说，等到把你女儿验过，我就立刻办人。”那人听了无话，庄大老爷道：“从来打官司顶要紧的是证见，有了证见，就可办人。你们的状子已在这里，谁是证见，快去想来。不但这个须得证见，赵大的小工被兵打死，究竟是谁的凶手，亦要查个明白；房子被烧，亦得有人放火。你们快快查出人头，我老爷立刻等着办呢。”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一句对答不上。老爷便说：“你们暂且下去，想想再来，或者一时忘记也论不定。”众人退下，七嘴八舌，议了半天，毕竟未曾说出一个人来。那个女儿被人家强奸的，听说要验，尤其不肯。因此闹了半天，竟其不能重新上堂禀复。

且说庄大老爷所拟的招告告示贴出之后，四乡八镇得了这个风声，那些被害人家谁不想来告状，半日之间，衙前聚了好几百人，为首的还是两个武秀才，闹烘烘的一齐要见本官。庄大老爷得信之后，知道人多难以理喻，便吩咐开了中门，请这两位武秀才内庭相见。起先这两个武秀才仗着人多，都是雄

赳赳，气昂昂，好像有万夫不当之勇，及至听到一声“请”，又见本府衣冠迎接出来，大堂两边，自外至内，重重叠叠，站立着无数营兵、衙役，到了此时，不觉威风矮了一半。众人见他两位尚且如此，大家也无甚说得。跟了进来，一齐站在大堂院子里，不敢多说一句话。庄大老爷把两个武秀才迎了进去。他两个见了父母官，不敢不下跪磕头，起来又作了一个揖。庄大老爷奉他两位炕上一边一个坐下，茶房又奉上茶来，弄得他二人坐立不安，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想要说话，不知从那里说起。那个坐首座的，不觉索索的抖了起来。庄大老爷不等他开口，依旧做出他那副老手段来，咬牙切齿，骂这些兵丁伤天害理，又咳声叹气，替百姓呼冤。两个武秀才听了，直觉他俩心上要说的话，都被大老爷替他们说了出来，除掉诺诺称是之外，更无一句可以说得。主大老爷立刻逼着：“快快出去查明受害的百姓，赶紧指出真凶实犯，本县立刻就要办人！”两个武秀才坐在上面实在难过，巴不得一声，马上辞别下来。庄大老爷仍旧送到二门。他俩会到众人，正在商议办法；又会见刚才过堂下来的一班人，彼此见面，提及前事，亦因不能指出人名，不能回复。正在为难的时候，里头知县又挂出一扇牌来。众人拥上去看，无非又是催促他们赶紧查齐人证，以便从严惩办的一派话语。众人看了，真正满肚皮冤枉，却是寻不着对头。而且人命关天，非同儿戏；倘若冤枉了人，做了鬼要来讨命，那却更不是玩的，因此又议了半天，仍旧是一无头绪。

一霎时又听得里面传呼伺候老爷升坐，要提先来的一班人审问。众人无奈，只得仍到堂上跪下。庄大老爷便换了一副严厉之色，催问他们：“查出人头没有？有无证见？”众人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仍然是无辞以对。庄大老爷便发话道:“本县爱民如子,有意要替你们伸冤,怎么倒来欺瞒本县?这还了得!现在你们的状子都在本县手里,已经禀过统领。统领问本县要证见,本县就得问你们要人。你们还不出人来,非但退回刚才发给你们的抚恤银子,还要办你们反告的罪。你们想想: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是个什么罪名!你们有几个脑袋?已经有冤没处伸,如今还经得起再添这们一个罪名吗?本县看你们实在可怜得很,怎么不弄明白就来告状?”众人一齐磕头,没有话说。庄大老爷只是逼着他们快说,叫他们赶紧指出人头,无奈众人只是说不出。庄大老爷发狠道:“你们到底怎样?若照这个样子,叫本县怎么回复统领呢!现在只有一条路,要你们指出人头,立时三刻正法;除了这一条,就得办你们诬告。”众人听得如此说,一齐跪在地下求饶。庄大老爷见他们害怕,越发得计。一回说,要解他们到统领船上去,一回又说,既然没有凭据,刚才的银子都不该领,要他们一齐退出来。众人不肯,只是哭哭啼啼的在地下磕头。庄大老爷道:“我想你们这些人,可怜呢果然可怜,然而又可恨之极!既要伸冤,为甚么不指出真凶实犯,等我办给你看?现在弄得有冤没处伸,还落一个诬告的罪名!幸而本县晓得你们的苦处,若是换了别人,你们今天闯的这个乱子可不小!现在你们想怎么样?说了出来,本县替你作主。”众人道:“小的们还有甚么说得!小的是大老爷的子民,只要大老爷痛顾小的们一点,就是小人们重生父母了。”庄大老爷听了,也不言语,皱了一回眉头,方说道:“这事叫我也为难。现在放你们容易,但是统领跟前我要为你们受不是的。”众人只是磕头无话。

庄大老爷又问：“房子烧掉，小工杀掉，东西抢掉，可是真的？”众人道：“是真。”又问：“强奸妇女可是真的？”那个老婆、女儿被兵强奸的人，只是淌眼泪，不敢回答。庄大老爷道：“现在我只有一个法子，给你们开一条生路，非但不办反告的罪，还可以安安稳稳得几两抚恤银子。”众人一听大老爷如此开恩，又一齐磕头。庄大老爷道：“这些事情本县知道全是兵勇做的，但是没有凭据怎么可以办人？现在要替你们开脱罪名，除非把这些事情一齐推在土匪身上，你们一家换一张呈子，只说如何受土匪糟蹋，来求本县替你们伸冤的话。再各人具一张领纸^①，写明领到本县抚恤银子若干两，本县就拿着你们这个到统领跟前替你们求情。倘若求得下来，是你们的造化，求不来，亦是没法的事。”众人说：“大老爷替我们去求统领大人，是没有不准的。”庄大老爷道：“那亦看罢了。但是一桩：你们遭了土匪的害，统领替你们打平了土匪，你们做百姓的也总得有点道理。”众人还当是统领要钱，一齐哭着说道：“小人们遭了土匪，一家家家破人亡，那里还有钱孝敬统领大人！求大老爷开恩！”庄大老爷道：“统领大人那里稀罕你们的钱！临走的时候孝敬几把万民伞，不就结了吗？一个人能出几文钱？”众人听了，又一齐叩头，谢过大老爷的恩典，下去改换呈子，并补领状。

头一帮人发落已毕，再发落后头一帮人。后头一帮人也是没有真凭实据的，看见前头的样子早已胆寒。庄大老爷本来也想当堂发落的，因见人多，恐怕滋事，仍旧退堂，叫人把两位为

^① 领纸：指收条。

首的武秀才叫了进来；又叫这两个秀才转邀了十几个耆民，一齐到大厅相见。两个秀才见过官的了，几个耆民见了官都瑟瑟的抖。庄大老爷安慰他们，让他们坐了讲话。当下先对两个武秀才说道：“今天简直把本县气死！可恨这些人，既要伸冤，又指不出真凭实据。不问张三、李四，你想本县能够乱杀吗？就是本县肯帮着他们，替他伸冤，怕上头也不答应，非但不答应，一定还要本县拿人，办他们的诬告。你说冤不冤！本县实在可怜他们，所以才替他们想出一个法子，非但不办罪，而且每人反可落几两抚恤银子。我亦总算对得住你们建德的百姓了。”两个秀才齐道：“蒙老父台这样，真正是爱民如子。”众耆民亦不住的称颂青天大老爷。

庄大老爷方才言归正传，问两个秀才道：“你二位身入黉门，是懂得皇上家法度的。今番来到这里，一定拿到了真凶实犯，非但替你们乡邻伸冤，还可替本县出出这口气。”两个秀才胀红了面，一句回答不出，坐在那里着实局促不安。庄大老爷又向几个耆民说道：“你们几位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俗语说道，‘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像你诸位一定是靠得住，不会冤枉人的了？”岂知几个耆民，在乡下时，虽然众人见了他们惟命是听，及至他们见了官，亦变成了没嘴葫芦。庄大老爷说一句，他们答应一句。及至问他究竟，依然是面面相觑，默无声息。庄大老爷诧异道：“怎么诸位一声不响呢？本县是个性急的人，只要诸位说出人头，本县恨不得立时立刻办人。”众人依然无语。庄大老爷故意踌躇了半天，又问了好几遍，见他们始终不说，庄大老爷才把脸一板道：“这是甚么事情，也可以闹着玩的？他人犹可，你二位是有功名的人，诬告一个罪、硬出头一个罪、聚

众一个罪、吵闹衙门一个罪。知法犯法，这还了得！”两个秀才听到这里，早已吓死了，连忙拍落托跪在地下：“求老父台高抬贵手！武生们是不识字的，不懂得道理。此番回去，一定安分用功；倘有不好事情传在老父台耳朵里，两桩罪一块儿办。”说着，又迭连绷冬绷冬的磕响头，连着几个耆民也都跪下了，齐说：“情愿叫来的人都回去，求大老爷别动气！”

庄大老爷看了，肚皮里着实好笑，却忍住不笑，忙用手扶起两个秀才，叫众人一齐归坐。又拿腔做势，扳谈了好半天，准把几个耆民开释无事；两位秀才暂时留在城里，听候统领的示下，众人感激不尽，却把两个秀才活活吓死！庄大老爷又会卖好，向众人说道：“你们出去先传谕众百姓，叫他们各自回家。不日本县亲自下乡踏勘，果然受了糟蹋，还要抚恤他们。”众人听了越发感激。两个秀才却吓的面色都发了白了，不觉又一同跪下叩头求饶。庄大老爷只是头朝上仰着天，一手拈着胡须，慢慢的说道：“诬告大事，本县担不起这个沉重。”众人见大老爷如此说法，以为这事不妙，连忙又一齐跪下，磕头如捣蒜一般。庄大老爷道：“你们众位是无知愚民，情有可恕，他二人身入簧门，那有不知王法的道理。本县并不难为于他，把他送到学里，交待老师，且等本县见过学宪^①再作道理。”两个秀才一听要禀学宪，更吓等魄散魂飞，恐斥革功名，失了饭碗，因此更哀求不已，众人又再四环求。庄大老爷一想，架子已经摆足，乐得顺水推船，便对几个耆民道：“百姓的苦处，本县一概知道，早晚自有抚恤。他们做秀才的人，亟应谨守卧碑，安分守己，现

^① 学宪：即学台，宪是对长官的尊称。

在事不干己，胆敢硬来出头。他在本县面前尚且如此，若在乡下，更不知如何鱼肉小民了。所以本县也要留他在这里，访问访问平时有无劣迹再办。现在既然是你们一再替他求情，本县就给你们个面子，暂时交你们带去。以后本县要人，必须随时交到，倘若不交，惟你们是问。但不知你们可能替他做个保人不能？”众人齐说：“愿代具保。”庄大老爷听了无话。两个秀才同了众人又一齐谢过，方才起来。

代书早已伺候现成，立刻就在厢房里把保状先写好。又补了两个公呈：一个是禀告土匪作乱，环求请兵剿捕；一个是感颂统领督兵剿匪，除暴安良，带述百姓们的苦处，顺便禀求赈抚的话头。起先几个乡下人还不肯如此写，齐说：“我们大老爷是好的，很体恤我们子民。统领的兵一个个无法无天，我们的苦头也吃够了，实在说不出一个‘好’字。”庄大老爷又私底下叫人开导他们道：“你们众人呈子上不把统领恭维好，这抚恤银子他如何肯发？你们既然没有凭据，伸不出冤，何如每人先拿他几个现的呢？你不如此写，老爷到统领跟前也不好替你们说话。若把老爷弄毛了，他一动气，要顶真办起来，你们吃得住吗？”众人听了方才无话，只得忍气吞声，由着代书写了出来，又一个个打了手印，然后送庄大老爷过目。庄大老爷见两帮人俱已无话，然后一并释放他们回去。

一天大事，瓦解冰销，心上好不自在，立刻袖了禀词、结状，出城来见统领。统领问知端的，不胜感激，便说：“应该赈抚多少银子，老兄只管禀请，兄弟立刻核放。这个将来可以报销的。”当时就留他吃饭。一头吃着饭，问他：“到任有几年了？”庄大老爷回称：“两年多了。”又问：“老兄做了这许多年实缺，总

该应多两个？”庄大老爷回道：“卑职前头的空子太大了，人口又多，虽然蒙上宪栽培，做了二十三年实缺，非但不能剩钱，而且还有三万多银子的亏空。不过有个缺照在那里，拖得动罢了。”胡统领道：“做了二十三年实缺尚且不能剩钱，这就难了！”庄大老爷道：“有些钱卑职又不肯要，所以有几个缺，人家好赚一万的，到了卑职手里只好打个七折。而且皓职应酬又大，有些事情，该垫的，该化的，卑职多先垫的垫了，化的化了，将来人家还不还，一概置之脑后，所以空子就越弄越大了。”胡统领道：“我这回事极承老哥费心，断不好再叫你垫钱，总共发了多少抚恤银子，你尽管到我这里来领。倘你若要用，或者多支一万、八千都使得，将来总是这一笔报销罢了。”庄大老爷道：“蒙大人体恤，卑职感激得很！抚恤乡下人不过三两吊银子，卑职情愿报效。至于大人这里，卑职已经受恩深重，额外的赏赐断不敢领。既蒙大人栽培，卑职自己年纪已不小了，也不能做甚么事情，卑职有两个儿子，一个兄弟，一个女婿，将来大案里头倘蒙大人赏个保举，叫他们小孩子们日后有个进身，总是大人所赐。”说毕，请了一个安。胡统领一面还礼，一面说道：“这事容易得很，立刻叫他开履历。”庄大老爷回称：“明天开好再呈上来。”

列位看官须知：胡统领身为统兵大员，不能约束兵丁，以致骚扰百姓，倘被百姓告发，他的罪名可就不小。现在被庄大老爷施了小小手段，乡下人非但不来告状，不求伸冤，而且还要称颂统领的好处，具了甘结，从此冤沉海底，铁案如山，就使包老爷复生，亦翻不过来。这便是老州县作用，胡统领怎么能够不感激！在他的意思，原想借着抚恤为名，叫庄大老爷多支

一万、八千，横竖是皇上家的国帑，用了不心疼的，乐得借此补报庄大老爷的情。谁知庄大老爷这笔款项情愿报效，只代子弟们求几个保举，更是惠而不费之事。将来造起报销来，还可同庄大老爷说通，叫他出张印领，仍可任意开支，收入自己私囊，所以愈觉欢喜，立时满口答应。又问他如要随折，一个名字尚可安放。庄大老爷重新请安谢过。想想两个儿子，二少爷是姨太太养的，未免心上偏爱些。今年虽只有十二岁，幸亏捐官的时候多报了几年年纪，细算起来，照官照^①上已有十七岁了，当下便把他保了上去。统领应允，又说了些别的闲话，方才辞别回城。

刚刚走进衙门下轿，只见门上拿着帖子来回，说是：“船上鲁总爷派了两个兵押着一个伴当^②到此，请老爷申办，说是伴当做贼，偷了总爷二十块洋钱。”庄大老爷道：“我今天忙了一天，那里还有工夫管这些小事情。但是鲁总爷的面子，又不好回头他，且收下押起来再讲。”二爷答应了一声“是”，出来吩咐过，拿一张回片交给来人。因为送来的人是要当贼办的，所以就交代给捕快看管。

原来鲁总爷这个伴当姓王名长贵，是淮安府山阳县人，同鲁总爷还沾点亲。总爷做了炮船上的帮带，照应亲戚，就把他提拔做了伴当，吃了一份口粮。只因这王长贵生性好赌，在炮船上空闲下来就同水手、兵丁们要钱。无奈他赌运不佳，输的当光卖绝，只剩得一条裤子，一件长衫没有进当。现在十月天

① 官照：也叫部照，捐官的执照。

② 伴当：仆从。

气，在河底下北风吹着，冻得索索的抖，他还是不改脾气，依然见了赌就没有命。他总爷虽是当了帮带，究竟进项有限，手底下不甚宽余。自从到了严州以后，忽然阔绰起来，腰包里时常叮铃当啷的洋钱声响，今天买这个，明天买那个。有天晚上，还要偷到“江山船”上摆台把整饭，请朋友。王长贵就疑心他：“怎么到了严州，忽然就有了钱了？”留心观看，才见他时常在随身一只小衣箱里头去拿洋钱。合当有事：一天总爷不在船上，王长贵同水手们推牌九，又赌输了钱。人家逼着他讨，他一时拿不出，很被赢他的人糟蹋了两句。他不肯失这一口气，便趁众人上岸玩耍的时候，他托名肚子疼，不能上岸，情愿睡在舱里看船，让别人出去玩耍。别人自然愿意。他等人去之后，便悄悄的想法把锁开了，又怕被人看见，胡乱用手摸了半态摸到这封洋钱，顺手往怀里一揣，连忙把锁锁好。等到众人回来，忙将赌帐两元二角还清。一船的人都是粗人，只要欠帐还清，谁还问他这钱是那里来的。然而他自己心上明白：“停刻总爷回来，查了出来，岂不要问？”想了半天：“横竖身边还有十七块多钱，不如请个假回省住上两天，就是将来查出来，也不至于疑心到我身上了。只要探听将来没甚话说，我过了两天仍旧好来。”主意打定，等了一会，总爷回船，他便上来告假，说是他娘病在杭州，想要连夜搭船回省探母，总爷应允。好在他无甚行李，身上除掉几张当票之外，便是方才新偷的十七块多钱，所以走的甚是爽快。这种人军营里是看惯了的，自来自去，随随便便，倒也并不在意。却不凑巧，这天晚上鲁总爷又有甚么用头，开开箱子拿洋钱，找不着这二十块钱的一封，登时发了毛暴，满船的搜查起来，搜了一回没有，才想到王长贵身上，马上

派了人四下里去寻，寻了半天，居然在一片烟馆里寻着，还没有动身呢。当下簇拥到船上，谁料一搜便已搜着，恨的鲁总爷了不得，伸手打了他五六个嘴巴，立时立刻派人送到庄大老爷那里请办，所以才会到衙门里来的。

当下捕快拿他一带带到下处。从来贼见捕快，犹如老鼠见猫一般，捕快问他，不敢不说实话，先把怎样输钱，怎么偷钱，自始至终说了一遍。虽说他是总爷的伴当，到了此时竟其不徇情面，捕快头儿却是拿他当贼看待。一到下处，便喝令叫他自己脱去衣服。幸亏没有甚么穿着，脱去长衫，只剩得一衫一裤。捕快又叫他除去帽子，脱去鞋袜，不提防豁琅一响，有两块几角钱落地。捕快看了奇怪，连说：“怎么你身上还有洋钱？……”王长贵道：“头儿明鉴。”捕快伸手一个巴掌，骂道：“谁是你的头儿？头儿是你乱叫得的？”王长贵立刻改口，称他老爷，方才无话。捕快问道：“你偷总爷的钱不是已经被他搜了去吗？怎么你身边还有？这是那里偷来的？”王长贵道：“这亦是总爷的洋钱。”捕快道：“你到底偷了他多少？”王长贵道：“一共拿他二十块钱，还了两块二角钱的赌帐，下余十七块八角。我告假之后，到了烟馆里数了数，把十五块包了一包，揣在腰里，这两块八角，正想付过烟帐，上待买一件棉马褂，想不到他们众人就找了来，把我一找，找到船上，我这两块多钱还捏在手里。我一见总老爷脸色不对，就顺手往袜子筒里一放，所以没有被他们搜去。不瞒老爷说：总爷还是我的姑表哥哥哩。他的钱我就用他两个，大家亲戚，也不好说我是贼。他忘记他从前穷的时候了，空在省里，一点事情没有，东也借钱，西也借当，我妈的褂子也被他当了，至今没有赎出来。如今做了总爷，算他运气

好，就这一趟差使就弄了不少的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用他这两文，要拿咱当贼办，真正岂有此理！”

捕快听到这里，忽然意有所触，便说：“你们总爷是几时得的差使？”王长贵道：“是今年五月里才得的。”捕快道：“他这差使一年有多少钱？你一个月赚几块钱？”王长贵道：“我只吃一分口粮，那里会有多少钱。就是我们总爷也是寅吃卯粮，先缺后空。太平的时候，听说还过得去，现在有了军务，就是要赚也就有限了。”捕快道：“他的差使既然不好，那里还有钱供你偷呢？”王长贵道：“就是这个奇怪。没有来的时候，一直闹着说差使不好，一到这里，他老就阔起来了。而且他的钱是在下乡巡哨的前头有的，如果在下乡的后头，一定要说他是打劫来的了。”捕快一面听他讲，便把那两块大洋钱重新取出来一看，无奈图章已经糊涂，不能辨认，就问：“你那两块二角钱是输给那一个的？”王长贵道：“输给本船上拿舵的老大，姓徐名字叫得胜，是他赢的。”

捕快听说，心上已经了了，便把王长贵交代伙计看管，自己走进衙门，找到稿案上二爷，托他去回本官，先把王长贵的话，一五一十，述了一遍；自己方说，“据小的看起来，上回文大老爷少的那一注洋钱，虽说是死的婊子偷的，后来蒙大老爷恩典，并不追比。但是死的婊子床上只翻出来五十块，那死的婊子还说是那位师爷托他买东西的，小的不相信，就把他锁了来。现在婊子死了，没有对证。但是文大老爷一共失窃一百五十块钱，还有别的东西。纵然有了五十，到底还有一百，连别的东西没有下落。虽说大老爷不向小的们要贼要赃，小的当的甚么差使，有的破案，总得破案。今番船上总爷送来的那个贼，已

由小的仔细问过，据他说，他总爷这个钱来路很不明白。如今这人身上还藏着两块儿角钱，可惜图章不大清楚，辨认不出。小的想求大老爷把鲁总爷在这贼身上搜出来的十五块钱要了来查对查对。这贼还有两元二角钱输给本船掌舵的徐得胜，小的意思，亦想求大老爷拿片子把这徐得胜要了来，看看图书对不对。小的是如此想，求大老爷明鉴。”

庄大老爷道：“上回的事，我不来比^①你们就是了。现在鲁总爷为着他伴当做贼，送到我这里来托我办，轻则打两板子开释，重则押上几个月，递解回籍，前头的事还去翻腾他做甚么！”捕快道：“小的当的甚么差使，总得弄弄明白。就是查了出来，顾了总爷的面子，不去说穿就是了。”说来说去，庄大老爷只答应拿片子要徐得胜到案质讯，不再去追问别的。等到把人传到，捕快先问他：“王某人还你的那两块洋钱尚在身边不在？”谁料徐得胜恐怕老爷办他赌钱，不敢说实话。禁不住捕快连吓带骗，好容易说了出来，还说：“洋钱已经化去一半了，只有一块在身边。”捕快记得前头鼎记的图书，叫他取了出来一看，果然不错。捕快非常之喜，立刻就托二爷上去禀知庄大老爷。庄大老爷道：“这件案子早已结好的了，他又不是死的婊子什么亲人，要他来翻甚么案！”

捕快讨了没趣下来，心上闷闷。回家吃了几杯烧酒，心上寻思：“出了窃案，一准要问我们当捕快的；捉不着人，我们屁股赔在里头遭殃。现在是戴顶子的老爷也入了我们的行了。不料我们大老爷先护在里头，连问也不叫我问一声儿，可见他们

① 比：限定差役在规定日期内完成某种任务。

官官相护，这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行百姓点灯’，古人说的话是再不得错的。我倒有点不相信，一定要问个明白。”想罢，换了一身衣服，回到衙门，从门房里偷到一张本官的片子，把他自己荐到鲁总爷船上，就说是本官听见船上少了一个伴当，恐怕缺人使唤，所以把他荐了来，总爷是断乎不会疑心的。“只要他肯收留，将来总有法子好想。现在洋钱上的图章已对，看上去已十有八九。但鼎记图章并非文大老爷一个人独有的，必须拿到别的东西方能作准。”主意打定，立刻瞒了本官，依计而行。走到船上，见了总爷，说明来意。鲁总爷因为是庄大老爷的面子，不好回头，暂时留用。当差异常敏捷，总爷甚是喜他，他还不时抽空回到城里，承值他公事。

过了两天，庄大老爷过堂，顺便提王长贵到堂，打了二百板子，递解回籍。那个掌舵的本来无事，捕快说他“擅受贼赃，而且在船赌博，决非安分之人。纵不责打，不如一并递解回籍，免得在外滋事。”庄大老爷听了他话，照样判断，回复了鲁总爷。虽然多办一个人，他却并不在意。捕快的意思，是恐怕这掌舵的回到船上，识破他的机关，所以加了他一个小小罪名，将他赶去，这都是老公事的作用。要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